

甲申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 太
府卿程邁為起居郎邁歙縣人也

乙酉宣教郎大金通問使劉誨等自河東還行在先是誨與其副
朝奉郎王既通問至金人遣之併遣祈請使副宇文虛中楊可輔

虛中辭曰虛中受命迎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留虛

中而獨遣可輔紹興講和錄烏文虛中祈請係是先朝特誨既與

可輔偕至行在上嘉其勞以誨為朝奉郎王明清揮塵第三錄云

楚州在三年七月

丁亥金人陷青州焚掠殆盡權知州魏某為所殺又陷濰州焚其
城而去牛頭河土軍閻皋與小教頭張成率眾據濰州以成知昌

樂縣紹興六年二月二日吏部狀京東轉運副使兼知青州柴天

十二月劉洪道奏狀已繫權制初山東盜劉忠號白氈笠引眾

據懷仁縣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在京東遣其統制張仙等擊之

忠偽乞降是日仙與將佐入忠壁撫諭忠留與飲伏兵擊殺之遂

其眾瓊怒屢與忠戰皆敗績忠自黥其額時號花面獸

己丑奉安西京會聖宮祖宗御容于壽寧寺 懷遠軍節度使檢

校太保按宋史作占城國王楊上麻疊按史作楊加檢校太傅大

同軍節度使檢校司空真臘國王金哀賓深懷遠軍節度使檢校

司空閣婆國王悉里地茶蘭固野並加檢校司徒皆用南郊恩也

時占城以方物來獻因有是命 初朝廷聞劉誨等得歸議更遣

人使金乃召責授果州團練副使使李鄴復其官與中書舍人周
望分往河東北而以兵部員外郎宗彥通左武大夫貴州防禦使
同管客省四方館閣門公事吳德休副之是日上諭宰相苗潛善
草二師書且趣令進發潛善曰國相元帥書自來只平文不用四
六上曰卿早來所撰與大金皇帝通問書其詞語甚精確能寫朕
欲言之意如此足矣不必湏四六也既而金兵奄至遂報行

辛卯陝西州都統制軍馬劬興及金人戰于潼關敗之乘勢攻虢州
又下之陝州安撫使李彥仙即以興知虢州興起兵事見元年五月末

甲午上元節有南僧被掠至涑流河者夜以長竿引燈毬表出之
以為戲金主晟見之大駭曰得非星耶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

事泄而誅事見去年正月末故晟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為亂尅日時以此

為信耳命殺之自金人興兵後雖漸染華風然其國中之俗知故
已而往來中國汴洛之士多至其都四時節序皆與中國侔矣此

洪皓松漠記聞參皓又云女真舊不知此月如燈夕皆不曉按靖康二年上元節尼瑪哈幹喇布已即京城外張燈不應此時猶以為疑且今畧剛潤令不失實

乙未京城留守杜充襲其統制官張用子城南不克用湯陰人初見元年九月

丁未用與曹成李宏馬友為義兄弟有衆數萬分為六軍城外黃人
因殺人投拱聖指揮為兵有齊力善戰軍中服其勇友大名農家始
以巡杜結甲夾河守禦此據紹興元年五月辛亥友自陳功狀用與王善皆受宗澤

招安澤薨乃去及充為留守又受招安用屯于京城之南南園

善屯于京城之東劉家寺又有別將岳飛桑仲李宝皆屯于京城之西克以用軍最盛忌之乃有圖之之意前一日衆入城負糧詰旦克掩不備出兵攻用全城西諸軍皆發用覺之勒兵拒戰會善引兵來援官軍大敗李宝為所執 金人既棄青州去軍校趙晟趙姓之遺史作趙勝今從曾孝序傳據其城會直顯謨閣新知青州劉洪道自維州之官至千乘晟出不意遂出迎洪道謂晟但交割本州民事而已軍馬則公自統之晟喜逐之而入洪道入城揭榜百姓在軍中願歸者給據放還於是晟之黨十去六七有崔邦弼者子弟所出身在青川勤王不至而還懼不敢出洪道尋致之用為將官丙申殿中侍御史張守試起居即兼權直學士院守撫諭陳師還

而奏金人必來願陛下早為之圖毋使宗廟生靈重遭塗炭上惻

然遂有是命學士院題名守以起居舍人權直院今從日歷起居即程邁充集英殿修

撰福建路轉副使 命江淮發運副使呂源往南京以來照管沿

汴綱運源至泗上聞金人且至遂輟行此據紹興三年二月源乞改正狀

戊戌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晁說之告老上曰是嘗著論

非孟子者孟子發明正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可進一官致仕說

之尋卒御史丞張澂以邊事未寧請詢于衆為禦寇之策吏部尚

書呂頤浩言今敵騎漸逼京東若人心一搖則淮南望風而下望

下哀痛之詔存拊兩路令官吏與民入山避兵庶免全郡俱為魚

肉今百辟皆言強弱不敵臣願廟筭先定陰為過江之備而大為

拒敵之資申飭諸將訓習強弩以俟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夫彼之所長者騎而我以步兵抗之故不宜於平原曠野惟扼險用奇乃可掩擊又水戰之具在今宜講然防淮難防江易近雖於鎮江之岸擺泊海船而上流諸郡自荆南抵儀真可渡處甚多豈可不豫為計望置使兩員一自鎮江至池陽一自池陽至荆南專提舉造船且詢水戰利害又駐驛維揚當以一軍屯盱眙一軍屯壽春以備衝突戶部尚書葉夢得言兵機事也不度時則每為難今視去冬又為難矣去冬金但遊騎出入陝西河北未知總衆者何人今主兵乃尼瑪哈且親至濮及開德矣向者開德大名東平三大鎮鼎足而立今惟東平歸然獨存以當宋魏之而滄州孤絕在後

又南京最重而敵騎已至楚邱且靖康之失在固守京城而不知避也事有緩急必當從權伏望陛下通下情遠斥埃如必於過江則亟降詔以諭中外則人心安矣臣又願飭諸要郡東則鄆徐南京西則廬壽和州南則唐襄荆渚各立軍數使之名募仍命大將與帥參治復選近臣為總帥以節制之又乘輿或至兩浙則鎮江金陵尤當先治陛下毋以宇文虛中奉使未回意和議為可恃也靖康正緣恃和議而墮敵計今安可待萬里之報哉起居郎兼權直學士院張守言金人自去冬已破澶濮德魏而遊騎及于濟鄆雖遣范瓊韓世忠會戰而二將未可恃臣謂今日莫先於遠斥埃昔三國時烽火一夕五千里而前日北京失守再浹始知今之為

策有二一防淮二渡江若屯重兵於楚泗及淮陰三處敵亦未能
遽犯然恐我師怯戰望風先潰及舟楫拘於岸而敵亦能斬木繫
楸以濟或以精騎間道先絕吾渡江之路此可患者一也我若渡
江而宿重兵於昇潤敵亦未能遽侵然去中原益遠而民心易搖
動又行在兵多西人不樂南去或生意外之事維揚亦須留兵則
扈衛勢弱此可患者二也惟其利害相形遂不能決若為中原計
而幸敵不至則用防淮之策若為宗社計而出於萬全則用過江
之策然權其輕重勢當南渡而別擇重帥以鎮維揚則中原不患
於搖動明諭諸軍以禍福則西人不患於不樂昇潤亦擇重帥使
當一面則兵分勢弱亦非所患明詔大臣預區處以俟探報探報

速聞則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時郡臣奉詔論邊事者黃潛善等
請背送御史臺抄節申尚書省

庚子詔有警言而見任官輒搬家者徒二年因而搖動人心者流二
千里由是士大夫皆不敢輕動此據張澂劾黃潛善等疏修入疏
云正月二十一日降旨庚子二十
一日也朱勝非閑居錄云歲前聞金人破鄆州黃相約諸政曰六
宮先渡江侍從百官家屬亦聽從便惟吾曹骨肉不可動即軍
情不安勝非所記與仲劾疏全不同曰歷二月庚戌朔詔士庶從
便往來官司不得妄有遷阻此時金已渡淮疑勝非所記非寔今
不取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以趙晟首亂責州賊心難制欲殺
之乃好謂晟曰萊州不遭兵火戶口富饒煩公為守如何晟曰諾
洪道密遣人告權知濰州閻臯權知昌樂縣張成使伏兵中途邀
擊晟以其衆行至秬米寨不虞臯成之圖已也遂懈而不整遇伏

發大敗晟死洪道以成知萊州洪道既殺晟遣民復還軍府浸盛
統制濱州軍馬葛進以洪道得青州因已所致欲奪之乃與知濱
州向大猷引兵至城下洪道見其衷甲遂闔扉不納而縋酒肉以
犒師進怒攻北城據之洪道與軍民居南城以守進遣大猷入南
城計事洪道囚之 京城統制官張用王善既為杜充所疑乃引
兵去犯淮寧府充遣統制馬臯追擊之用善併兵擊臯官軍大敗
尸填蔡河人馬皆踐尸而渡追至鐵爐步而還官軍存者無幾用
以一騾送李宝歸京師於是善整兵欲攻淮寧用不可曰吾徒所
以來為乏糧耳安可攻國家之郡縣善曰天下大亂乃貴賤貧富
更變之時豈止於求糧而已况京城已出兵來擊我事豈無名乎

用曰汝攻陳州我當往蔡州然兄弟之義文字勿絕乃命諸軍東
裝翌日善鳴鼓進雲梯天橋逼城下守臣馮長寧命溶金汁灌之
焚其天橋用勸善勿攻善曰安有小不利而遂止當煨鴉豆變白
乃捨此城耳用引其軍去善圍淮寧久之東京留守杜充遣都統
制陳淬來援善乃退時知穎昌府直竇文閣郭允迪已降金有舉
人陳味道者與知蔡州程昌寓善金遣味道以旗榜招之昌寓既
見味道使人探其橐中得金檄文昌寓大驚聚官屬執味道釘之
磔于市

丙午詔保義郎田宗義追所授官宗義者宣和間以後苑作應奉
得官至是差監法酒庫門吏部審量當追奪上曰討論人甚多若

宗義免追則何以行法宗義善造頭巾朕當以賤後使之豈可與官輔臣皆曰善是日金左副元帥宗維陷徐州守臣龍圖閣待

制王復死之據復家乞恩澤狀云正月十七日初宗維自襲慶引兵欲趨行在遂

圍徐州復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堅坐廳事不去謂宗維

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捨僚吏與百姓宗維

猶欲降之復大罵求死由是闔門百口皆遇害城始破武衛都虞

候趙立巷戰奪門以出為金兵所擊以為已死夜半得微雨漸活

乃殺守者潛入城求復尸埋之遂陰結鄉兵為興復計宗維既去

軍民請舉人鄭某權知州事立張益村人也事聞贈復資政殿學

士謚節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軍潰于沐陽初世忠在淮陽

將會山東諸寇以拒金會左副元元帥宗維兵至滕縣聞世忠扼

淮陽恐稽師期乃分東南道都統領兵萬人趨揚州以議事為名

使上不得出而宗維以大軍迎世忠世忠不能當夜引歸軍無紀

律未曉至宿遷縣不虞金人之踵其後質明覺之奔于沐陽世忠

在沐陽夜不安寢與其帳下謀夜棄軍乘潮走鹽城縣翌日諸軍

方覺遂潰去其將閤門宣贊舍人張遇死於連水軍之張渠村熊

小歷二年五月金人渡河辛卯詔韓世忠領兵迎敵世忠至京西

為金所敗其將張遇死焉按去年五月世忠與遇偕至京西金春

過至京東乃後軍管隊官李彥先率本隊四十七人得二舟入海

聚眾自此輔遼聚眾於連水李在據高郵皆世忠之兵也其餘收

散卒自為徒黨者不可勝計宗維入淮陽軍執守臣奉直大夫李

寬而去

此據趙姓之遺史但姓之所書無郡守姓名今以紹興二

遺史不同以無他京東轉運副朝請大夫李被從軍在淮陽為所

殺後贈中散大夫官其家二人寬遵最孫被清臣子也呂中大

犯兩淮也不惟楚州之朱琳秦州之曾班泗州之呂元閣瑾天長

軍之成喜高郵軍之齊志行滄州之劉錫孔德基或降或走而韓

世忠之軍亦潰矣豈獨兩淮素無兵絡哉亦習見

兩河官吏被禍而無益故寧畏金而不畏義也

己酉金人犯泗州先是禮部尚書王絢聞敵騎且南侵率從官數

人同對上命至都堂議黃潛善汪伯彥笑曰諸公所言三尺童子

皆能及之時金人自滕縣以五千騎趨臨淮皆金裝白氈笠子把

隘官永州禦使閻瑾屯泗州遣人同其實或曰劉忠犯臨淮或曰

李成餘黨也瑾以兵迎之獲遊騎數人乃知為金人至江淮發運

副使呂源聞之遣人收淮北舟船數百泊南岸命使臣張謹焚浮

橋且貽輔臣書乞為宗社大計速圖所以上安聖躬者呂源事並

三年二月乞改兵至泗州近境瑾引軍南走昭信尉孫榮將射士

正狀修入百餘拒敵是日也塵氛蔽日敵初不測其多寡遂相拒踰半日榮

鬪死舍人乃於泗州之數十里間計置渡淮是夕泗洲奏金人且

至上大驚軍中倉皇以內帑所有通夕搬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二月庚戌朔上駕御舟泊河岸都人惶怖莫知所為知
天長軍楊晟惇奏已折浮橋始詔士民從便避敵官司毋得禁上
即欲渡江黃潛善等力請少留俟報且搬左藏庫金帛三分之一
上許之此據行在修入熊克小歷云葉夢得請以赴行在所藏金帛五十萬分其半併歸姑蘇金陵從之蓋據夢得行述所考當戶部葉夢得即具舟楫從大將假二千人津發一日而畢然
公私舟交河中跬步不容進矣夢得復請以戶部所餘物前期支
六軍春衣及官吏俸一月亦從之遂命御營統制官劉正彥以所
部從六官皇子往杭州幹辦御藥院陳永錫護皇子又遣吏部尚

書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往沿淮措置金以數百騎掩至天長軍
統制官俱重成喜將萬人俱遁亟遣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將所部
迎敵行都人謂光世必能禦賊而士無鬪志未至淮即潰金人以
支軍犯楚州守臣直秘閣朱琳具款狀遣人迎降開西北門納金
人開東縱^門居人自便軍民皆趨寶應縣欲自揚州渡江金人覺
之悉邀回城中閻瑾引兵至洪澤鎮其將姚端殺之是日揚
州城內居民爭門以出踐死者無數從官有詣都堂問二相者黃
潛善汪伯彥皆曰已有措置不必慮百官聞此復自相慰以為知
事實者莫如宰相今既云爾未宜輕動居民亦以為然夜江都縣
火皆戍卒自焚其居

壬子金人陷天長軍上遣左右內侍鄺詢往天長軍覘事知為金
人至遽奔還上得詢報即介胄走馬出門惟御營都統制王淵內
侍省押班康履五六騎隨之過^市市人指之曰大家去也俄有宮
人自大內星散而出城中大亂上與行人並轡而馳黃潛善汪伯
彥方會都堂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駕行矣
二人乃戎服鞭馬南騫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上次楊子
橋一衛士出語不遜上掣手劍刺殺之時軍民然黃潛善刻骨司
農卿黃鶚至江上軍士呼曰黃相公在此數之曰誤國害民皆汝
之罪鶚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少御史徽丞范浩繼至亦死給
事中兼侍講黃哲方徒步一騎士挽弓射之中四矢而卒是日鴻臚

少卿黃唐俊渡江溺死左諫議大夫李處遜為亂兵所殺太府少卿朱端友監察御史張灝皆不知存亡鐔南城人唐俊唐傳兄也

熊克小歷作大理卿黃鐔按本寺題名今年正月高守拙除大理卿忍不應有兩負今從日歷又日歷稱史徽范浩渡江至常州宜興縣境為盜所害與此不同今從維揚幸記胡元質成都丁記云黃聖微為給事中金人絕淮車駕倉卒渡江文武百執事莫有見危授命時也遂朝服乘馬而行或謂敵騎近相及無乃不利乎聖微厲聲曰君在行必朝服以見死生之命也苟免頃之敵騎相及果為所執聖微竟死朝廷後知之卿其家甚恩聖微哲子也此與當時人所執聖微竟死朝廷後知之卿其家甚恩聖微哲子記不同今附著焉

先是布衣譙定被旨赴行在上將用之及是失定所在呂頤浩張浚驄馬追及上于瓜州鎮得小舟即乘以濟次西津口上坐水帝廟取劍就靴擦血百官皆不至諸衛禁軍無一人從行者鎮江聞車駕進發居民奔走山谷城中一空守臣錢伯言發府兵來迎始右諫議大夫鄭穀請建康潛善等沮之及是穀從行上顧曰不用卿言及此是晚金遊騎至揚州守臣右文殿修撰黃願先已遁去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吳棊權州事州民喧呼皆備香花迎拜金人入城問上所在眾曰渡江矣金人馳往瓜洲望江而回引兵屯摘星樓下縱火城內煙焰燭天臣民子女及金帛儲為金殺掠殆盡南陽尉晏孝廣女年十五有美色為金兵所得欲妻子晏氏即刎縊求死居彼中二十年卒不能犯金人皆義之

孝廣殊曾孫也殊臨川人慶歷中平章事金人之未至也公私所載艦相銜運河自揚州至瓜洲五十里僅通一舟初城中聞報出城者皆以得舟為利及金兵至潮不應聞盡膠渚淖中金兵取之如拾乘輿服

御官府案牘無一留者上至鎮江宿于府治從行無寢具上以一
貂皮自隨卧覆各半此以今年閏八月丙申宣諭聖語修入上問有近上宗室否時

士藪為曹官或以名對遂召士藪同寢上解所御綿背心賜之士

藪仲維子也高恭肅王生韓榮思王宗錡初賊斬賽與統制朝廷

因以賽統制本部軍馬會邊報日急乃命賽與統制官王德屯真

州及上渡江德以所部兵焚真州而去真州官吏皆散走發運使

梁楊祖亦遁賽與其眾往來于江中

癸丑金游騎至瓜民未渡者尚十餘萬奔迸墮江而死者半之舟

人乘時射利停橈水中每一人必一金乃濟北敵至皆相抱沉江

或不及者金兵而去金帛珠玉積江岸如山時事出倉卒朝廷儀

物悉委棄之太常少卿季陵獨奉九廟神主使親事官負之以行

至瓜洲敵騎已逼陵捨舟而陸親事官李寶為敵所驅遂失太祖

神主四月己酉降詔尋訪於是太學諸生從上南狩者凡三十六人是日退

朝上召宰執從官諸將宅堂計事上曰姑留此或徑趨浙中耶

奉國軍節度使都巡檢使劉光世遽前拊膺大慟上問何故光世

曰都統制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濟渡決不悞事今諸軍

阻隔臣所部數萬人二千餘騎皆不能濟何以自效宰相黃潛善

曰已集數百舟渡諸軍上曰濟渡軍固已處置今當議去留吏部

尚書呂頤浩降階拜伏不起繼而戶部尚書葉夢得等三人相從

拜伏庭下上顧潛善問之頤浩以首叩地曰願且留此為江北聲

援不然金人乘勢渡江愈狼狽矣二府皆曰善上曰如此則宰相
同往江上經畫號令江北諸軍令結陣防江仍先渡官吏百姓衆遂
退馳詣江干浙西提刑趙哲來謁云王淵欲誅江北都巡檢皇甫
佐遣問則已斬矣召淵問之淵曰佐主海舟濟渡留滯蓋淵怒光
世之語故殺佐以解遂諭淵分立旂幟命將官管押渡人有統領
官安義自江北遣使臣林善來言今早金數百騎來犯皆無器甲
已率所部千人集諸濱軍射退矣遂以義為江北統制俾收兵保
瓜洲渡既而淵入對言暫駐鎮江止捍得一處若金自通渡先據
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之阻諸內侍以為是此以三月十
子修入穀疏稱內侍陳懷動之言日方午上遣中使趣召宰執以
即時南來穀時為諫官當得其實

淵語告之潛善曰淵言如此臣復何辭以留陛下執政未對有內
侍於堂下抗聲曰城中火起俄又一人至曰禁衛涕泣語言不遜
上甚駭顧中書侍郎朱勝非曰卿出問之是時管軍左言立堦下
勝非請與俱遂出郡廳事並立堦簷衛士或坐或立有涕泣者勝
非傳旨問之皆以未見家屬對勝非即諭之曰已旨分遣舟專
載衛士妻孥矣衆帖然因問駕去留利害則曰一聽聖旨無敢詳
者乃許以俟駐蹕定當錄扈從之勞優加賞給三軍欣諾勝非還
上與宰執亦至屏後勝非前欲奏事上曰已聞矣適議定不若徑
杭州此中諸事暫留卿處置事定即來更無文字即上馬行以龍
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錢伯言為樞密直學士充巡幸提點錢糧

頓遞此除日歷不書今以紹興二年二月伯言乞宮祠狀修入願浩為資政殿大學士充江浙

制置使光世為行在五軍制置使屯鎮江挖扼江口兩司軍馬並

同節制又以建武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楊惟忠節制

江南東路軍馬屯江寧府初命惟忠節制兩浙江南軍馬尋又改

之此據惟忠附傳時潛善擬除願浩資政殿學士上以資政非前執政者

恩數止與從官等特除大學士是夕上宿呂城鎮淵留部將楊沂

中與兵三百在鎮江約日如金人計置渡江則焚甘露寺為號沂

及上於呂城探者夜聞瓜洲聲喧謂金將渡江乃焚寺淵視之日

甘露寺火也質明請上乘馬而行是時儀仗皆闕惟一兵執黃扇

而已上離鎮江日歷在癸丑熊克小歷在甲寅按朱勝非閑居錄云上初四日離鎮江癸丑初四也臧梓勤王記亦云甲寅辛

常州諸書皆合今從之金人入真州

甲寅上次常州時鎮江官吏皆散朱勝非求得通判府事梁求祖於竹林寺中付以郡事於是百姓稍有入城者 金人揭榜於楊

州市西北人願還者聽之西北人去去者萬人自邵伯鎮往太興

後為薛慶軍者是也趙姓之遺史云金人榜上繫御云東南道都

員三御營統制官王亦將京軍駐江寧謀為變以夜縱火為信江

東轉運副使直徽猷閣李謨覘知之馳告守臣秘閣修撰趙明誠

時明誠已被命移湖州弗聽謨飭兵將率所部團民兵伏塗巷中

柵其隘夜半天慶觀火諸軍譟而出亦至不得入遂奔南門而去

遲明訪明誠則與通判府事朝散郎母邱絳觀察推官湯允恭繼

城宵遁矣其後絳允恭皆抵罪謨無錫人允恭貴池人也此據孫

謨墓誌及江東運司所奏參修明誠改除日歷不載建康題名在今年二月絳允恭二月丁丑各降二官資是日御

營平寇前將軍范瓊自東平引兵至壽春其部兵執守臣右文殿

修撰鄧紹密殺之初瓊次壽春循城而南守陴者見其認旂笑曰

是將軍者豈解殺者人惟有走耳瓊聞而怒乃檄府索其造語之

人詔密索得一人送之瓊命斬于麾下已而瓊之軍士入城負糧

紹密所將兵怨斬具同類乃持仗逐之瓊所部與格鬪因入城焚

掠紹密死于亂兵知下茶縣趙許之亦死城中悉為灰燼久之贈

紹密大中大夫此據趙性之道史修入熊克小歷載瓊去年十二

以守城為守城為全人所殺蓋會要之誤而願正又因之日歷紹興二年四月癸未鄧紹密妻趙氏狀亡夫在任有紅頭中賊不得

姓名在六安軍界故步鎮作過亡夫親至賊寨招安賊徒不從及今附此更求龍圖閣學士王賓自揚州輿疾從上南渡遂卒于

鎮江六月丁亥降旨聘恤

乙邗上至無錫縣熊克小歷丙辰次無錫縣令任謹供辦整肅有

同宿戒上再三稱獎朝奉大夫知秀州葉煥復直秘閣知越州

先是降充顯謨閣直學士知越州翟汝文告老不得請乃使其家

奴以疾困告于朝黃潛善許之故更用煥汝文告老事以紹興三

日因除煥附見是日金人去真州斬賽引兵復入城頗肆殺掠後數日

守臣向子志至以義責之賽語塞時賽之軍士有為州民所殺者

二人賽必欲得民之為首者于志不得已刷二人與賽賽使其徒

釘于望江橋燔甲葉以帖其體然後嚮而食之子志子諲弟江淮制置使呂頤浩所辟也

丙辰上次平江府始脫介冑御黃袍侍衛者皆有生意命承信即甄援往江北招集衛兵援成都人本太學諸生靖康中十上疏論利害淵聖皇帝遣詣河東見折可求計事命以官上至平江兵衛寡弱援上書請持詔過江招集以實行在及還遷保義郎

丁巳下詔慰撫維揚遷徒官吏軍民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衛膚敏入對膚敏在維揚數為上言揚州非駐蹕地請早幸建康上思其言復召入膚敏言餘杭地狹人稠區區一隅終非可都之地自古帝王未有作都者惟錢氏節度二浙而竊居之蓋不得

已也今陛下巡幸乃欲居之其地深遠狹隘欲以號令四方恢復中原難矣前年冬大駕將巡于東也臣固嘗三次以建康為請蓋倚山帶江實王者之都可以控扼險阻以建不拔之基陛下不狩于建康而狩維揚所以致今日之警也為今之計莫若暫圖少安于錢塘徐諮建康然長江數千里皆當守備如陸口直濡涇夏口直赤壁姑孰對歷陽牛渚對橫江以至西陵柴桑石頭北固皆三國南朝以來戰爭之地至於上流壽陽武昌九江合肥諸郡自吳而後必遣信臣提重兵以守之而江陵襄陽尤為要害此尤不可不扼險以為屯戍也今敵騎近在淮壖則屯戍之設固未能遽為宜分降詔書於公江守土之臣使之扼險屯兵廣為守備許行

鬻爵之法使豪民得輸粟以贍軍許下募兵之令使土人得出力以自效又重爵賞以誘之則人人效命守備無失而敵騎必退矣敵騎既退則可以廣設屯戍如前所陳遲以歲月國體少安可以漸致中興之盛矣上頗納其言 金人犯泰州守臣朝請大夫魯班以城降時金人自揚州分兵而來班聞之聚軍民議曰金重兵臨城降至矣班義不當去相與死守之若何衆皆哭曰願以生靈為念屈節投拜保全一城班遂遣兵馬鈐轄張亢賫降書詣軍前植降旗於城上率軍民迎拜金人入城置酒高會居數日盡掠其金帛而去班懃弟也 武經大夫閻門宣贊舍人丁進既受招以其軍從上行遮截行人恣為劫掠且請將所部還江北與金人血

戰其意欲為亂會御營都統制王淵自鎮江踵至進懼欲亡入山東朱勝非過丹陽進與其衆匿遠林中以狀遮勝非自訴淵聞叛遣小校張青以五十騎衛勝非因給進曰軍士剽攘非汝之過其招集叛亡來會青誘進詣勝非至則斬之此以朱勝非開居錄趙參修遺史稱進及淵于呂城鎮淵數其罪此斬之遣史維揚幸記進于馬前皆與開居錄不合然開居錄載此事甚悉今參取之進之死日歷在甲寅熊克小歷在乙卯進之死當在其後開居錄載進自訴事亦非在初八日丁離鎮江則進之死當在其後開居錄載進已今且併書之俟考 統制濱州軍馬葛進攻青州不能下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求援于知萊州張成引兵赴之進乃去洪道遣其將崔邦弼追之敗歸進後與金人戰為所執 戊午上將發平江中書侍郎朱勝非自鎮江來以晡入見初上以

吳江之險可恃議留大臣鎮守勝非既對上諭曰黃潛善自渡江失指朕所過見居民皆被焚劫蓋軍數日乏食至此勝非曰誠

如聖諭陛下離此亦復擾矣上欲除勝非兼知秀州輔臣言秀非

大臣鎮守之地乃以御札命勝非充平江府秀州控扼使使名錄

日歷稱權差朱勝非節制平江府秀州勝非再對留身言臣雖備

員執政與諸軍無素更乞從官一員同治事上日從官何嘗預軍

事勝非曰如呂頤浩張浚皆兼御營司參贊軍事可用也于是上

問近臣誰能佐勝非者浚慷慨願留遂命浚同節制控扼等事仍

詔勝非行移如尚書省體式事有奏陳不及者聽便宜施行訖奏

浚受命即出城決水溉田以限戎馬列烽燧募土豪措置捍禦長

兵至平江者三千餘人朱勝非閉居錄云十日至蘇臺車駕未行

而日歷及張浚平江錄皆繫之初八日與勝非所記不同然初十日

事日辰亦多差但忠訓即劉俊民為秉義郎閤門祇候初上聞金

人尚在揚州募能使軍前者後民願行俊民嘗在敵中頗知其情

偽上已乘舟召俊民就御舟賜對與語甚款遂使持書以往賜賚

極厚俊民請張邦昌一子弟同行庶可藉口上與黃潛善汪伯彥

朱勝非兵議因下詔尊禮邦昌邦昌之在南都也嘗奉詔貽書金

人言約何事其藹在李綱家遂下常州取之邦昌之死也其子直

秘閣元亨與其兄中奉大夫邦榮皆坐累拘管至恚令錄用太學

博士廉布者山陽人娶邦昌女太學正吳若者安陽人娶邦昌兄

女先亦坐廢詔並乘驛赴行在上臨發又以勝非兼御營副使留

御營都統制王淵總兵守平江府是夕上舟泊吳江趙姓之遺史

者進武校尉劉伸願行與日歷不同恐姓之所記小誤今從日歷

但日歷載此於初十日上次秀州之後則恐不然蓋上已次秀

州則勝非是不與此事議胡安國劾疏何為以拜是日金陷滄州

昌事責之下詔尊禮邦昌亦以安國劾章贈入

先是明州觀察使劉錫知滄州聞金兵且至將數百騎棄城走道

遇葛進退乃知青州尚為朝廷守即趨青州駐麻家臺留不進劉

洪道遣人邀入城錫曰青州屢遭寇擾人心未寧不可洪道出見

錫且犒其師錫竟不入城青州人高其義錫遂將其餘眾赴行在

錫已見元年金兵至入城下通叛州事孔德基以城降

六月己酉龍圖閣待制知江州陳彥文為沿江措置使總

領江陵府至池州沿江防守等事及措置戰船承議郎新通判襄

陽府程千秋充副使 詔通叛鎮江府梁求祖進二官直秘閣知

鎮江府 右文殿修撰知揚州黃願落職令所在根逐管押赴本

州治事時揚州已為金所據願不能行乃除名南雄州霸管願霸

日歷不書但今年三月鄭毅論錢伯言章疏中畧

及之今以紹興元年十月甲申刑部檢察狀修入

庚申御舟次崇德縣資政殿大學士江淮制置使呂頤浩從上行

即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西淮浙制置使所除職去大字頤浩夜

見上于內殿上諭以金人尚留江北卿可還屯京口令劉光世揚

惟忠並受節制頤浩遂以王淵所部精兵二十人還鎮江府命息

州觀察使張忠正統之日熊克小歷頤浩除命在丁巳與朱勝非同

寧已遣朱勝非張浚守平江府卿可總兵屯于鎮江蓋二人非同
日受命梓記願浩事必得其真但以願浩受命在壬戌而願浩奏
狀亦云二月十三日奉聖旨差充江淮兩浙制置使皆與日歷不
同按諸書十三日壬戌上已至杭州而勤王記繫之乙丑是以差
誤今姑遣御營中軍統制張俊以所部八千人往吳江縣防扼時
朝廷方以金人渡江為慮故命大將楊維忠守金陵劉世光守京
口王淵守姑蘓分受二大臣節度于是韓世忠在海道未還而范
瓊自自壽春渡淮引兵之淮西境上 扈駕者惟苗傅一軍而已
汪伯彥時政記云黃潛善等言陛下已留朱勝非張浚王淵在平
江居吳之北若更差張浚去臣等慮行在只有苗傅一軍不惟緩
急有警傳不可倚仗魚恐無以相制可虞非常乞留後庶幾行在
不致悞事按伯彥所記如此則二人可謂有先之明無不知後何
以竟行此事 尚書吏部員外郎鄭資之為沿淮防扼自池州上
更須詳考 至荆南府監察御史林之為沿海防托自太州下至杭州資之望

之兄也資之請募客舟二百艘分番運網把隘之平請募海舟六
百艘防扼從之

辛酉御舟泊臨平鎮戶部尚書葉夢得自宜興問道之杭州至是
來近夢得言平江江寧兩府所留上供約可支半載欲刷杭州諸
司所有借支俟取兩處錢帛至而償之又請更給百官諸軍券歷
及命官權領戶部司農太府寺職事皆從之

壬戌上至杭州以州治為行宮顯寧寺為尚書省先是以轉運司
為升賜宮葉夢得言小人小人遂傳復開應奉之端不可不
慮乃亟命罷之上以百官家屬未至獨寢于堂外上御白木床上
施蒲薦黃羅褥舊制御膳日百品靖康初拍其七渡江後日一

羊煎肉炊餅而已。是日金人陷晉寧軍守臣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徐徽言死之初徽言在晉寧問河東遺民日望王師之至乃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為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金結好恐出兵則敗和議抑其所請不報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圍之三月屢破却之久之城矢石皆盡士困餓不能興會監門官閣門宣贊舍人石贊夜殺納金人城遂陷徽言聞兵入即縱火自焚其家人而率親兵力戰比晚左右畧盡徽言為金所執金人知其忠欲生降之徽言植立不動與之酒徽言以杯擲其面曰我尚飲汝酒乎慢罵不已金人怒持刀刺徽言徽言罵不絕聲而死後贈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初晉寧之圍也武德大夫

太原府路兵馬都監嵐石路統領軍馬孫昂率殘兵與徽言共守及城破昂引所部三百人巷戰自夜達旦格殺數百人士卒死殆盡昂自度不免引刃欲自刺金兵擁至軍前以甘言誘之昂終不屈而死昂父翊宣和末以右武大夫相州觀察使知朔寧府救太原死于陣後贈昂左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徽言事以附傳及錄增修孫昂事以楊存中乞賜官狀附見昂贈官在紹興三十一年

癸亥朝羣臣于行宮降詔罪已求直言令杭州守臣具舟往常州迎濟衣冠軍民家屬省儀物膳羞出宮人之無職學者凡三詔宰相黃潛善汪伯彥門下侍郎顏岐同知樞密院事盧益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各上疏請罪伯彥之奏畧曰雖世忠

控要路于淮徐而范瓊頓勁兵于宿泗對壘兩軍之相拒輕兵問道以潛來臣偶以沈痾所纏不能密志而慮致蹙輿之遑處拏舟揖以播遷詔不許 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知鎮江府以朱勝非等言梁求祖能不離府城甚可嘉賞然鎮江重地恐求祖難以專責故也時哲在平江張俊令招檢視控扼等事亦不果行甲子集英殿修撰衛虜敏試尚書刑部侍郎 集英殿修撰知宣州侍其傳罷尚書吏部侍郎劉珏充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乙丑德音釋諸路囚雜犯死罪以下士大夫流徙者悉還之惟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李綱不以赦徙蓋黃潛善建陳猶欲罪綱以謝金也十一月丁未放還 呂中大事記汪黃之所主者和議而已故竄馬

仲殺陳東毆陽澈罷衛虜敏許景衡以遂其私方且奏復科舉策進士行郊祀定配享置講讀官以文其欺幸而渡江猶罪李綱以謝金莫和議之可成耳彼其說曰非和則所以速二聖之禍然金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明矣祈請使還而兩河被兵通問使遣而維揚失守金豈虛言之所能動哉 命侍從及寺監長貳即官限二日舉有才術之士二人故事薦士止侍從已上不及即官上以兵火之後關員甚多特有是命中興聖政一日呈薦士不比常時便當催用之命赴都堂審察明日復曰不若便令登對朕當親自延見之臣留正等曰舜之舉賢惟屬之四岳十二牧漢制大畧自三公九卿丞相御史大夫止耳本朝故事宰執侍從統得薦舉未嘗及即官相御史大夫止耳本朝故事宰執侍為之時欲廣旁求之路故凡為尚書即者成得明揚也蓋當大有然眾賢駢集旌車畢至固誠一時之盛矣使甄別之不明黑白之

相混吹字畫餅孔路雜佳則亦奚取於多乎惟其庸鑑英^按之榮
是其所以為全畫也唐陸有言取之貴詳擇之貴精蓋不詳其取
則賢路多塞不精擇則真贗莫分夫惟詳之於其始精之於其終斯
兩盡之故臣愚以謂陸費之言真盡用人之法而太上皇帝之用
人真可為萬出宮人百八十人用癸亥詔書也宰相黃潛善汪
世之訓也伯彥再上疏言臣等分義非他人比謀國于艱難之時不能弭患
而脫身於顛沛之際反獲便私則不惟公議不容臣等固不忍道
也今不敢止用常禮再有奏陳俟禍患稍寧即丹伸前請必冀明
正典刑以厭公事自上即位以來二人專持國柄至是寇盜充斥
宗社播遷議者皆欲正其誤國之罪而潛善等居位偃然猶無去
意中外為之切齒焉置江寧府權貨務都茶場詔應緣金人
曾到州軍逃避守戢兵官並令本路監司尋訪發遣歸任拱衛
大夫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鎮江府駐劄朝奉郎劉誨添差
兩浙轉運副使時轉運副使范冲疾病中書侍郎朱勝非等奏罷
之上以司馬光家屬在冲所不許乃權增副使一員以命誨武
顯大夫文州刺史幹辦御輦院潘水嘉罷金人屯揚州城下遣
掾甲執旗者一人入城諭士民期以三日盡出西城過期者殺并
數揚州人之罪謂留上也民無出城者初冀州雲騎卒孫琪聚兵
為盜號一海蝦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招降之維揚之後行在諸軍
皆潰琪擁光世之妻向夫人在軍中由真滁奔淮西事之如光世
琪至廬州帥臣胡舜陟乘城拒守琪邀索資糧舜陟不予自部使
者以下皆請以粟遺之舜陟曰吾非有所愛顧賊心無厭與之則

示弱彼無能為也乃時出兵擊其抄掠者凡六日琪遁去舜陟伏兵狙繫之得其輜重而歸是日琪引兵之安豐縣琪所至不殺人但掠取金帛而去後以向氏歸光世光世德之向氏漢東郡王宗回女也

丁卯百官入見杭州寄居迪功即以上並許造朝中書侍郎御營副使朱勝非乞令常湖二州並聽節制許之直龍圖閣知杭州康允之言維揚無斥堠故金人奄至而不知于是初置擺鋪凡十里一鋪置遞卒五人限三刻承傳五鋪以使臣一員蒞之一季無違滯遷一官令尉減半推賞是日呂頤浩帥帥次鎮江府戊辰詔國步艱難謀慮之士咸願獻陳無路自達可令左右司輪

官設次看詳所陳納尚書省戶部尚書葉夢得言行在官吏軍

兵等除食料外應公使花果房卧生日身亡孝贈錢物並權住支從之詔出米十萬斛就杭秀常湖州平江府減價出糶東北流

寓之人樞密直學士東京留守杜充陞端明殿學士呂頤浩

劉光世移兵屯瓜洲渡與金人對壘金人焚揚州初金遣甲士

數十按北盟會編此乃丁卯日復入城者入揚州諭士民出西城人皆疑之猶未有

出城者是日又遣人大呼告以不出城者皆殺于是西北人自西門出出則悉留木柵中惟揚州人不出夜金縱火焚城士民皆死

存者才數千人而已己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兼御營使黃潛善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汪伯彥罷時御史中丞張澂上疏劾潛善伯彥大罪二十大畧謂潛善等初無措置但固留陛下致萬乘蒙塵其罪一禁止士大夫搬家立法過嚴議者咸云天子六宮過江靜處我輩豈不是人使一旦委敵歸怨人主其罪二自真楚通泰以南州郡皆碎于潰兵重失人心其罪三自宗神主神御不先渡江一旦車駕起則僅一兩卒昇致傾搖暴露行路之人酸鼻下淚宗廟顛沛其罪四建炎初年河南止破三郡自潛善等柄任以來直至淮上所存無幾其罪五士大夫既不預知渡江之期一旦流離多被屠殺其罪六行在軍兵津渡不時倉卒潰散流毒東南其罪七左帑金帛甚多令裝載盡為敵有府庫耗散其罪八自澶濮

至揚州咸被殺掠生靈塗炭其罪九謝克家李擢俱受偽命而反進用其罪十潛善於王黼為相時致位侍從故今日侍從卿監多王黼之客伯彥則引用梁子美親黨牢不可破罪十一職事官言時病者皆付御史臺抄節申尚書省壅塞言路罪十二用朝廷名爵以脅士大夫罪十三行在京師各置百司設官重複耗蠹國用如以巡幸而置御營使司則樞密院為虛設置提舉財用則戶部為備負罪十四許景衡建渡江之議擠之至死罪十五身御營使多占兵衛不避嫌疑罪十六敵人相距斥堠金無止據道塗之言為直致此狼狽罪十七敵騎已近尚敢挽留車駕十八盧益自散官中引為八座遂進樞副伯彥之客為起居即有罪補外遂除集

英殿修撰二人朋北專務欺君罪十九國家殆辱不知引罪罪二十
十疏入未報遂以狀申尚書省潛善伯彥乃復求去簽書樞密院
事路允迪奏曰時方艱棘不宜遽易相乞責以後效詔押赴都
堂治事已而皆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
時也時則當以宗澤進兵京城之請為義而黃潛善汪伯彥以
宗澤邀敵歸路之請為義而汪黃二人復為義而汪黃二人復為
宗即為義而汪黃二人復為義而汪黃二人復為義而汪黃二人復
請為義而汪黃二人復為義而汪黃二人復為義而汪黃二人復
間建紹之業者也汪黃二人復為義而汪黃二人復為義而汪黃
耶澤為汪黃二人復為義而汪黃二人復為義而汪黃二人復為
于內澤死而杜充繼于外而兩河無兵矣網在位則指置兩河兵
民稍集網去則經判招撫而兩河無兵矣網在位則指置兩河兵
則稍澤之志沮澤在則盜可為兵克守則兵皆為盜澤在則黏罕遁

充用則金至維揚矣內無綱外無澤也
建炎之失其機則汪黃二人為之也
戶部尚書葉夢得守尚

書左丞御史張澂守尚書右丞

庚午右諫議大夫鄭穀言陛下南渡出于倉卒朝士大夫省臺寺
監百司職事之臣獲濟者鮮當擢吳中之秀以為用况平江常潤
湖杭明越號為士大夫淵藪天下賢俊多避地于此望下此數州
令官臣體訪境內寄居待闕及見任官觀等京朝官以上官各具
資姓名申尚書省選擇簡拔任使庶幾速得英才以濟艱厄詔三
省行下限一月具名奏聞 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言戎器全闕
軍匠數少請下諸州剡刷民匠赴官併手製造優支廩食自是以
為例 尚書省言浙西路當控扼處自吳江外惟千秋襄陽垂脚

三嶺為險要先已命兩浙提點刑獄公事王翹措置千秋嶺外乃以宣義即知建德縣林師說充統轄官控扼宣州來路命起復尚書水部員外郎詹大和措置襄陽嶺承議即知桐廬縣孫佑充統轄官控扼廣德軍來路命通判杭州趙子嶙權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措置垂脚領宣義即王嘏充統轄官控扼常州來路並量起隣州諸縣射士三分之一以充長兵仍募土豪借官資兵糧器械自備各賜銀帛五百疋兩為軍費佐北海人與師說嘏皆常守把有勞為葉夢得所薦也大和已見既而以子嶙直秘閣知秀州大和直秘閣為淮南轉運副使大和乞致仕許之大和除淮漕及致仕日歷並不書此以紹興六年五月大和辭職名狀修入狀稱建炎三年春除淮漕未見本月日金人去揚州

辛未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萬緡以佐國用上不納輔臣言版計無闕或曰曩已納其五萬緡矣今却之則前後異同乃命併先獻者還之仍詔自今富民毋得輒有陳獻詔御營使司止管行在五軍其邊防措置等事並依祖宗法釐正歸三樞密院四年四月可考門下侍郎顏岐等言方在兵間禮宜簡便所有執政官張蓋設狨座欲權暫撤去埃回鑿日如舊從之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間啟退渡江至直州收權貨務錢物金入自揚州還至高郵軍城下守臣趙士瑗棄城走判官齊志行率軍縣官出城投拜金人劫掠而去有潰兵宋進者初為韓世忠圍人至是更名世雄聚兵二百餘犯泰州守臣朝請大夫曾班遁去世雄入城縱

掠推錢糧官裴淵為首班自劾待罪坐貶二秩

趙性之遺史云班自劾待罪其兄琳

開請納官以贖班之罪上不許班坐遷謫按日歷不見班行遣紹興元年九月癸卯自降授朝奉大夫主管安臨府洞霄宮得旨候任滿日再任十二月乙丑用諫官言雷州編

壬申呂頤浩遣閣門祇候陳彥入揚州 詔監司州縣擅立軍期

司掎斂民財者並罷用尚書左丞葉夢得奏也 觀文殿大學士

黃潛善提舉南京鴻慶宮汪伯彥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所除職

去大字用言者奏劾也 尚書工部侍郎康執權為吏部侍郎

詔百官除拜非侍從並給教量行開說補授因依族事定日依舊

癸酉靳賽犯通州城垂破中書侍郎朱勝非禮部侍郎張浚在平

江作蠟書招之賽即聽命訴以無食乃漕米給之 韓世忠提轄

使臣李在自沐陽潰散聚徒百餘人居寶應縣會金人棄高郵去

在乃詐稱五臺山^信王下忠義軍率眾至高郵有監北較酒務保

義即唐忠問先往迎之在既入城遂以其徒時正臣知高郵軍思

問通判軍事執投拜官齊志行等皆殺之乃遣人截金後軍得金

寶數艘故其軍極富時端明殿學士董耘朝議大夫李奎皆富居

高郵在因以為叅議又聚集潰卒數千遂據高郵奎大名人也

甲戌黃潛善汪伯彥落職奉祠

乙亥召朱勝非赴行在留張平江府節制 詔陳東歐陽澈並贈

承事郎官有服親一人令所居州縣存恤其家降授奉議郎監濮

州酒務馬伸除衛尉少卿赴行在先是尚書左丞葉夢得初謝上

諭宰執曰始罪東等出於倉卒終是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今方降
詔求言當令中外皆知此意上復曰伸前責去亦非罪可召還或
奏曰聞伸已死上曰不問其死但朝廷召之以示不以前責為罪
之意既又贈伸直龍圖閣伸贈職日歷及他書皆無之此據紹興
五年伸加贈右諫議大夫告內前衛修入
命尚書駕部員外郎方聞往淮東撫諭 御營左軍統制浙西
馬步軍副總管李安知揚州

丙子詔曰朕以菲躬遭時多故舉事失當知人不明昨以宰臣非
才任用既久專執己見壅塞下情事出倉皇匹馬南渡深思厥咎
在予一人既以悔過責躬洗心改事故斥宮嬪貶損服御罷黜宰
輔收召雋良尚慮多方未知朕志自今政事關遺民俗利病或有

關於國體或有益于邊防並許中外士民直言陳奏朕當躬覽採
擇施行旌擢其人庸示勸獎言之或失朕不汝尤咨爾萬邦欽
至意 詔即官以上所薦士不候審察並令入對日於進膳後即
後殿引三班 直秘閣知婺州蕪遲言本州上供羅自皇祐中歲
輸萬疋崇寧中增至五萬八千疋有奇民力凋弊乞減其半上覽
奏驚惻欲盡蠲之門下侍郎顏岐等言今用度與祖宗時不同乃
詔減二萬八千疋著為定制仍令給以本錢 御營前軍統制張
俊自戍所赴行在詔復還吳江行在錄云俊領把隘吳江軍士怨
俊渡江日脫身獨走致失家屬欲
殺俊俊遜謝得脫奔走至行在上釋之却令再往招集軍衆繫此
事于二十七日丙子今附見此朱勝非閑居錄云臣離平江有兵
四千餘人後未王淵歸却令張俊去與此不同按日歷及諸書俊
乃上未至杭時遣戍吳江縣非淵歸所遣當是俊赴行在而復還

吳江也今併附此

戊寅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奏已復揚州詔尚書省榜諭士民是月以龍圖閣待制知近安府節制六路軍馬王庶為陝西節制使知京兆府涇州防禦使陝西節制司都統制曲端為鄜延路經畧安撫使知延安府時延安新殘破未可居端不欲離涇原乃以知涇州郭浩權鄜延經略司公事浩成子也成德順人故畧省使温州觀察使新知鳳翔府王夔自興元以輕兵赴行在以夔為御營前軍統制夔表請幸西州不從 宮儀自即墨引兵攻密州團安邱縣築外城守之初慶元府陷將兵百餘人奪門得出及渡河惟有輔韓京數人而已達後隸韓世忠軍押火沐陽之潰達聚卒得數

千當時淮南號為悍賊 張用自淮寧引衆趨蔡州至黃離距城二十里守臣程昌寓度其未食遣汝陽縣尉杜湛以輕兵誘之賊果以萬人追至城東遇伏大敗於是用駐于確山連亘數州上自確山下徹光壽據千里之地接迹不絕以其衆多故號張奔蕩抄掠糧食所至一空相接麥熟刈麥而食矣趙姓之遺史云用至確山下今不得攻違者斬與昌禹家傳不同今從家傳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三月己卯朔詔金人已退當進幸江寧府經理中原

庚辰中書侍郎兼御營副使朱勝非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兼御營使勝非自平江還朝以捕入見是夕鎖院故事命相進官

三等至是勝非特遷五官為宣奉大夫熊克小歷勝非拜相在庚辰日歷在己卯按勝非開

居錄亦云三月一日至臨安以捕入見則降制必在初二日也勝非自記當得其真今從之初金人犯泰興

縣有嚴起者率軍民拒之賴以免者甚衆詔授保義郎閣門祗候

金人分兵犯江陰至夏港距城八里而近守臣胡紡遣統制官

王煥等拒敵且謂承事郎簽書判官廳公事李易曰吾曹有死城

郭之義公毋宜勉之少避易歸告其母蔣氏蔣氏曰我去則汝決

不肯堅守願與汝同死生聞者感泣既而金人以潮生有備亦引

去此以鄭純所作序反胡紡祭文易紹興十一年八月癸未陳乞加封狀參修序以為建炎庚戌三月二日事故附於此日

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

其失有六始者任用非才不能乘機拓境取侮敵人敵既退師畧

不為備陛下乘時御極不知西據蜀險就六路形勢力治兵戰以

圖恢復反使翠華淹處淮甸甘蹈覆轍泥於清和使勢力日益窮

蹙此四誤也金既入犯童貫遁歸京闕被圍遽割三鎮復隳信誓

其實無能其後金人既自界大河而我不能倚以為固信王脫於

拘囚結集忠義所得壯勇不啻數十萬顯望王師相為策應奈何

羣言譖沮禁止渡河反使金人簽軍南渡既連陷大名東平畧不

為備遂使金人大肆蹂躪此六失也竊料金人遠來人馬疲乏且

自爭玉帛子女飽其負載兼淮西仍多民兵彼顧前無利計後有

害又有江北不及渡者西兵與諸軍潰卒往往奪路會合於范瓊

敵又睥睨金陵鎮江守把舟船而天雨連降平地水發道塗泥濘

馬步俱不能進是以敵心頓沮不思渡江以迫大駕此皆上天眷

祐有宋許陛下得以圖回臣今輒以機速利害畫為三策願陛下

幸巴蜀之地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委健吏以撫淮甸破

敵人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

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

守用為屏翰是為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亟製戰艦
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為下策若
貪頌江湖陂澤之險納探報之虛言緩經營之實績倚長江為可
恃幸敵人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使敵人再舉驅集舟楫江
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為無策累數千言皆切
事機是日日中有黑子按宋史繫已卯朔

辛巳尚書右丞葉夢得罷夢得初執政上論之曰今日兵食二事
最大當擇大臣分掌門下侍郎顏岐等頗疾之乃語知杭州康允
之曰上欲以次對授公而為左丞沮止允之怒與其將曹英謀以
為陳通餘黨在者三千餘人聞夢得秉政不自安皆謀為亂上不
信岐等證之夢得與朱勝非舊不相能勝非入相首言夢得議論
不協會杭州士民上書訟夢得過失有及其閨門者是日上批夢
得深曉財賦可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官兼侍讀提領戶部
財用充車駕幸頓遞使夢得執政凡十四日而罷辭不拜遂徑
歸卞山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云初四日留身奏葉夢得方除執政
張慙以中書侍郎兼此事至于自作酒肆人以為非體遂罷上曰
數日來尚書論夢得知杭州過失三四十封其間進士姓周人及
其閨門其言可駭恐臺諫聞之不便姑罷政事且留他在此待降
一出書本令卿看余曰果如此夢得豈敢復留上曰待他請却與
一即夢得果請除帥江西尋降出士民所陳三十七書歸堂按此
所云與其行述全不同然勝非初相之執政免無容不趙姓之
遺史稱勝非言夢得議論不協今從之夢得除帥江西諸同知
書皆無此事恐是明受中指揮姑附此當求他書參考

樞密院事盧益守尚書左丞未拜復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

嵩山崇福宮

相益之罷日歷不書似因張激論二

嚮德軍節度使

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淵自平江

赴行在既對遂有是命諸將多不悅者淵輕財好義家無宿儲每

曰朝廷官人以爵使祿足代其耕也若切切事雖刀受爵祿我何

不為大賈富商耶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孫覲試戶部尚

書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為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自乾德以來輔臣以本職典

藩者惟呂餘慶郭逵及頤浩樞密院編修官秦梓改宜教郎以

其弟檜久在金特優之也禮部侍郎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

浚言江北之地其勢須變為藩鎮然後可守乞詔宰執詳之俟金

人畢退即便施行江南一帶非依重鎮擇近上文武臣寮守之許

以便宜行事恐不能堅守乞早賜措置時朝士張虞卿等十九人

上疏亦以藩鎮為言朱勝非奏宜倣藝祖初議權時制宜行在為

京師淮北為藩方淮南為郡縣會多事不果行虞卿齊賢遠孫也

齊賢宛句人淳化中宰相能克小歷以虞卿為建安人而洪邁夷

聖甲志云虞卿齊賢裔孫居伊陽今從之小歷又云倉部郎中張

虞卿等乞建藩鎮按日歷虞卿以今年四月午除虞部員外郎

此時勝非已去矣當建言時未為倉部克誤也勝非開居錄亦不

云虞卿為何官浚又請沿江要害州軍置強弩營選州禁兵縣弓

手為之仍專置軍器提舉官募公私匠人以除戎器乃命諸路憲

臣措置製造赴行在命學士給舍輪日於禁中看詳臣民章奏

條上仍不用內侍輪送止實封徃反以言者建陳欲免交結之弊

故也 尚書金部郎中李迥員外郎高士佃為主管車駕延幸隨
行左藏庫錢物官兩浙轉運副使劉誨為主管車駕延幸錢糧官
徽猷閣直學士江淮等路發運使梁揚祖落職提舉亳州明道
宮揚祖既不渡江又不赴行在故貶 尚書左司員外郎葉份充

秘閣修撰江淮等路制置發運副使兼提領措置行在茶鹽

壬午詔新除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免進呈書押本院公事初扈從

統制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苗傳自負世將有勞以淵驟得君頗

觖望起復武功大夫威州刺史劉正彥常招降劇盜丁進等以賞

薄怨事見二月又淵既薦正彥後擢取其所予兵事見二年正彥執

不遣以此怨淵上在維揚宣政使金州觀察使入內侍省押班

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及幸浙西道吳江左右宦者

以射鴨為樂北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赫然遮道傳等切齒

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有中大夫王世修者能甫兄

子也靖康末知榮澤縣以守禦功改京秩遂為傳幕賓世修常疾

閹宦恣橫為尚書右丞張澂言之澂不納世修退為劉正彥言之

正彥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去此輩俄聞淵入省府傳正彥以為

由宦者所薦愈不平遂與世修及其徒王鈞甫馬柔吉張達等謀

先斬淵然後殺內侍鈞甫柔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議已定此

王庭秀閱世錄修入朱勝非閹居錄云正月間王淵自揚州發大

船十隻皆是囊橐抗人指言淵去年平陳通等先令供郡中富民

所寄贖物既盡誅之悉取其家貲又以所供文字一追來違拒

者亦殺之所取不可勝計今船中皆其物也內侍官搬家舟亦數

十隻相繼到此頗不循理疆占民居彊市民物衆皆怨憤不能平
及聞車駕渡江諸軍潰亂張達建議誘諸軍曰王淵為都統制
不能捍賊致此狼狽前日先發金玉百船來便有不守揚州之意
今車駕幸杭州王淵必來人行見杭州又似揚州矣若能殺淵而取
其物及取內臣家計可入致富衆人共是日宰相朱勝非留身
為之朝廷必不能徧罪姦謀蓋自此始

奏事言王淵除命諸將有語乃令淵依執政恩例不與院事錄云
壬午傳正彥請對是日王淵罷朱勝非復辟記云勝非言王淵除
命諸將有語臣記武臣作樞有免進呈書押故事今淵既兼都統
制于武臣尤有利害臣欲依故事免之仍罷其兼管庶衆論上
然今按是時諸光將皆不在杭州必傳正彥云云而勝非有此請
取附見傳等即部分兵馬且使人告淵以臨安縣境有劇盜欲出
兵捕之康履之從者有得小黃卷文書卷末字兩行曰統制官田
押統制官金押履問此何謂也曰軍中有謀為變者以此為信號
從之者書其名于前履密以奏上命履至都堂諭勝非使召淵為

備勝非問知其謀否履曰畧知期以來早集于天竺寺方諭其意
田即苗也金即劉也許言謀于城外以誤淵使遣部曲出外耳履
去勝非即召淵告之日暮淵遣一將將精兵五百人伏於寺側以
朱勝非閑是夜城中驚惶居民杜門不敢出俗號為沙魘人皆通
居錄修入夕不寐

癸未神宗皇帝已百官行香罷制以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制
置使劉光世為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傳正彥
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猝下馬誣以結宦官謀反正
彥手斬之遂遣人圍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鬚者皆殺傳揭榜
于市曰統制官苗傳謹伸大義播告天下民庶官吏軍兵等遇者

大金侵擾淮甸皆緣姦臣誤國內侍弄權致數路生靈無罪而就
死地數百萬之金帛悉皆委棄社稷存亡懸于金人之手今此大
臣內侍等不務修省尚循故態為惡罔恤使民命皇皇未知死所
進退大臣盡出閹宦賞罰士卒多自私門金人去住罔測朝廷安
然坐視又無措置即日兩浙之民遂有維揚之禍嗟爾士庶興言
及此寧不傷感朝廷微弱未能明正典刑天其以予為民除害應
大臣罪惡顯著及內侍官等並行誅戮期爾士庶一德一心共圖
中興之業慎無生疑以致後患本為生靈別無所希爾等若獲安
居傳等赴死未晚昭示此心誠貫白日宜相訓告以信萬方正彥
既斬淵即與傳擁兵至行宮北門外衛士出刃以指其軍傳正彥
遂陳兵于門下中軍統制官吳湛與傳等通為囊橐被甲持刃守
宮門宮門亟閉特尚書右丞澂方留身曲謝康履遽前奏有軍士
於通衢要截行人履馳馬獲免上召朱勝非等告之勝非曰吳湛
在北門下營專委伺察非常今有報否上曰無報俄而湛遣人口
奏傳正彥手殺王淵以兵來內前欲奏事上大駭愕不覺起立行
錄云是日夜漏未盡四刻而聞變按朱勝非復辟記輔臣奏
事已退又王淵退朝而被殺則必非夜漏未盡時今不取勝非
曰既殺王淵反狀已著臣請往問之及門吳湛迎語曰人已逼門
不可開勝非澂遂與門下侍郎顏岐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急趨
樓上傳正彥與鈞甫柔吉世修達等介胄立樓下以竿梟淵首勝
非厲聲詰問專殺之由吳湛引傳所遣使臣入內附奏曰苗傳不

負國家止為天下除害耳於是從官皆在學士直舍有一闥走入學士直舍有一闥走入學士院自到不死卧前廁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率從官扣內東門求見請上御樓慰諭軍民不然無以止變俄獨召允之入日將午上步自內殿登闕門蓋杭州雙門也百官皆從推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傳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上憑欄呼傳正彥問故傳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乃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顧止作遙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監珪曾擇斬之以謝三軍上諭以內侍有過當流海島卿可與軍士歸營傳曰今日之事盡出臣意三軍無預焉且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歸寨未得上曰知卿等忠義已除苗傅承宣使御營都統制劉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軍士皆放罪傳不退其下揚言我等欲遷官第須控兩匹馬與內侍何必來此上問百官策安出有朝散郎主管浙西安撫司機宜文字時希孟者曰中官之患至此為極若不悉除之天下之患未已上曰朕左右豈可無給使希孟曰年長者悉除之擇十五歲以下者供洒掃之後可也軍器監葉宗諤曰陛下何惜一康履姑以慰三軍上不得已命吳湛執履捕得於清漏閣仰塵上衛士擒至閣門履望上呼曰大家臣死矣何獨殺

臣遂以付傳等即樓下腰斬之梟其首與淵首相對希孟君卿子

也君卿鉅鹿人履既死上諭傳等歸寨傳等因前出不遜語大畧

謂上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上命朱勝非

縋出樓下委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金人議和上

許諾即下詔書恭請隆祐太后垂簾權同聽政百官皆出門外傳

正彥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况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張遼

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今日之事當為百姓社稷又曰天無

二日衆皆驚愕失色百官復入言傳正彥不拜上問故衆莫敢對

時希孟獨曰有二說一則率百官死社稷一則從三軍之言通判

杭州事浦城章誼叱之曰此何等語也三軍之言豈可從耶上徐

謂勝非等曰朕當退避但須稟於太后勝非言無此理顏岐曰若

得太后自諭之則無辭矣上乃令岐入奏又命吳湛諭傳等曰已

令請太后御樓商議是日北風勁甚門無簾帷上坐一竹椅無藉

褥王庭秀閱世錄云上御金漆椅子今從趙姓之遺史既請太后御樓上即立楹側不復坐

百官固請上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將出殿門宮中人牽衣號慟后

曰一足出門事不可測今與汝等別少頃太后御黑竹輿從四老

宮監出宮太后不登樓內侍報上密語上曰太后欲出門諭諸軍

如何執政皆以為不可曰方有此請若為邀去奈何勝非曰必不

敢臣請從太后出傳道語言可觀群兇之意遂肩輿出立樓前見

傳等執政皆從之王庭秀閱世錄云太后乘竹輿至樓上命儀鸞司設帷垂簾置坐不能具止坐輿中傳旨又肩

與至門下按朱勝非復辟記云太后乘小輿至不肯上勝非特為宰相必得其真今從復辟記傳正彥拜於輿前曰今百姓無辜肝腦塗地望太后為天下主張后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况皇帝聖孝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也竄逐統制豈不知傳曰臣等已議定豈可猶豫后曰待依所請且權同聽政傳等抗言必欲立皇子后曰以承平時此事猶不易况今強敵在外皇子幼小決不可行不得已當與皇帝同聽政正彥曰今日大計已定有死無二望太后早賜許可后曰皇子方三歲以婦人之身簾前抱三歲小兒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傳正彥號哭固請后不聽傳正彥呼其眾曰太后不允所請吾當改衣就戮遂作解衣袒背之狀后復呼之曰統制名家子孫豈不明曉今日之事實難聽從傳曰三軍之士自早至今未飯事久不決恐生他變碩朱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今日大事正要大臣果決勝非不能對顏岐自上前來奏曰皇帝令臣奏知己決意從苗傅所請乞太后宣諭后猶不允傳等語言益迫太后還入門上遣白以事無可奈何須禪位王庭秀閱世錄云太后與前言無可奈何須禪位朱勝非復辟記云太后回亦不登門只于廊廡置竹輿今兼採二書修潤附入蔡惇直筆云大后一行至臨安府車駕繼至會禁衛素怨殿帥王淵內侍康隨又宰臣黃潛善汪伯彥勸上永駐蹕揚州衛士懷土日思還京逮金暴至急幸浙西乃留御營半軍駐鎮江府以防敵渡故從駕衛兵差少時苗傅劉正彥先統兵屯臨安眾軍聞車駕臨幸營地饋餉必有相妨乘禁衛有怨忿心軍情疑貳時歸朝官王鈞甫馬柔吉有異謀勸傳正彥率兵挾上誅王淵康隨內侍輩陰蓄不軌先報御龍直

謀叛詐王淵彈壓淵出就馬上中槍而死禁衛求見康隨隨出被
殺遂聚譟于行宮門宰相朱勝非出見傳正乃出檄文示勝非
且言軍叛傳等欲平之勝非乃言皇太后在洞霄宮諸公當稟
一聽太后處分時昭慈聞軍變乃乘小轎至宮門前有一卒擊帙
約衆曰太后孃孃軍衆乃投戈山呼昭慈召傳正彥問之對大軍
有言至此昭慈面諭是官家已內禪用黃背心衣太子背軍中咸呼萬
門捲簾示衆且言官家已內禪用黃背心衣太子背軍中咸呼萬
歲人心帖然昭慈遂垂簾聽斷按此所記事迹多差不與諸書合
蓋惇得于傳勝非泣曰逆謀一至於此臣位宰臣義當死國乞下
樓面詰二凶上曰凶焰如此卿往必不全既殺王淵又害卿將置
朕何地乃揮左右稍却附耳曰朕今與卿利害正同當為後圖圖
之不成死亦未晚遂命勝非以四事約束傳一曰尊事皇帝如道
君皇帝故事供奉之禮務極豐厚二曰禪位之後諸事並聽太后
及嗣君處分三曰降詔畢將佐軍士即時解甲歸寨四曰禁止軍
士無肆劫掠殺人縱火如遵依約束即降詔遜位傳等皆曰諾上
顧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李邴令草詔邴請上御札上即所御
椅子上作詔曰朕自即位以來強敵侵凌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
躬為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
子毓德東宮可即皇帝位恭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庶幾消
弭天變慰安人情敵國聞之息兵講好上書詔已遣人持下宣示
二兇勝非至楼下呼傳幕屬將佐問之王鈞甫進曰二將忠有餘
而學不足耳宣詔畢傳正彥麾其軍退移屯祥符寺時己未刻上
亦徒步歸禁中軍士退去尚喧呼于市曰天下太平也是時諸門
皆傳等以甲士守視不聽人出入方事之未決也康允之奏恐軍

士乘勢攘殺乞出門慰撫乃見傳正彥告以故正彥以一甲馬二十甲士授之允之周行井衢抗人賴以安堵上既還內宰執從至殿門勝非呼典班高琳附奏今夕宰執內宿上獨召勝非至後殿垂簾太后見勝非號泣上曰康履曾擇凌忽諸將至於馬前教喏或倨坐洗足使諸將立于前此皆招禍之事也勝非曰履擇必有所求求而不得則怨矣上曰此事終如何勝非曰王鈞甫輩皆其腹心適嘗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上曰朕來早不出太后御殿勝非曰來日當降赦蓋群兇既殺王淵又劫掠意必望赦然他日勢可行遣豈復論此今當召李邴就都堂草赦庶可共議上曰卿自為之如何勝非曰當宣召學士內宿今御史臺集百官宣讀一如平日庶群兇不疑勝非又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臣有獨奏事不可形於紙筆者豈可與他人同之欲降旨以時事艱難許臣僚獨奏太后曰彼不疑否勝非曰乞自苗傅始仍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勝非退太后語上曰賴相此人若汪黃未退事已不可收拾矣他日傳等入對太后勞勉之傳等皆喜由是臣僚獨見論機事賊亦不疑矣是日上移御顯忠寺宰執百官侍衛如儀內人六十四人肩輿以從傳等遣人伺察恐匿內侍故也

上移御之日趙姓之遺史在十二日庚寅
閑居錄云是日上幸別宮繼有旨以睿聖為宮名與日歷合蓋自
耳日歷云以後百官未嘗朝至庚寅始按顯靈寺已為高書省王
秀云上出居顯忠寺寺即劉正夫第故閑居錄云正夫賜第也

察中官事亦據
庭秀所錄附見

甲申太后與魏國公垂簾朱勝非稱疾不出太后命執政詣其府
勝非乃出是日上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為睿聖宮留
內侍十五人餘諸州編置 制曰朕以幼冲之資承傳序之休比
者大國侵凌奄至淮甸太上睿聖仁孝皇帝以權宜之計駐蹕吳
江深慮敵人指為釁隙興師內犯結禍彌深濫使無辜肝腦塗地
上畏天戒下失生靈發於至誠匪由勤請退避大位傳於眇躬隆
祐太后德厚母儀道伴坤載練達國家之務深得臣庶之情恭請
垂簾同聽政事衆志既定寶祚維新宜霑湛恩以省多辟可大赦
天下 詔曰王淵身為都統制車駕駐蹕維揚金人輕兵前來並
無措置斥堠不明致倉猝南渡士民肝腦塗地宗廟傾危及交結
內侍康履等並已正典刑今尚書省出榜曉諭 以言官多闕命
侍從共舉可為臺諫者二員 尚書右丞張澂兼權中書侍郎
尚書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李邴為翰林學士起居即張守誥
中書舍人仍兼權直學士院太常少卿季陵為起居即朝請大夫
黎確守太常少卿監察御史王庭秀為殿中侍御史 直龍圖閣
知杭州康允之升徽猷閣待制朝奉即兩浙轉運副使劉蒙如直
秘閣朝請即兩浙路提舉市舶吳說為尚書金部員外兼提舉
市舶說錢塘人也蒙說之除日歷不載此據王庭秀閱世錄增入以無月日因允之遷職附見 朝
請即兩浙轉運副使范冲守宗正少卿承奉即添差兩浙轉運

判官劉寧止試左司諫二人皆不受寧止歸安人嘗為吏部員外
郎直龍圖閣王琮為兩浙轉運副使琮初自鄧州罷寓居杭州
至是張激薦其才而有此命詔有司月以錢米廩給司馬光之
後端明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黃潛厚樞密直學士延幸提點一
行錢糧頓遞官錢伯言並罷仍奪賊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
器械鄜延路馬步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為捧日天武四
廂都指揮使御營使司專一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世忠此除
日歷及碑誌皆不載季陵外制集有制詞按世忠寔代劉光
世當在此特今因張俊除軍我遂書之更須參考武寧軍承宣使
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為捧日天
武四廂都指揮使仍命俊以三百人赴秦鳳二千人付統制官陳
思恭一千人付將官楊沂中留吳江把隘餘令以次統領官管押
赴行在瀛海軍承宣使附馬都尉韓嘉彥卒諡端節
丙戌常德軍承宣使幹辦皇城司主管禁衛孟忠厚乞裁節本家
恩澤如有夤緣干請並令三省執奏御史臺彈劾以聞太后詔曰
宣仁聖烈皇后同聽政時外家不任要職亦不干預政事天下至今
歌詠盛德况以涼薄當茲艱難尤宜戒慎仰學士院降詔戒敕
忠厚以下不得輒與朝政交通貴近務循退靜以保家族仍不得
於私第謁見寧執如有職事即赴都堂稟白可令三省以詔書榜
示是日赦書至平江府禮部侍郎節制軍馬張浚聞有赦慮時
方艱危事變莫測論守臣秘閣修撰湯東野遣親官至前路發封

以告少頃東野馳來曰事變矣袖以視浚時府中軍民已知有赦
浚謂東野第登譙門宣有旨搗設諸軍一次內外乃定浚遂走人
入杭伺其寔時右司員外郎黃槩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呂檉亦
遣進武副尉魏傳賚螭書遺浚及呂頤浩言傳等叛逆之詳東野
金壇人槩依政人撫頤浩子也 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失青
州乃率官吏奔仰天陂寄治士民多從之者

丁亥端明殿學士東京留守杜充為資政殿大學士節制京東西
路恩數視執政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承宣使東京副留守郭
仲荀為昭化軍節度使以登極恩也 趙姓之遺史二人之除在此
月庚寅今從會要附九日丁亥
榮州防禦使京西北路安撫使知河南府專一保護陵寢兼控扼

河陽楊進為汝州觀察使進之除日歷不載季陵外制集有制詞
思故且附見郭仲荀之後首句云朕以眇躬嗣承大統蓋明受覃
當求他書考其本日 中書舍人沈晦試給事中承議郎季

質復為起居舍人 徽猷閣待制知濠州連南夫陞顯謨閣直學
士知江寧府 御營都統制司參議官王鈞甫為右文殿修撰馬
柔吉王世修張遠並直龍圖閣鈞甫見朱勝非勝非問前日樓下
言二將學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劉將手殺王淵是也勝非曰上皇
待燕士如骨肉一旦兵難卒無一人能效力者古人言燕趙多奇
士但虛語耳鈞甫曰不可謂燕無人勝非曰君與馬參議皆燕中
知名人嘗獻策欲滅契丹今金人所信任多契丹舊人若能渡江
則先為所取必矣當早為朝廷協力鈞甫唯唯而去 據勝非閣居
錄乃初九日

于事故附江東制置使呂頤浩至江寧舍館未定忽奉內禪詔赦

遂會監司議皆莫敢對孫觀撰李謨墓誌曰明受詔赦至建康官

為江東漕白之曰樞省大臣盡召天下兵以除君側之患願浩左

右視接以他語謨曰王室在難如救焚之急公不應躊躇在衆人

後方議行而張浚檄書至後二叛伏誅願浩第功進右丞相按勤

王之舉張浚唱之願浩和之二人不謀而後平江寔錄亦云收

願浩九日書云足知非躊躇也蓋願浩是時未敢誦言誅之後是

接謨以他語爾觀嘗為願浩所斥又誌文出于呂氏家破之後是

非妄詆訾之要退謂其屬官李承邁曰是必有兵變承邁曰詔詞

有畏天順人之語此恐其出於不得已也其子抗侍側曰王上春

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豈肯遽遜位於冲幼乎灼知兵

變無疑矣願浩即走人入杭伺賊并寓書於張浚劉光世痛述國

家艱難之狀別以片紙遺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承邁清

臣孫嘗通判雄州避亂南渡願浩引用之時有自杭州賫傳等檄

文至平江者浚讀慟哭乃決策舉兵夜召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

趙哲告以故令哲盡調浙西射士以急切防江為名使湯東野密

治財計

戊子召端明殿學士王孝迪為中書侍郎資政殿學士盧益為尚

書左丞後二日詔孝迪益並充奉使大金國信使武功大夫忠州

防禦使卒道宗武功大夫永州團練使兩浙西路兵馬都監鄭大

年副之孝迪下蔡人靖康初嘗為中書侍郎及時再用有進士黃

大本者江湖浪人也舊為蔡條客二免將遣使朱勝非以金在江

北恐挾此而來乃建言未知敵帥所在宜先遣小使會大本上書

求試用乃以為承奉即假朝奉大夫直秘閣賜金紫進武校尉吳時敏為秉義郎閣門祗候假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並為先期

告請使以行朱勝非開居錄云三月十五日移建康未蒙施行昨再

入奏今納副本余曰聞平江勤王所乎皆云聞之馮康國來頗知再

其詳今若往建康諸軍相變二凶曰若不動江上防秋如余曰不

靜余曰如有愚見正與一重將議定其欲以見任官職充都節制

使乞于行在諸軍中取二萬籬相度事宜徐議一萬人將至江上于

建康上下願得從行留苗統制護行在余曰公豈可行彥曰建康于

用武之地願得從行留苗統制護行在余曰公豈可行彥曰建康于

平江相遇必不靜正慮諸將不制下某行獨往必無事豈有在揚楚之

日遣使議和雖是樓前假託之言若無以塞之亦慮藉口惑眾今

早無利害建炎多盜先遣小使尋訪報信二名無甚利害余問

間者未建其將何盜先遣小使尋訪報信二名無甚利害余問

折更合條陳移蹕事已如改號遣和議使事遣已班得旨尚曲

亦不許太致生有奏狀方待降出三事惟今年號人輕言全

然不從却恐別致生有奏狀方待降出三事惟今年號人輕言全

之朝夕王世修等來必見底衷惟遣使事極有可慮太人曰探知

便和余曰今敵騎留于江北秋必謀渡江近日事彼必探知

遣使必偽許扶二函之變皆害反其將何太余曰事誠可

憂然不必煩此難事曾深慮昨與執政共議託以不盡余曰事誠可

先遣小使即臣之謀也變未敢委人必辭說余曰所召二使皆

臣當語使力辭先遣小使變未敢委人必辭說余曰所召二使皆

硬差來寔不願往乞留軍中願一可委人必辭說余曰所召二使皆

相公救此患難已而盧益遣人來墮金人然留之如喜曰天生

果不來依此舊除杭中書侍即遣功舉日兵兼子其出使乃勤之至平

而日歷所載孝廸等除命乃在初十日戊子其出使乃勤之至平

庚寅又小使乃是黃大年吳時敏亦非胡樞不知勝非何以差互如此

太常寺奏准禮例當避御

名太后詔曰皇帝御名語稱易犯令太常寺禮官別討論以聞

詔宗室有才能者令三省擢用 趣召張邦昌親屬赴行在 朝

請即李會試給事中通直郎范宗尹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

宮滕康並試中書舍人會初除御史中丞至是改命李會除中丞

陵外制集有制詞云念此渡江之擾居多志闕之誠又云思得其人起自廢籍按張敷二月己巳自中丞除執政三月壬辰鄭毅方

除中丞會除命必在此秘閣修撰知西外宗正事令慮為御營

使司參贊軍事 直龍圖閣王世修對簾前 是日御營前軍統

制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張俊以兵至平江府俊初屯吳江縣傳

等以其兵屬趙哲使俊之鳳翔此月甲申降旨會統制官辛永宗自抗乘

小舟至後軍具言城中事將士洶洶俊諭之曰若等無譁當詣張

侍郎求決侍郎忠孝必有籌畫至是俊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平

江人大恐會浚被省劄召赴行在令將所部人馬盡付趙哲浚披

衣起坐不能支持頃之湯東野倉皇直入浚問知其故浚知上遇

俊厚而俊純實可與謀事諭東野亟開門納之一軍遂定浚語俊

曰太尉知皇帝遜位之由否此蓋苗傅等欲危社稷言未訖泣數

行下俊亦大哭浚諭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事須侍郎濟

以機術勿令驚動官家浚哽噎首肯移時辛永宗趙哲至為浚言

傳每事取決王鈞甫馬柔吉傳素乏心機而劉正彥輕疎聞公舊

識鈞甫乞先以書離間二人然後徐為之計永宗道宗弟也浚用

其說即同趙哲馳入張俊軍撫諭且厚犒之人情大悅後以蠲書諭呂頤浩劉光世起兵狀又命俊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

己丑制曰朕以眇末之資膺付託之重隆祐太后仁施四海德盛

三朝恭請垂簾同聽政事稽日月有臨之義式符久照之明合天

人並受之功更保無疆之歷其以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為明受

元年先是王世修見朱勝非勝非諭曰國家艱難可謂功名之秋

古人見機而作能易亂為治轉禍為福在反掌間耳亦有意於此

乎世修喜曰世修無意從軍因循至此朝廷若有除授固所願也

勝非曰尋常等級序進所以待常士若能奮身立事雖從官可即

得世修益喜於是為之往來傳道會傳乞改年號劉正彥乞移蹕

建康勝非留身太后諭以二事勝非曰移蹕豈可遽議金近在江

北松江皆未有備秀水開居錄十三日余身留奏曰六人者已引

劄子乞改年號劉正彥劄子乞移蹕建康待降出文字余曰移蹕

豈可遽議金人皆在對岸江並無準備臣前離平江有兵四千

餘人不敢擁兵赴召並留與張浚後來王淵歸却令張浚去將得

千餘人劉光世部曲共不過萬人此時正賴他外援殺勢苗傳等一

軍恰有二萬五千人在杭州歎泊日久舟楫器械甚備若移蹕相

遇必致交戰萬一勤王以人少不利則賊勢益張既在道路謀

太后曰何以却之勝非曰俟降出文字朝廷且與判收徐議區處

可也后曰且審慎處置此是第一次理會事勝非曰臣近款二

凶愚無英氣鈞甫世修皆有悔意未敢深詰但以利動之約其

再來后遽曰如何勝非乞屏左右后曰惟張夫人在此勝非問何人后曰張夫人年高習事官品亦尊嘗教哲宗道君讀書朝廷文字皆經其手禁中事莫不預知即今往來睿聖宮御但奏事勝非曰主上反正已有端緒二凶之力至此極矣向張達建議誘說諸軍掠取王淵及諸內臣家人人可以致富及犯悖之後所得不副所聞人有悔意數日來小校有遁去者此皆傳所親統領官張昕言之乞因張夫人密奏主上昕秦州人本王淵部曲後在傳軍中以正彥手殺淵極銜之秀水閣居錄云臣期以旬日復辟必有次張外兵未集恐未可期以旬日或不又二日傳正彥至都堂申言是此日所奏今且附此更須詳之也又二日傳正彥至都堂申言二事勝非以移蹕為不可勤秀水閣居錄載勝非語二凶恐與平江王所為名疑勝非諭二凶不在此日今且削去俟考傳趣遣使勝非曰已議定朝夕行傳曰人言炎字是兩火故多盜乞早改元勝非以奏太后曰三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恐別生事會世修再至勝非與語因論二將所陳如改元等事未得請頗以為言語未畢內批傳第三奏云可改元明德或明受勝非以示世修曰已從請矣世修曰乞姑留此奏明日降下俟還軍中為言已論改元事庶於世修無疑勝非以為然至是降制于十六日又云後兩日改元而日歷繫之十一日己丑不知勝非何以差互按史今年三月小盡而勝非閑居錄張浚復辟記皆作三十日書之是以多參差不齊今以諸書互考繫其的日但日歷于己丑既全載詔書而十八日丙申又書改元明受却是據閑居錄所云其重疊差誤此如保靜軍承宣使樞密都承旨邢煥告老章六上詔煥提舉萬

壽觀

日煥罷日歷不載附傳云明受改元六上章求致政不得其本一日馬廣除都承旨煥之罷必在此日也朱勝非閣居錄三月二十

在此前當求他書附其本日既而煥復求去改提舉江州太平

觀煥遂居忠州遣奉議郎通判湖州張燾賚詔書撫諭江浙燾

不受中書舍人黃唐傳罷為徽猷閣待制奉祠入內東頭供

奉官馮益幹辦皇城司日歷紹興三年二月一日皇城司奏契

日供職十一日巳丑也故附此但未尚書禮部侍郎節制平江

府常秀湖州江陰軍軍馬張浚言臣伏覩睿聖皇帝親筆伏讀再

三不覺涕泣臣竊以國家禍難至此皆臣等文武之臣不能悉心

圖事補報朝廷致使土地侵削人民困苦上負睿聖之恩下失天

下之望今睿聖皇帝以不忍生靈之故避位求和固為得策然臣

自有說不敢不具陳其詳臣竊以當今外難未寧內寇並起正人

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幼冲之

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僚萬一強敵侵陵不肯悔禍則二百年宋朝

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萬死伏乞太母陛下皇帝陛

下特軫宸慮祈請睿聖念祖宗委託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不憚

勤勞親總要務據形勝之地求自安之計抑去徽名用柔敵國然

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監國于中撫靜江左如此則於國家大計

似為得之如以臣言為然乞下有司率文武百僚祈請施行臣契

勘睿聖皇帝方春秋鼎盛而遽爾退避恐天下四方聞之不無疑

惑萬一別生他事併乞睿斷詳酌施行先是苗傅等以省劄趣浚

行浚戒湯東野趙哲各密具奏稱金未盡退及靳賽之衆窺伺平江若張浚朝就道夕敗事浚亦奏今張俊人馬乍回平江人情震警若臣不少留彈壓恐致敗事浚欲奏請上復辟張俊辛永宗趙哲共議恐傳等自疑罪大不容別生姦謀請以計款之浚用其策自遞發奏狀并以其副申尚書省乞率文武百官力賜祈請又以手書遺傅正彥言太母垂簾皇帝嗣位固天下所願向所慮者宦官無知時撓庶政今悉戮其無狀者最快人望惟睿聖退避一事若不力請俾聖意必回與太母分憂同患中興之業未易可圖二公忠義之著有如白日若不身任此事人其謂何浚愚拙死生出處當與二公同之前密州州學教授邵彪見浚于軍中浚問策安出彪曰以至順誅大逆易於反掌顧公處之何如耳浚曰張俊指天誓地願以死授君父之辱韓世忠有仗節死難之志二人可倚以辦事惟浚士卒單弱恐不足以任茲事然呂樞密屯兵江寧其威望為人所信向且通亮剛決能斷大事當為天下倡劉光世屯軍鎮江兵力彊悍謀議沉鷲可以倚仗浚皆馳書往矣彪曰兵貴神速呂樞密在數百里外柰何浚曰呂樞密賭事明而剛決聞國家之難必先衆倡義而起何患不速是日呂樞密至江寧願浩書以泣曰果如所料事不可緩矣再發書與張浚及諸大將約會

兵 戒梓勒王記云發書張浚劉光世韓世忠約起兵按浚以初十日

散 未還不應與之相約今時議論不一人情洵懼江寧士民知願

但 云約諸大將庶不失實

浩起兵議留頤浩頤浩乃擢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楊惟忠留屯江寧府以安人心且諭惟忠以傳等計窮恐挾至尊以遁由廣德渡江當日夜為控扼之備惟忠以為然

庚寅百官朝謁於睿聖宮慶遠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苗傳為武當軍節度使起復渭州觀察使御營使司副都統制劉正彥為武成軍節度使傳之制曰憤嫉姦慝大刑既正於國章扶獎阡危嘉績遂書於廟社正彥之制曰屬邊隅之震擾慨國步之阡危首陳大義之公亟斷巨姦之戮刑章昭著國祚晏安時學士李邴與中書舍人張守並直禁林然大詔令多邴所草也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奉國軍節度使劉光世為太尉淮南制置使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定武軍承宣使權同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為慶遠軍節度湖北制置使傳正彥素憚劉光世又知其與韓世忠張俊舊不平欲間之使為已用而瓊素跋扈至是乃引兵屯淮西故首擢之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節制江南東路軍馬楊惟忠加檢校少保召呂頤浩赴院供職命頤浩以其兵屬惟忠尚書禮部侍郎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節制平江府常秀湖州江陰軍軍馬張浚試禮部尚書以所部赴行在御營中軍統制官吳湛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湛與二亮合領中寨於宮門前建詣除執政侍從外餘人悉於中軍寨門下馬使悍卒持挺呵問人皆畏之殿中侍御史王

庭秀再上疏言於朝由是少戢 光祿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黃

潛善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汪伯彥並責秘書少監潛

善衡州伯彥永州並居住 置行在都茶場出賣茶引紹興二年閏四月又

置務于建康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兼知

建康府呂頤浩言臣契勘自崇寧以來內侍童貫譚稹互掌兵柄

二十餘年基禍流毒遂令徒黨為害近聞將相大臣勦戮內侍誠

可以快天下之心紓臣民忿怒之氣但方今疆敵乘戰勝之威諸

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睿聖皇帝退避大位而

享安逸伏望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不憚再三祈請睿聖皇帝亟復

皇帝位親總萬機從此以往屏絕內侍近習之人褒賞立功將帥

之士然後駕幸江寧以圖恢復如此則宗廟社稷有無疆之休將

相大臣有無窮之福不然必恐天下禍亂不可勝言臣年六十疾

病衰殘目覩今日之事寔社稷存亡安危之所繫不敢愛身謹泣

血兩淚而拜封章伏望聖慈俯賜聽納仍傳檄諸軍將又遣其屬

敕令所刑定官李承造至鎮江趣劉光世起兵承造承邁弟也先

是張浚欲遣辯士持書說二賊使無他圖以待諸將之集念無可

遣者夜分不寐浚客遂寧馮輔素負氣節聞之慷慨請行且曰事

成預竊名不成不過死是日頤浩所遺書至浚發書知頤浩已有

定謀復大喜再發書報以所部軍馬數及舉事次叙浚知傅等所

恃獨赤心軍會燕人張斛與其弟鬻自傳軍中間行至平江為浚

言此軍無負朝廷意特王鈞甫以術驅後之然斛觀將士之情往往惴恐非堅附苗劉者二賊聞風聲鶴唳皆以為大兵至安能成事初上既渡江同知西外宗正事士從自高郵軍招潰卒屯興化縣時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裴廩薛彥國在一洲上士從招二人為參謀官言於朝乞假江淮制置使上從之士從聞高郵賊李在往楚州遣統領官不側乘虛掩襲至嶽廟下遇紅巾百十皆殺之取其衣偽稱在黨行至草市行伍不整謹噪殺人在覺之出兵迎敵不側僅以身免晉寧既陷金人返軍趨鄜州權鄜延經略使郭浩駐兵境上金人遂陷鄜州

辛卯張浚遣馮輔赴行在浚為咨目具以請主上親總要務事稟固執兼致書馬柔吉王鈞甫大畧云浚與二公最厚聞苗廣道劉子直頗前席二公事每計議而行今日責在二公浚初聞道路傳餘抗事不覺驚疑繼聞廣道子直實有意於宗社大計然此事不反正終恐無以解天下後世之惑浚遂備奏兼檄報諸路且約呂頤浩劉光世會平江時傳以堂帖趣張俊赴秦州任命趙哲領後軍哲不敢受又以付統領官陳思恭浚召思恭審問思恭言惟張俊總此軍日久思恭豈能從人為亂浚皆令具以報是日張浚檄至江寧

壬辰右諫議大夫鄭穀試御史中丞穀嘗面折二凶朱勝非言於太后故有是命朱勝非閑居錄十五日晚朝留身奏言自事變以來今十餘日能為朝廷之助者從官中惟兵部侍

即直學士院李邴諫議大夫鄭穀兩詹為內翰今乞再除穀乞遷
御史中丞太后俱以為可復奏曰遭此異變士大夫在朝廷者固
是不幸然須蒙耻奮忠義共濟艱危如中書舍人林適刑部侍郎
衛膚敏皆杜門不出生觀成敗是除何用心臣所以欲稍遷二人以
為激勸按日歷邴初六日己先除
學士與勝非所記不同未知孰是
徽猷閣學士提舉西京嵩山

崇福宮曾楙為翰林學士楙不受 尚書刑部侍郎衛膚敏移禮

部侍郎膚敏至杭州已屬疾聞變慟哭舟中即請老不許請就醫

秀州許之 大理卿商守拙試尚書刑部侍郎起居即季陵試中

書舍人尚書右司員外郎葉三省為起居即朝奉郎袁植宣教郎

張延壽並為監察御史植正功兄宣和中嘗掛冠去至是復用

不書植自何官除御史馮櫟諫議集有代植與李成書云植無狀
之迹前此姦邪用事時固嘗休致矣昨自林致中蒙恩再除監察
御史云云正功延壽舒城人也施垞左右正言未見前銜侯考按

日歷反後省題名三省以今年三月除左史明年六月罷而季陵
集繳梁揚祖發運使除命奏狀乃云起居即綦崇禮兼權給事中

不中書舍人後省題名乃畧不載全不可曉 中書舍人林適充徽

猷閣待制在外宮觀適閩縣人二凶之亂適首請納祿故有是命

適除中舍及罷日歷皆不載後省題名書罷不書除以未見本日
故因季陵除命遂書之按朱勝非閑居錄論適杜門不出即是此

時不知何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王彥致任彥疾愈自真州渡江

苗傳等以彥為御營司統制彥曰鴟梟逆子行即誅鋤乃欲汙我

即稱疾力辭不聽彥乃佯狂乞致仕許之 兩浙轉運副使王琮

言本路上供和買紬絹歲為一百七十萬匹有奇請每尺折納錢

兩千計三百五萬緡省以助國用許之東南折帛錢蓋自此始

二年五月甲申 御營都統制司參謀兼提點選鋒軍馬王鈞甫

所書可參考

請令浙江四路分造弓弩共二萬枝赴行在先成者推恩從之

初命尚書右司員外郎黃槩為直龍圖閣四川水陸制置發運使

專一總轄上供錢物置司遂寧府以四川名使始此至是槩發行

在槩此除日歷不載王剛中續成都記云建炎三年三月黃槩除

四川都轉運使故且附制置使劉光世遣丹陽知縣如江寧報

報季承造之約添差兩浙轉運判官劉寧止自常州至鎮江自鎮

江至江寧議勤王事是日張俊被旨以所部赴行在俊奏辭新

命且遺傳等書云朝廷屢差官交割張俊人馬所遣官皆畏避生

事不敢任責俊度將士久從張俊且人率强悍捨俊無以彈壓欲

疑賊使不致疑

初江淮置制司前軍統領官王德自真州渡江入江寧府有衆數

百復渡江至和州會閣門祇候張昱自陝府棄城引兵南走知和

州張鎮聞昱至大懼德曰此易與耳是日昱率其親兵犯西門以

入德與其弟青挺槍刺昱墜馬殺之盡降其衆

甲午太后詔曰吾以菲德託于東朝同聽大政蓋順權宜義非獲

已今大臣乃以吾逮事泰陵於屬為尊欲加吾以太皇太后之號

蓋名有循而失實禮有變而從宜今外侮憑凌國勢削甚願茲不

德損之又損尚懼無以答天心定民志豈可用承平故事以自尊

大三省樞密院其明諭吾意勿復有請詔文書應奏者並避隆

祐太后父名貶內侍官曾擇等于嶺南傳使人捕得擇等詔貶

擇昭州藍珪賀州高邈象州張去為廉州張旦梧州先是御史中丞鄭穀言臣竊惟黃門宦官之設本以給事內庭供掃除而已俾與政事則貪暴無厭付以兵權則慘毒不已皆前世已行之驗也故宦官用事于上則生民受禍于下匹夫抗憤處士橫議力不能勝然後羣起而攻之衆怨所集故其被害亦莫之救皆其自召之也本朝懲歷代之失祖宗以來不任以事崇觀之間始侵事權搖毒肆虐天下不勝其忿靖康之初羣起而攻之者庶民也建炎以來此徒復熾睿聖皇帝倉皇南渡江北生靈莫知所歸扈從之臣涕泣叩頭流血乞權駐蹕鎮江會兵聚糧以援淮甸以渡兵民睿聖俞允羣臣鼓舞方分事以治之際內侍陳恐動之言即特南來官吏兵民顛仆道途江北民庶號天無告怨怒所鍾駐蹕未安群起而攻之者衆兵也今陛下即位之初太后垂簾共政當原宦侍所以招禍之由痛革前弊蠲汰而清除之然後內外協安伏望聖慈特賜睿旨凡內侍之處大內及睿聖宮者並令選擇純實謹愿椎朴之人勿任以事惟令掌門闌備掃除而已官高職隆曾經事任招權納寵者屏之遠方輕者補以外任俾無浸淫以激衆怨則賞罰之柄自朝廷出而國勢尊矣仍告諭都統制官苗傅等自後軍法便宜止行於所轄軍伍其他有犯當具申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刑所以昭其尊君親上之禮而全其臣子忠義之節也疏留中不出擇行一程傳復追還斬之

曾擇等行遣日歷不載今以王庭秀閱世錄修入庭秀時為臺

官必得其寔也錄以為三月十六日事故附于此日歷鄭毅奏疏亦在十六日當是諫知擇等被執而上此疏也趙姓之遺史載此事于初九日丁亥恐誤是時毅未為中丞若擇等行遣果在此前則毅疏中不應又有屏之遠方之語今並繫此庶不抵牾按此史亦繫御營都副統制苗傳劉正彥詣都堂欲分所部代禁衛守虜聖宮尚書右丞張澂以為不可固止之傳等又欲挾上幸徽越朱勝非曲折諭以禍福且以忠義歸之傳乃已時傳正彥日以殺人為事每至都堂傳呼滿道從以悍卒行者皆避之馮輔再見傳正彥于軍中從容白之曰輔為國事而來今已再日未聞將軍之命願一言而決今日之事言之觸怒立死于將軍之前不言則他日事故愈大亦死于亂兵之手等死耳孰若言而死使將軍知輔非苟生者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不可誅鋤誅必受禍東漢末年事可考而知也二公一旦為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上春秋鼎盛天下不聞其過豈可遽傳位於襁褓之子且前日之事名為傳位其實廢立自古廢立在朝廷不在軍中二公本有為國之心豈可以此負謗天下少頃傳按劍瞪視曰金人之意在建炎皇帝令主上當極太母垂簾將復見太平天下咸以為是如張侍郎處侍從嘗建立何事而敢梗議輔曰太母深居九重安能勒兵與金從事天下自有清議太尉幸熟思傳益發怒正彥見輔辭色不屈即與王鈞甫馬柔吉引傳耳語遂諭輔曰侍郎欲復辟此事固善然須面議詞語甚遜翊日即遣歸朝官宣義即趙休與輔偕還遺張浚書約浚至抗面議 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

以勤王兵發江寧初傳等以詔召頤浩赴行在命以所部付楊惟忠頤浩知其意才以羸弱千餘人授惟忠自將精兵萬人討賊至

是發江寧而府中揭榜尚空年號按頤浩以帥守赴行在故例當是漕臣攝府事未知即李謨否

建康知府題名中不見俟考其屬請以族行頤浩不許但與其從子擢俱使掌

文字之職頤浩躬擐甲胄據鞍執鞭誓衆士皆感勵師次句容驛

頤浩授筆記起師之日且大書建炎之號諭縣令採石刻之以堅

將士之心先是張浚三遺劉光世書諭以勤王且遣參議軍事楊

可輔至鎮江趣之光世不報是日張浚被朝旨領張俊人馬從浚

所請也節制司幹辦官楊晟惇請多出文榜開諭杭州軍民使之

自新浚從之初保義郎甄援在城中竊錄明受詔赦及二亮撤

書以出至餘杭門為邏者所得苗傅命斬之援笑曰將軍方為宗

社立功柰何斬壯士傳嫚罵且詰其故援曰今誤國姦臣多散處

於外願賫將軍之文糾忠義之士誅漏網以報將軍耳傳意解正

彥曰此未可信即使人拘之居數日防禁少緩更衣踰墻而出至

是見張浚于平江援詭言嘗更服見睿聖皇帝于別宮上謂曰今

日張浚呂頤浩必起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必竭力相輔語令

早來詞旨甚切浚微察其意不復窮問即遣詣張俊軍俊與其將

士聞之皆感慟浚遂令援徧往韓世忠劉光世諸軍宣諭援明辯

善為說詞諸將人人自以為上所倚望感泣爭奮繇是士氣甚振

援事迹云劉苗之變經三日援遇馮輔于市謂之曰今凶焰方熾

公以布衣掉三寸舌忠則忠矣忍力不能回徒死無益援將連衡

外援連趨近境使知有所畏然後酌以大義責之庶其悔禍自請
反正輻深然之遂握援手至此時援已拘矣况輻定館馬柔吉所
作亂後十日輻乃至抗中如此戰國說士之辭恐不能無飾說今不
亦不在舟中援所記本末如戰國說士之辭恐不能無飾說今不
盡取平江寔錄援至平江寔錄援至平江
在十七日乙未而援事迹在甲午今從之

乙未責授秘書少監衡州居住黃潛善再責鎮東軍節度副使英

州安置降授中奉大夫錢伯言責軍器少監分司澧州居住秘閣

修撰江淮發運副使呂源除名邵武軍羈管時御史中丞鄭毅論

潛善與汪伯彥均於誤國而潛善之罪居多今同以散官竄謫湖

南伯言與黃願皆棄城源與梁揚祖皆擁兵而遁今願羈管揚祖

落職而源伯言未正典刑故有是命言者論伯言未已遂責海州

團練副使永州安置伯言永州之貶日歷不書此以紹興二年九

祠狀稱明受年而刑部檢舉以為兩浙轉運副使劉寧止所奏據
日歷寧止此月甲申已除左司諫或是未遭變時所奏後來檢舉
行遣亦未可知以不議大夫黃潛厚責授秘書少監分司道州
見本日故附此當考

居住以殿中侍御史王庭秀論其賣官售寵也 詔申嚴諸路民

兵火甲之令以廸功即吳樞薛稷言其可以備盜也仍令提刑司

點檢 是日呂願浩引兵至丹陽劉光世引部曲來會金部郎中

李迨自鎮江馳至偕行

丙申韓世忠以所部至平江初世忠在常熟舟中聞張浚遣人來

被甲持刃不肯就岸取浚及統制官張俊所遺書遣人讀之世忠

乃大哭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舟中士卒皆奮世忠見

浚曰今日大事已成世忠與張俊以身任之願公毋憂世忠欲即

進兵浚諭之曰事不可急投鼠忌器急則恐有不測浚已遣馮轄
甘言誘賊矣能克小歷云始王淵識韓世忠於微特待之絕等至
忠誠最著故首有便去救官家之語及臨平之戰身在前賊張
行皆緣國事非但感王淵疇昔之恩而為之復讎也今不取
彥寇和州統領官王德聲言往廬州即日進發行三十里彥眾稍
息飲酒大醉德伺知之率數百人徑入彥之眾不能執戈彥與數
十騎遁去至宣化為人所殺德又并其軍先是朱勝非在平江
嘗以蠟書招德劉光世又以告身數通及所被服戰袍細甲等遺
之德遂將所部自采石渡江光世得之其軍復振朱勝非閑居錄
制官王德張和尚二軍合攻和州城垂破蠟丸先至德軍是夜德
率眾來攻德引眾四百至和州時張育據城以檄招德德不肯應育
親奮莫不歸心俄而賊張和乃斬育致書曰昔張育殺我骨肉我
家復讎德以書譬釋不聽乃斬育家人遣送其首又曰此是育一
和尚為鄉兵所殺盡降其眾德乃引所獲兵十萬濟江見光世分
為六軍軍殺復振此所云與閣居錄全不同野記所稱張育即前
不止慈州張昱也張和尚即張彥也按劉光世部曲雖散恐彥趨平
江以德為前軍統制光世因言苗劉逆狀德曰救亂之軍當百舍
一息請先率輕兵由桐川趨餘杭出其不意則擒二賊易於反掌
光世以諸帥之議已定遂不從

丁酉馮轄與趙休偕至平江張浚得二賊書率皆不情之語其中
云苟可安社稷利國家救生靈息兵戈傳等當聽命馬柔吉王鈞
甫亦同致書浚得之即欲携親兵至杭與賊面決張浚韓世忠皆

告以賊知主盟在公勢必加害願勿聽呂頤浩劉光世書至皆報以軍行是日呂頤浩帥師次常州與守臣周杞約治兵扼其險要先是文林郎監常州倉趙雋之聞變請於杞率宗室數十人詣秀州見權兩浙提點刑獄公事趙子璘請團結兵民勤王子璘不從事遂止杞因命雋之措置大軍錢糧以竦頤浩趙雋之事以紹興四年六月丙戌嗣濮王仲湜所奏修入

戊戌御營平寇前將軍韓世忠以所部發平江初苗傳聞世忠自海道還以都統司檄命世忠屯江陰世忠至平江即詭為好詞報傳以所部殘零人馬不多欲赴行在傳大喜許之是日張浚大犒世忠及張俊兩軍酒五行罷浚引諸將至府園屏左右問口今日

之事孰逆孰順眾皆曰我順彼逆浚曰若迷天悖人可直取浚頭顧歸賊聞以觀察使求即日富貴矣不然一有退縮當以軍法從事眾皆諾初沐陽之潰世忠部曲皆散幾不能軍浚以其兵少命前軍統制張俊以統領官劉寶二千人借之平江實錄云世忠軍先發更益以張俊甲軍千人而世忠碑云張俊遣兵三千人勤王二書不同今從勤王記朱勝非開居錄二函言韓世忠自江北敗歸部曲無百人却于張俊處借得雜兵五百人世忠發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千里甲士盡載七百人恐非其寔

其上軍勢甚振浚慮傳等以偽命易置乃令世忠偏將張世慶搜絕郵傳凡自杭來者悉投之水中

己亥募民入錢五萬緡補通直修武郎用兩浙轉運副使劉誨請也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廣復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

充樞密都承旨兼知鎮江府蒞條畫防秋事畢之任先是朱勝非
令廣至傳正彥軍中察人情向背故復用之 是日張浚復遣馮
輔入抗移傳等告以禍福使之改圖先是傳又遺浚書云朝廷以
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事非侍郎其孰當之請速赴行在浚報
書曰自古言涉不順則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則謂之震驚宮
闕至於遜位之說則必其子若孫年長以賢因託以政事使之利
天下而福蒼生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伊
是霍光之任是也若不然則謂之大逆族矣凡為人臣者握兵在
手遂可以責其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豈有是理也哉今建炎
皇帝春秋鼎盛不聞失德於天下一旦遜位似非所宜浚豈不知
廢置生殺二公得專之蓋其心自處已定言之雖死無悔嗚呼天
祐我宋所以保佑皇帝者歷歷可數出質則金人欽畏而不敢拘
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天之所與孰能廢之願二公畏天順
人無顧一身利害借使事正而或有不測猶愈於暴不忠不義之
名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初浚發書及所措置事皆託他詞未敢
誦言誅之傳等雖聞大集兵猶未深信得此書始悟見討奏請誅
浚以令天下始張俊所部統領官安義陰與傳合欲代俊而奪其
兵乃斷吳江橋以應賊浚即令韓世忠屯秀以伐其謀世忠至秀
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傳等始懼先是秘書省正字馮檝嘗與
直龍圖閣黃檟軍器監葉宗諤密議欲說二賊令自請復辟宗諤

以為然因市小舟欲見浚於平江而不得出有承議郎直秘閣范仲熊者冲之子也嘗為河內丞陷金得歸舊厚王鈞甫馬柔吉二人諷顏岐薦上殿除吏部員外郎檄問仲熊以鈞甫柔吉之為人仲熊曰鈞甫疎柔吉直檄曰因此說二將可乎仲熊曰軍中氣盛未可庚子檄再扣之仲熊曰可矣近日遣人出問卜是必有所疑也

辛丑內降詔書畧曰永惟內禪之初恭奉太上之旨責躬避位事理甚明訪聞有侍從掌兵之官不能曉授受本末弗計宗社安危輕易以惑人心遷延而違詔命惟爾將帥士民各宜體悉期救無虞傳等聞張浚將起兵乃下是詔 新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

使定國軍承宣使韓世忠為定國軍節度使依前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新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寧軍承宣使張俊為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二人皆以深曉內禪大義不受張浚誑誤故有是命此以日歷反張浚復辟記林泉野記參修詔新除禮尚書張浚

陰有邪謀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令平江府差兵級防送經由行在赴貶所中書舍人季陵當制有輕脫囑謀之語時兩宮音問幾不相通太母忽遣小黄門至睿聖宮白曰張浚早來不得已郴州安置上方啜羹不覺覆羹於手初傳得浚手書即請絀浚右僕射朱勝非沮止之至於五六及是傳等至都堂見勝非且言浚見詆為逆賊所不能堪如呂樞密則曉事意欲殺浚勝

非見其悖甚恐生他變謂之曰罷張兵權而以付呂樞密必無事

矣傳意稍解遂有郴州之命人朱勝非開居錄云三月二十日上

十一日王世修至云軍中已定便書詔之類余曰事固定亦當

之然一日請車駕須有禮儀反奏而外示閑暇公自與事每定議

擇一吉日大抵事重成當內急都堂顯白指揮迎請合有章表二

余思之須自作一狀語執政皆曰善方議擇日忽平江傳檄指名

函亦須自來人以數十本傳城中二得之忿怒蓋自遭變故五日

而得鈞南人日而事得本修月事定二事六人不相違出心無

等前日得此檄便和金事端以息通革本朝人使指江與諸王所

作商議無何大賊使不來小使欲通革本朝人使指江與諸王所

直以某等為逆賊使不來小使欲通革本朝人使指江與諸王所

却來迎請廢本心反欲先作一率本朝人使指江與諸王所

心既飲錢物不可勝計以稿先忠名悉自行分受朝夕勤會無憂

于張俊處借得已集何五來韓世忠前向軍來秀州且欲反正後

為功掩其前過今已多日恐人議論故作此檄且欲反正後又聞此

以而論之張俊之意辭氣忿戾與非常却謂名將報朝起行伍不知

體者不罵國亂可知矣二統制能謂家法即張侍郎之意渠便悅

色傳曰乞朝廷回此檄余曰如必能遵家法即張侍郎之意渠便悅

罷以兵樞付呂樞密必無事矣世忠曰進也且文張侍郎之意渠便悅

若行遣張俊為軍中雪恥無事矣世忠曰進也且文張侍郎之意渠便悅

大駭曰事已成觸動後怎奈何批旨遣于是禮部侍郎朝極事又是

未也世修謂是傳等得後事者蓋一日所遣書有大逆之語而為此

御營都副統制苗傳劉正彥之意二人出入都堂殆無虛日昔王

堂議事御史中丞鄭毅奏疏言臣訪聞朝廷近日差除行遣多出

亦稱沒坐私書被責與復剛潤修入鄭毅有柳州之命此得其寔但

非力沮其事于五六遲留凡書立乞誅而稱呂勝斥官之罪張

以日計之亦復參差今且剛潤修入鄭毅有柳州之命此得其寔但

亦稱沒坐私書被責與復剛潤修入鄭毅有柳州之命此得其寔但

亦稱沒坐私書被責與復剛潤修入鄭毅有柳州之命此得其寔但

亦稱沒坐私書被責與復剛潤修入鄭毅有柳州之命此得其寔但

亦稱沒坐私書被責與復剛潤修入鄭毅有柳州之命此得其寔但

亦稱沒坐私書被責與復剛潤修入鄭毅有柳州之命此得其寔但

亦稱沒坐私書被責與復剛潤修入鄭毅有柳州之命此得其寔但

亦稱沒坐私書被責與復剛潤修入鄭毅有柳州之命此得其寔但

亦稱沒坐私書被責與復剛潤修入鄭毅有柳州之命此得其寔但

亦稱沒坐私書被責與復剛潤修入鄭毅有柳州之命此得其寔但

亦稱沒坐私書被責與復剛潤修入鄭毅有柳州之命此得其寔但

亦稱沒坐私書被責與復剛潤修入鄭毅有柳州之命此得其寔但

亦稱沒坐私書被責與復剛潤修入鄭毅有柳州之命此得其寔但

亦稱沒坐私書被責與復剛潤修入鄭毅有柳州之命此得其寔但

亦稱沒坐私書被責與復剛潤修入鄭毅有柳州之命此得其寔但

亦稱沒坐私書被責與復剛潤修入鄭毅有柳州之命此得其寔但

淵康履之交結黃潛善汪伯彥之自謀皆以謂舉天下不能動搖
殊不知人怨神怒禍變之起易于反掌今廟堂之上請託干與行
而不疑者必以謂兵之強足恃是未之恩也嬴秦王莽非不强也
陳勝一呼秦不及支昆陽一敗莽卒授首其足恃乎祖宗之德澤
垂二百年今雖潰兵散卒為盜未有一民奮臂其間者戴宋之德
不可忘也惟順民心共尊王室乃可長久望戒諭將帥之臣無以
私請干與朝政先是傳使其黨建言凡臺諫章疏乞露名行下蓋
欲言者懼二兇不敢斥言其罪鼓疏入不出鼓見太后請降付三
省后乃出其章示傳正彥傳正彥銜之按鼓此疏以甲午上未知何日降出今因論張浚事
附反是又請留呂頤浩守金陵張浚不當貶太后令鼓至都堂與

宰執議朱勝非等唯唯鼓再上疏言浚特以私書與傳正彥往來

切磋而為忠義今峻責之是堅天下之疑心以動四方之兵也日

載此疏于十六日甲午尤誤不報鼓遂遣所親奉議郎謝嚮嚮初見二年變姓

名為賈人至平江具言城中事令遲重緩進使賊自遁無致城中

之變浚然之或曰乞露名行下臺章時人以為范仲能請也王庭

世錄云仲能與王世修張達王鈞甫馬柔吉皆締暱五日之事仲能寔與聞按仲能嘗為朱熹所取恐必不然以馮檝臨安錄考之仲能固與軍中迹熟然必不至與其逆謀今不取御營都統司統領官苗瑀參議官馬

柔吉以赤心隊及王淵舊部精銳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兵朱勝非

云十六日王世修見余于私第詰旦早朝留身且奏世修語是日

午間二函到堂曰聞韓世忠領人干餘人來秀州出言不善余曰出

何言二函曰欲屠我杭州一城人傳曰舍弟見充軍前將官極驍勇

拒之于崇德縣余曰瑀是何人傳曰舍弟見充軍前將官極驍勇

平日不伏世忠願去對敵設使交兵必擒世忠來余大笑曰公等
何言之誤也世忠誰家將所部誰家兵豈可苟聽少年輕銳之言
而不顧國家大利害乎平江勤王兵甚盛聞此中寧靜朝廷疑
畫軍中聽煩故遲遲其來借使瑞能出兵世忠大軍必繼進此
阻玉石俱焚矣少頃瑞至問故瑞欲出軍為國生事瑞曰世忠
日揚州統兵四萬餘人運糧近十日將四千餘人自蘓州界江
陽軍聞金兵南來不戰而潰近日將四千餘人自蘓州界江
敗事如此自當誅戮高敢妄言毀辱諸將瑞實不即賢先有罪矣
曰國事既平方可正罪彼方稱勤王遽遣兵擊回即賢先有罪矣
瑞曰若突至城下豈不驚擾余曰朝廷當任責賢無慮左右報已
迫日晚朝遂揖退按張俊復辟七日聞世忠至秀州必誤記疑勝非與
二免詰難不在此日又勝非既不許其出然韓世忠挹秀州張俊
則瑞與馬柔吉何以復在臨平此事當考然韓世忠挹秀州張俊
前軍在吳江賊氣沮矣時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總舟師與統領
官陳思恭亦自華亭進發張俊又親作蠟丸書云不得驚動三宮
聖駕後書名張俊亦書名募人賫赴管軍左言等八人慮傳等因
大軍之入或有他變書皆未達是晚馮輔至臨平馬柔吉見之
曰君尚敢來邪昨旦張侍郎有書來詞亦委曲二公大怒且發兵
出抗矣輔曰張公無他意大率欲規正故不得不激切柔吉意少
解夜二鼓柔吉與輔俱縋入城翌旦與傳等議于軍中主世修不
可欲拘輔不遣俊繆為書遺輔云俊近發苗都統書論列睿聖皇
帝事反復數百言適有客自杭來知二公於朝廷社稷初無不利
之心甚悔輕易未識體察否然俊無他也欲此忠義大節終歸二
公無使他人為之會見望致意傳初謂有他謀發書無異詞遂大
喜輔由是得免壬寅尚書左丞盧益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
嵩山崇福宮初議遣益出使朱勝非諭使力辭遂有是命云益行政

府欲損禮求和於金益奏如封冊正朔之文割地稱臣之禮犒軍
歲幣之數建都屯兵而將士之體不鮮執議不回因責授梅州安
計庶中興之業復其官能克小歷附此事於益初罷政時而日歷
置之季陵外制集又有路允迪責授散官英州安置制詞畧云習
無敵情嘗講和戎之利往將使指庶叔存魯之功豈謂股肱翻成
項領未如此時否今並
附見當求它書考證之

遺棄故也迪功即吳若言今渡江而東敵勢方張天未悔禍借有

韓白之勇決蕭張之沉鷲亦未可遽為進據中原之語惟當行阻

江固守一策耳阻江之術莫如木柵可以速就侵水際一二丈以

大木為柱而銳其上小木支撐交格乎其間銳上則敵不能踰支

撐交結則我於其內可以施弩而敵不可入侵水際一二丈植之

則渡水登舟者無所措其手足且木雖大小相格而勢不相並順

風縱火者所不能焚群木植立相扶砲車所不能壞更使厚踰於

犬則敵之長槍俱廢矣但須沿江可渡處一一為之只此一事當

用浙西民力十分之一乞毋暴其說先遣使泛諭民出財助國財

既入則官自募工瓦材而急成焉詔沿江諸州相度尋以若為承

奉即若初為諸生嘗勸張邦昌使諫上皇以花石之擾邦昌不聽

乃言於邦昌之夫人鄧氏鄧氏愕然曰吳即風邪何忽如此靖康

初除太學正上疏論宰相吳敏徐處仁之罪坐斥去及是以與邦

昌連姻故召若初見二月戊午其改官未見本日今附是日呂

頤浩軍行至平江之北先是頤浩以所部萬人發江寧府道募得

三千人與俱熊克小歷云頤浩至平江府兵凡至平江之北四十

三萬人誤也今從臧梓勤王記

五里張浚乘輕舟逐之道遇小舟得郵同屏人發封乃浚郴州謫命蓋賊以浚限截往來文字故更遣使臣自湖州轉遞以來浚得之恐將士觀望不盡力呼書吏曰朝廷趣赴行在為我申即日起發浚見頤浩相與對泣以大計咨之頤浩曰事不諧不過赤族頤浩曩諫開邊之失幾死宦官之手承乏漕輓幾陷窮邊之域近者倉卒南渡舉室幾喪今日為社稷死豈不甚快耶浚壯其言頤浩即召其屬官李承造於舟中草檄而浚為潤色之臧棹勤王記頤浩之北庚子至平江張浚復辟記頤浩以二十四日宿平江之北二十五日至平江二書不同凡差三日棹所記恐誤按棹序云以頤浩私記事跡并張浚李承造即彪勤王記參照編類內有日月差異處親稟頤浩得其次序然今以諸書互相參考則浚責郴州之命在二十三日辛丑若頤浩果以庚子至平江則初苗傳聞韓浚責命尚未下安得舟中已見郵筒也今從勤王記初苗傳聞韓世忠在秀州取其妻梁氏及其子保養即亮于軍中以為質朱勝非聞之乃好謂傳曰今當啓太后招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人益安矣傳許諾勝非喜曰二凶真無能為矣此以勝非開居錄修七日恐誤今依日歷附二十四日壬寅日歷稱世忠妻在抗世忠使人召之傳不與張浚復辟記云傳質世忠家屬以太母命遣其妻往世忠所囑之還朝二書復不同以太后召梁氏入見封為安國夫人錫予甚渥后執其手曰國家難艱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清巖陞梁氏馳出都城遇苗翊於塗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棹其耳梁氏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俄而傳等遣使以麻制授世忠世忠曰吾但知有建炎豈知有明受斬其使焚其詔又遣使持麻制授張俊械以送獄馮轡又說王鈞甫曰此

事若了在他入公何以贖過鈞甫頗以為然 五丈河舟師邵青素為盜甚得其徒之心亂後聚舟往來淮上至是入泗州城掠其金帛而去青濟南人也

癸卯太后詔睿聖皇帝宜稱皇太弟領天下兵馬大元帥復封康王皇帝稱皇太姪監國御營都統制苗傅副都統制劉正彥並賜鐵券時傅正彥聞勤王兵大集意甚懼呼馮轡議復辟轡知其可動即見朱勝非白云今國步艱難當以馬上治之今日之事當以淵聖皇帝為主睿聖皇帝嘗受淵聖詔為大元帥宜仍舊少主為皇太姪太后垂簾時有持服奉議郎宋邴等數人上書亦如轡意勝非令轡與傅正彥計之傅正彥許諾即日遣張遼與轡詣都堂勝非猶疑之未敢應劉正彥王鈞甫聞之趣傅詣都堂見勝非鈞甫與馬柔吉佐其言勝非大喜答以二太尉有意如此宗廟社稷之幸勝非晚朝遂以太后命召傅正彥鈞甫轡同對傅正彥言今日之事安國家卹生靈禦強敵若便此三者臣萬死不辭鈞甫言傅正彥忠有餘而學不足轡奏言如對勝非語又請褒傅正彥如趙普故事太后勞傅等且許之少頃趣召百官宣太后詔略曰敵人以睿聖皇帝不當即位兵禍連年今宜稱皇太弟領大元帥皇帝稱皇太姪監國太后臨朝聽政退避大位務在息兵此詔語據世錄制出在庭愕然御史中丞鄭鼐殿中侍御史王庭秀欲留百官班論之而臺諫惟鼐等二人遂不果時大雨百官冒雨朝上于睿

聖宮勝非等奏事議論幾數刻上曰必若此傳之後世豈不貽笑

哉張達退謂苗傅曰趙氏安矣苗氏危矣王世修亦以為然傳遂

易初議遂降詔四月一日復辟臣謹按王庭秀閱世錄二十五日

集百官宣詔翌日乃用庭秀等言改為處分兵馬重事二書不同

是時庭秀為臺官其所記必審今從之閱世錄又云宣制畢乃朝

上為聖宮而趙姓之遺史云百官失色臣謹按鄭毅奏疏云昨日宣示詔

書班退詣合聖宮云與進士馮輔特補奉議郎守尚書兵部員

外郎賜緋更名康國勝非居錄云三月十四日張浚在平江遣

進士馮康國持奏并申都省乞主上貶損位號柔服金朝康國參

布衣來且康國自言與浚皆蜀人相從日久或欲成就官爵耳太

後曰有何功勞便要官爵余曰昨夕思之賊氣已讐大事有緒所

數二者英威正當張大外援今召浚優詔使平江知時事之順中

合勢事乃易圖太后曰與何官余曰乞授通直郎仍遣回按此所

章服太后曰甚好明日引對悉與之時除兵部員外郎即官賜緋

云則康國除命當在十六日也事訖有旨除官得便除官焉撤

臨安錄云康國奏知太后大元帥事訖有旨除官得便除官焉撤

時耳能克小歷繫於十四日王辰蓋承秀錄之誤藏梓勤祕書

王記云四月壬子進士馮輔授京秩此尤差誤今並不取

省正字馮檝至都堂見朱勝非言聞大計已定士大夫皆能言惟

恐軍衆尚有疑阻勝非曰何自知之檝曰過計耳欲入其軍傳道

朝廷之意以諭衆勝非曰大計已定諸軍初無疑阻若擅入營寨

生事當收君下獄檝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浚計事勝

非不許錄云檝說與康國昨日請為大元帥已移得兵權固善矣

然名尚未正并猶在睿聖宮何似我與你同姓說賊復辟我有策
可以回之康國曰極力止此却何可進矣當面報張侍即今圖之
曰只恐張侍即未必有策我朝廷今日已信你未必信我蓋前未
朝堂全許我出見張侍即朝廷今日已信你未必信我蓋前未
以此意撼張右丞渠不領解又曰朱丞相欲詣府第稟事丞相嘗
累日頭昏不在府第見客有事只就此說據見衆宰執同坐此語
如何漏泄語出即殺身遂已今你言已驗說我同姓丞相是
必從則來早便報來次日早等不至食後方來云朝堂不肯是
日呂頤浩張浚議進兵韓世忠為前軍張俊以精兵翼之劉光世
親以選卒為遊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遂以勤王所為
名頤浩浚傳檄中外曰恭惟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開基
創業真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厭昨因內侍童貫首
開邊禍遂致敵騎歷歲侵陵逆臣苗傅躬犬豕不食之資取鯨鯢
必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為廢立之謀劉正彥以孺子狂生同
惡相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惟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
聞亂登門再三慰勞而傅等陳兵列刃兇焰弥天逼脅至尊倉皇
避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衛皆至於掩泣詔
書所至遠近痛心駭戾人情孰不憤怒顧惟率土何以戴天况傅
等揭榜闐市自稱曰予祖宗諱名曾不回避迹其本意實有包藏
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帥劉光世引部曲之衆張浚治兵於平江
韓世忠張浚馬彥溥各率精銳辛道宗永宗陳思恭總舟師湯東
野周杞據扼險要趙哲調集民兵劉誨李迥餽餉芻糧楊可輔等
參議軍事并一行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惡師次虜州四
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帝亟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

吏軍民等當念祖宗涵養之恩思君父憂廢之辱各奮忠義共濟
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係傳等偽命及專擅改元即不得施
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建炎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朝奉大夫權
發遣常州兼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周杞新除左武大夫觀察使兩
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秘閣修撰知平江府兩浙西路兵馬鈐
轄湯東野寧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
前軍統制張俊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廊延路馬步軍總
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試尚書禮部侍郎充御營使司參贊
軍事張浚新除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制置使
劉光世新除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呂

願浩臣謹摺叩本摺書係三月二十四日呂願浩勤王記云己亥

十四日草檄書二十六日傳檄內外二記復不同蓋浚誤以此月

為大盡故差一日其寔二十四日壬寅草檄書二十五日癸卯乃

爾發遣廸功郎王彥覺持檄諭江寧府廸功郎洪光祖諭越州修

武郎張復諭湖州遠方入遞傳發又遣統制官張道率兵三千人

屯湖州安吉縣以分賊勢光祖丹陽人也初願浩至平江張浚見

之涕泣曰主上待我輩厚今日惟以一死報國日夜望樞密之至

以為盟主願浩慰勉之是日劉光世亦以所部至平江光世見張

浚相與釋憾傳計不行張浚復辟記云初苗傅為光世與韓世忠

為已用而浚世忠三人盡釋憾交權傳計不行按光世至平江時

世忠已在秀且二人終身未嘗釋憾交權浚不應誤但其上此記

是言之耳今畧刑潤令不失寔先期告請使黃大本等過平江呂

頤浩問上起居狀大本反稱美傳等且告言廢立之謀乃械以送
獄事平釋大本以為貴池丞朱勝非閑居錄云二光趣遣使勝非
所太后喜已而遣迪功郎胡樞充小使密戒之至平江樞遣人賈
狀來云為勤王所拘留文字亦取去余令編呈二光自此使議遂
息勝非所云胡樞又與日歷不同而臧梓所記乃云宮儀圍安
進士二人借官則似指大本及吳時敏也更須詳考

邱縣權知密州杜彥引兵救之其徒李逵吳順皆不從曰儀衆甚
盛未可與戰彥曰見敵不擊何以威衆遂行至潞石橋與戰大敗
彥盡喪其步軍儀忿之遂屠安邱縣彥還密州逵順責其喪軍拒
不納彥欲引去而馬軍皆有家屬在城中出言紛紛逵開門納之
乃殺彥梟其首逵遂領州事

甲辰御史中丞鄭穀殿中侍御史王庭秀抗疏論睿聖皇帝不當
改號穀言探聞得詔書之意廼遣閤門宣贊撫諭將臣韓世忠歸
道世忠之語稱須得太后陛下詔睿聖皇帝為兵馬大元帥方不
進兵朝廷大臣進議以謂若為大元帥則當稱臣不欲以子臣父
遂併降今上皇帝為皇太姪睿聖皇帝乘正統嗣天位已二年矣
一旦尊而為太上皇以太子嗣位太后陛下垂簾同聽政雖出倉
卒之間於禮猶順今遽降而為大元帥則內外百官曰將曰昔日
所臣事者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於古無所取法行之於今
實逆天道今欲如唐之睿宗以太上皇聽大事如舜既禪位命禹
徂征有苗為法天下孰以為非伏望收還昨日手詔命將相百官
請睿聖皇帝以太上皇聽國之大事陛下仍舊與今上皇帝同聽

政以安仁心若詔書頒行則天下聞之無君矣貢賦不入唱義而
起兵者皆是也雖有智者不能為謀庭秀言女真落食我國將帥
之臣不能北向發一矢乃假其疆暴脅制朝廷願還前詔宣召百
官儼列儀衛詣睿聖宮恭請皇帝還御治朝總攬權綱有異議者
即戮以徇如迅雷之發不及掩耳俄頃之間大事定矣是日早鼓
獨對為太后言今既降位號則乘輿服御亦皆降殺豈將易赭服
紫耶退與庭秀復上疏力爭午刻疏入太后召鼓與宰執同對策
前鼓乞次召庭秀太后諭曰今日之事且因百僚論列大臣商量
欲令睿聖皇帝總領兵馬耳鼓等奏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號
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因未有旬
日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位號者也太后曰必中丞未嘗見諸
人文字相公可同至都堂視之既至朱勝非自於青囊出宋邴等
所上書以示鼓庭秀鼓等力言昨日詔書不可宣於外必召變勝
非與執政顏岐王孝迪路允迪皆在坐尚書右丞張澂獨曰若以五
日時事勢豈爭此名位耶澂欲行出鼓等共止之夜王世修亦詣朱
勝非府爭之事遂止

乙巳制曰朕以幼冲仰膺付託今承太母慈訓及覽宰執侍從內
外將帥奏陳謂睿聖仁孝皇帝頃自靖康之初實總元帥之重早
緣推戴繼遂纂承比以強敵侵陵生民荼毒深自損抑發於至誠
既退處於別宮以釋言於大國惟淵深之命孰敢廢而臣庶之願

不可違若止仍太上之稱何以慰天下之望今恭依太后聖旨請

加上太上睿聖仁孝皇帝處分兵馬重事馮康國以問朱勝非曰

勿與較其寔一也日歷此詔在二十八日丙午恐不應遲留如此

下詔當在先今從王庭太后詔勿避父名罷孟忠厚提舉延章

一行事務朝請郎陳戩為監察御史御營前軍統制張浚以

勤王兵發平江殿前都指揮使制置使劉光世繼之呂頤浩與張

浚餞于門外登樓閱兵器甲鮮明士氣銳甚聞行在已有復辟之

議復辟記二將出師在二十八日今從勤是日勤王所檄至湖

州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葉夢得行舟碧澗堂下召守

臣梁端通判州事張燾及寓客龍圖閣直學士許份徽猷閣直學

士曾楸徽猷閣待制致仕賈安宅等謀之夢得欲與端等共為一

檄調諸縣射士勤王而留平江檄書不發安宅曰時已後矣此事

豈可欺人直秘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曾紆聞之亦勸端張榜趣用

建炎年號於是夢得引兵次平望以俟呂頤浩張浚之至欲與俱

燾亦從之會舟師壅隔不得前夢得乃止時已召楸為翰林學士

安宅為吏部侍郎二人皆不赴楸除學士在此月十六日安宅之

與差遣足明除命在三月也大率史於偽楚及明受兩次差除多

不盡載今有可考者具書之其辭受是非則稽之以事而可見不

實也傳遣兵三千屯湖州之徑路曰小林以扼援兵來路又調

兵於輔郡端用紆計械繫其使者不與兵紆布子也曾紆賈安宅

紆墓誌及紆所撰辨猶豫記并紹興三年正月賈安宅分折狀參

修苗傳屯兵小林亦以紹興三年十月甲申御史臺與鄭大年改

正復官
狀修入

丙午尚書禮部侍郎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同知樞密院事翰
林學士李邴御史中丞鄭穀並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邴嘗見管軍王元密令出禁旅擊賊元懦怯不能從於是朱勝非
留身奏邴穀近遷人皆知其助朝廷之故今諸軍已定乞並除執
政顯示中外太后曰可勝非曰自来執政除命出自禁中臣不敢
擬進太后曰待批出勝非曰仍須處分日下供職午間內降如所
請浚不受張浚除同知樞密院事其除在四月庚戌樓浚自撰復辟記云三
十日奉聖旨除臣同知樞密院事其實二十八日除在甲辰邴之除在丙
命但浚以為大盡故差一日也書歷之除在甲辰邴之除在丙
午秀水錄在二十六日甲辰二書是日呂頤浩張浚以大軍發
不同今從趙姓之遺史並附丙午

平江

丁未宰相朱勝非召苗傅劉正彥至都堂議復辟事熊克小歷載
七日乙巳蓋因朱勝非閑居錄所記也按日歷四月一日宰執奏
狀稱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召苗傅劉正彥等到都堂諭以馮聖
皇帝當還尊位苗傅等一皆聽從則在二十九日丁未矣以馮聖
臨安錄考之亦是此日或者勝非移此事於張浚未發平江之前
以城中先有定議不待外兵之逼也但奏牘所載差互不同爾若
勝非調護曲折蓋已悉書之靡有遺佚惟此一書勝非分作四月
甲辰宰執聚議乙巳召二凶赴堂丙午王世修持奏狀赴漏舍丁
未下詔朝別宮今依奏狀併於二十九日丁未書之庶不失實
傳正彥之反也王世修實為之謀畫及外兵至憂懼乃急請復辟
以自解此據前一日執政聚議召二凶顏岐李邴猶慮其不至及
是勝非令行首司發帖子召傅正彥世修及王鈞甫馬柔吉張達
詣都堂會秘書省正字馮檝見傅于軍中且貽傅正彥書大畧謂

今張樞密握兵在平江遣馮郎中來請上為大元帥意在於復辟而後已也元帥姑為皇帝主兵之漸耳兵權既歸睿聖皇帝然後下反正之令太尉能違之乎如不可違是使他人有復辟之功而自處以廢君之罪如或違之近則張樞密遠則杜克王庶張深張嚴楊進李彥仙杜彥蓋進之徒咸起問罪之師可亦一一為建節旄便能已其事乎太尉結睿聖一人之怨是與天下為讎也與天下為讎則召天下之兵也宜矣昨馮郎中乞太后賜太尉誓書鐵券太尉勿謂受太后誓書鐵券便可保無虞也太尉結怨於睿聖皇帝儻未復辟上猶在睿聖宮何解皇帝之怨惟太尉自請反正而得皇帝親賜誓書鐵券則無後患矣太尉儻從不肖之請當為宰相言之若出外則許提兵而行若欲在朝亦不解今日軍政皇帝賜誓書鐵券之外更請御筆赦太尉擅誅內侍之詔盡置內禪之事而不言使天下無得而疑太尉宰相必能為太尉辨之也如此身亦可全名亦可保不然則浹日之間必制於他人之手矣傳正彥唯唯此據馮檄臨安錄遂詣都堂勝非語之曰反正事已定日迎請朝廷百官皆有章奏公自可別作一章傳面頸發赤慚慙無語回顧正彥正彥起曰前日所請本為和金今使命雖不通未嘗更遣遽請反正前後事體相違勝非責之曰和金之使既無路可通況事已彰露州縣誰不知之且勤王之師未來者使是間自反正耳前日王淵不當作樞密人情猶能如此今日之事孰為輕重不然

下詔率百官與六軍請上還宮公等六人置身何地平時為將帥者皆賴國家官爵號令故能使人一旦是非曲直既分雖三尺童子皆知去就將校軍士必不能誑惑正彥却立不對傳長吁曰獨有死耳勝非以二將反覆責世修以言逼傳傳不能答勝非乃令堂廚具飯命世修即廡間草奏持歸軍中自準備將已上皆書名已上據勝非閑居錄修入閑居錄又云余語執政曰已備下昨夕先與老母別矣諸公曰何謂也余曰他日當知之親兵將官徐建者引首屢探堂中余曰此即下策所用之人也是日宮中堂門皆密為備二凶若敢不從闔兩重門盡行勤戮然後單騎至諸寨招拊既定固無事萬一更有變亂不可知耳諸公皆曰非所及也

執政既朝至漏舍世修持軍中請復辟奏狀納勝非勝非進皇太后極喜曰吾責塞矣勝非即召詞臣張守至都堂與李邴分作百

官章三奏三谷及太后手詔與復辟赦文皆具馮攝臨安錄云撮之意遂往都堂要以此事稟宰執到客位有榜云侍從而下皆不見亦為二賊先已在堂內議復辟事所以不見客移刻二賊出朱丞相亦出機近前白丞相有緊急事拜稟丞相云只早晚朝可來幕次說機後到宰執幕次有七人同坐機稟宰相云早晚朝可來幕苗劉自請皇帝復辟二賊已聽從惟是許其四事乞相公為辦之丞相云四事謂何攝云一則提兵而行四許以皇帝親書赦其擅誅內侍之詔其餘縷縷出外之辭逼朝未能盡言丞相云今便關居錄全不問今附此更須參考直龍圖閣王世修為尚書工部侍郎朱勝非閑居錄云三月十六日王世修見余于私第余謂修語太厚曰賢能辦此便取旨除六部侍郎詰且早自留身具奏世修特奏狀來余奏曰事已成世修即政亦可除也二十八日世修即然從之據所書世修除侍郎當在二十九日今附此日庶在四月一日

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制置使劉光世禮部侍郎張浚平

寇左將軍韓世忠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等言契勘都統制王淵不能備禦金人致乘輿南渡結連內侍躡除樞筦近有統制官苗傳劉正彥被奉聖旨將本官及內侍誅戮委屬允當外有建炎皇帝以避敵遜位一事臣等竊詳建炎皇帝即位以來恭儉憂勤過失不聞今天下多事之際乃人主馬上圖治之時深恐太母垂簾嗣君皇帝尚幼未能裁定禍亂臣等今統諸路兵遠詣行在恭請建炎皇帝還即尊位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百官有司早行祈請建炎皇帝復位或與太后陛下同共聽政庶幾人心厭服可致中興

今參酌二王世修聞之遣人至軍中云上已處分兵馬重事止王

記附此師屯秀俾願浩浚以單騎入朝願浩奏曰臣等所統將士忠義所

激可合不可離願提軍入覲傳等計窮益懼日歷三月二十九日

路弓兵入援王室按此時綱高是晚苗傳劉正彥復至都堂見朱

責海南行狀中亦無之當考勝非請詣睿聖宮見上謝過勝非難之不得已白於上傳正彥自

知罪大疑不得見憂懼失色抵宮門日已晡矣睿聖皇帝開門納

之且令衛士掖以陞殿傳正彥請降御札以緩外師上曰人主親

札非所以取信其取信於天下者以有御寶今朕退處別宮不與

國事用何符璽以為信自古廢君杜門省愆豈敢更預軍事傳等

巽請上乃賜韓世忠手詔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

安寧苗傅劉正彥本為宗社始終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為協和以安國家傅等退以手加額曰乃知聖天子度量如此遂遣杭州兵馬鈐轄張永載持詣世忠世忠得之謂永載曰主上即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以死決之傅等大恐

是月廸功即張邵應詔上書言今中原未復非保東南無以為陛下之資非據建康無以鎮東南之勢錢塘僻在海隅其地狹恐金人聞之謂我棄江淮而退有如遣間諜誘盜賊啗以高爵連衡抗我則江淮之間又生一敵也就今能保錢塘彼將出豫章九江涉當塗京口數道並進南扼饒信北攻蕪秀弛我援兵梗我糧道無處自處誠非持久之便願陛下遣能臣相視江北諸州要害築堅

城而守之若彭門青社京師曹濮與夫關中川口之地亦宜有以大鎮撫之俾扞蔽益多而東南全矣邵歷陽人也朝奉郎知婺源縣孫杞應詔上書言五事一曰金人背盟雖載天覆地共有枕戈之怒然人主之行異布衣匹夫見辱拔劍而起不忍忿忿試之一擲則大事去矣二曰宣政大臣為天下害以誤社稷其徒諱弗言專斥太上皇傷天子之 三曰建炎初政開廣言路儉人射利賣直釣名作為謗書詆誣盛德傳信四方以為口寔此犯上作亂之由不可長^四曰兵將驕蹇伺寇至奔散為盜不可使宜益募民為兵兵無常刑其權在將孰云吳兒不可用耶五曰國蹙民窮徵發如雨人不堪命宜罷省諸不急以濟軍興杞晉陵人書奏會近臣有

言其才者乃召赴行在

孫觀撰把墓誌云詔曰馳驛入對未至而乘輿幸建康新將相用事所施置皆不與

公言合於是辭疾不果行按把所上書前三事如此則不果行宜矣

金人陷京東諸郡時山東大

饑人相食嘯聚蜂起巨寇宮儀王江每車載乾尸以為糧時當兵

火之餘又有河決之患州郡互不相

路安撫使劉洪道力不能守率餘兵二千棄城去金人以前知濱

州向大猷知青州於是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閣目乘勢盡取山

東地惟濟單興仁廣濟以水阻尚存焉洪道在仰天陂遣其將崔

邦弼往安邱縣求援於宮儀儀發兵逐洪道別為一寨以處之日

遇聽議事徐州武衛都虞候趙立聞金兵北歸知城中弛備鼓

率殘兵邀擊于外斷其歸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立盡

團鄉民為兵誓以平敵退者必斬叔父辰後期至立謂曰叔以立
故亂法何以臨衆促命斬之士皆感厲遂復

承制以立為武德大夫閣門宣贊舍人言於朝詔授

立忠翊郎權知徐州事立乘瘡痍之後撫循其民恩意周至召使

復業井邑一新金左副元帥宗維聞上渡江徙濟南叛臣劉豫

知東平府克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節制大名開德府濮濱博

棣德滄等州而以其子承務郎麟知濟南府自舊河以南皆豫所

統也賊馬進號花衲襖為揚進餘黨所敗將殘兵數百自宿遷

之江縣歸李成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夏四月戊申朔宰相朱勝非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召苗傅劉正彥等到都堂諭以今國家多事干戈未弭當急防秋之計睿聖皇帝宜還尊位總攬萬機苗傅等一皆聽從太后詔曰吾近以睿聖皇帝授位元子請國聽政國家艱難義不得辭朝夕不遑並欲還政今覽所奏甚契吾心可依所請勝非乃率百官上第一衣請上還宮詔不允辰刻百官請睿聖宮新除尚書工部侍郎王世修以戎服見時將賜世修金帶而內帑無有宰相乃遣吏假于戶部尚書孫覲而以錢七百千償之



太后內出礼子與上曰今日朔日宜入見禁中上奏曰臣疾作
卑體不安已奉表起居容臣望日趨詣太后又詔曰嗣君冲幼
強敵未寧事尤急於防秋理難安於垂箔臣僚懃請不可重違
宜復御朝以安中外百官再上奏上答以太后垂簾當共圖國
事不然不敢獨當太后詔許之百官三表畢時已巳刻上始御
殿百官起居上猶未肯入內勝非再請遂就西廊擗笏掖上乘
馬還行宮都入夾道焚香衆情大悅熊克小歷載上還內在三
錄云三十日月上還宮按是月無上及太后同御前殿垂簾下詔
三十日其寔四月一日也
曰朕願德弗類遭時多艱永惟責躬避位之因專為講好息民
之計今露章狎至復辟為期朕惟秉朝有垂簾保佑之勞元子

有踐作纂承之託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嗣君宜立為皇

太子所有三月六日赦書庶干恩賞等事令有司疾速施行敢

有稽違重寘典憲朱勝非開居錄云初二日捲簾上獨斷如故

上曰如何余曰宜尊為皇太后復辟之功盡出太后宜有尊榮

子次日俱有詔如所請按日歷及諸書皆云初一日加皇太后

尊號初四捲簾與朱勝非所記全不同或是睿非在睿聖宮先

奏閣居錄誤記也中興聖政龜鑑曰方苗劉之猖獗也杜鵑之詩聞者傷心投鼠之

之舉勢不可亟其事至難處也在內則有朱勝非李昉鄭穀以

正大之理折其鋒在外則有張浚韓世忠劉光世勤王之師挫

其銳取日虞淵沈光咸池二凶以三月癸未至月戊申反正凡

二十六日而平蓋張忠獻之中書侍郎王孝迪罷為資正殿

義之功居多焉
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孝迪始除執政使金不辭而至上
復辟遂罷之 右文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張志復為中書

舍人 是日呂頤浩張浚次秀州韓世忠以下出郊逐之具言
傳等用意姦回當益為備頤浩謂諸將曰國家艱危君父廢辱
一行將佐力圖興復今幸已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包藏姦謀事
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諸公勉之漢翟義唐徐敬業之事可
為戒也臧棹勤王記云頤浩至秀州問韓世忠等曰興賊對壘
能知賊無它虞乎對曰彼怙勢恃衆脅取鐵券自謂不
死無有他虞又問曰我師可以必勝乎曰以衆敵寡以順討逆
可以必勝頤浩曰知彼知己可戰矣按此與復辟記所云世忠
之語全不同疑臧棹所書有所潤色其夜有刺客至浚所浚見
其後趙雄撰世忠碑又引而載之今不取而問之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為賊用顧為備不嚴
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以姓名不告而去次日浚取郡囚
當死者詭言刺客斬以徇

已酉上與太后垂簾聽政初太后即欲撤簾日高猶不出御筆

令朱勝非陳請勝非言當先降詔於是暫出御殿右曰官家既

還內吾便不當出勝非欵替遂詔以四日撤簾此據勝非閣居
錄修入錄稱今

日下詔來日捲簾而捲簾乃在兩日後
或是遲二先出城亦未可知當考尚書省言親事官李

寶負太祖皇帝神主至瓜洲為金人所驅遂致遺失詔沿路州

軍尋訪收到人補官此據日歷會要
未知後如何御營使司都統制苗傅

為淮西制置使副都統制劉正彥副之 詔將帥非出師臨陣

毋得用刑即軍士罪至死者申樞密院取旨 朝奉郎主管西

京嵩山崇福宮李光試侍御史 徽州進士汪訓義上疏請皇

帝聽政詔閣門引浚除中大夫知樞密院事浚時年三十三國

朝執政自寇準以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熊克小歷浚除命在

云初三日奉聖旨除浚知樞密院事今從之武當軍節度使淮西制置使苗傅起復

武成軍節度使淮西制置副使劉正彥並加檢校少保許以所

部行又以直龍圖閣張逵為淮南西路轉運判官俾給其軍

傳欲請王世修為參議朱勝非曰世修今從官矣豈可復從軍

傳乃止 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張守為御史中丞以朱勝

非言其嘗與聞復辟議論也日歷守之除在庚戌按朱勝非開

云奉御筆張浚知樞密院張守御史中丞工部尚書兼侍講

王絢兼直學士院給事中李會試尚書兵部侍郎因子祭酒詹

又為龍圖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講 應天尹孟庾充顯

謨閣待制尋召庾赴行在以直徽猷閣京畿路提點刑獄公事

凌唐佐為應天尹庾郵城人唐佐休寧人也唐佐宣和中嘗為

司門員外郎坐阿附盛章斥去至是朝廷滿濯用之 是日呂

頤浩張浚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為陣於中流

植木為鹿角以梗行舟翊以旗招世忠兵出戰始世忠以劉寶

軍非所部乃悉收其家屬詣軍將戰世忠臧家屬舟于岸下率

將士當前力戰張浚次之劉光世又次之軍小却世忠叱其將

馬彥溥揮兵以進塗溥騎不得騁世忠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

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面不帶幾箭者必斬之頤浩在軍中

被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翊等敗走傳正彥遣兵援之不

能進朱勝非居錄云四月初三日赴朝上日昨暮城上望見
鋒陳思恭外水際有舟火炬岸去人問之但云苗統制去也
勤王兵乃如船泊此余曰勤王兵不為無助只要城下必交戰
未可知設使戰勝二使必生是儻以進兵至城下守兩宮勤
兵雖勝如何措手初四日午間報韓世忠將佐陳思恭孫勤
詢等至皆以塵土蒙面破裂衣裳亦有面類封藥如金者皆
人指笑曰舟行未嘗有塵不曾戰鬪何故傷損按勝三日間
軍至臨平為二凶誤伏掩殺足王廷秀閱世錄亦云三日間
明勝非所云皆私意也今不取朱勝非命諸將集兵皇城門外
城中震恐知杭州康允之謂勝非不若使人論二允今速引兵
去朱勝非開居錄云四月初一日奏二允欲除淮南制置使命
須是速行但得離此百里正其罪以願浩等進兵北關傅正彥
討之上曰待喚來數遣余曰極善上賜金勞遣傅正彥退詣
見上請設盟誓兩不相害之遺史趙姓

都堂趣賜鐵券勝非命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是夕傅正彥
引精兵二千人開湧金門以出命其徒所在縱火遇大雨火不
能起遂遁夜尚書省檄諸道捕傅等世光俊光世馳入城至行
宮門世忠欲入其下張介曰不可雖聞二賊已去尚未可知閣
者以聞上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光世俊繼至並見于內殿
上嘉勞久之梓中興遺史閱世錄並云世忠等初四日入城滅
三將初三夜先入城而大軍初四早乃入也朱勝非開居錄云
初四日卑間報入城而大軍初四早乃入也朱勝非開居錄云
欲直入衛士呵止遂大擊而入唱言恭孫世忠等皆奔走禁門
至殿門叫呼不已上大驚遣人引至殿庭望殿上無簾慄作而
退恐未必果爾今不取

辛亥皇太后撤簾呂頤浩張浚引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

咸以手加額願浩浚與諸將見勝非于殿廬因求對閣門白故
事無與宰執同對者勝非曰呂樞密固可隨班然亦須降旨免
見餘人則不知也此據勝非開居錄修按張浚先已除知院不
知何故乃不得隨班或者所降旨無日下供
戰之文故浚未得立奔班也俄有旨願浩隨班餘人別作一班
但錄以為初五日事蓋誤

二府奏事畢願浩出劄子乞取索改年以後事朝廷看詳上曰
已有旨勝非曰昨得旨令三月五日以後事皆看詳不但改年
後也班退勝非留身乞罷上曰何必堅去勝非曰國家厄會君
與相當之以陛下聖德尚避位二十餘日臣寔何人豈可苟安
相職上曰卿言有理朕更思之勝非頓首謝願浩浚既見上遂
召趙哲李迨楊可輔辛道宗李承造王圭等俱對上特召浚至

禁中謂曰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一識卿面適垂簾見卿自
庭下過矣浚皇恐謝上欲倚浚為相浚辭以晚進不敢當是日
平寇左將軍韓世忠手執工部侍郎王世修以屬吏行拘其妻

子詔制置使劉光世鞫其始謀以聞朱勝非開居錄云諸將擅
殺工部侍郎王世修及中

軍都制官吳湛皆
畧其家今不取也苗傅犯富陽遣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

壬子上初御受朝知樞密院事張浚等言逆臣苗傅劉正彥
引兵遁走乞行下諸州生擒傅正彥者白身除觀察使不願就
者賞錢十萬緡斬首者依比捕獲王鈞甫馬吉張達苗瑀苗翊
並轉七官其餘一行官兵將校並與放罪一切不問仍多降黃

榜曉諭從之日歷捕斬傅等賞格在三日庚戌降黃榜在五日
壬子按賞格內係已擒到王世修則必非初三日

也日歷蓋誤
今移附五日

詔前日皇太子嗣位赦文內優賞諸軍改作復

辟優賞餘不行 資政殿學世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葉夢得

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是日執政奏事畢朱勝非再留身乞

罷上未許勝非曰臣若不去人必以為有所壅蔽臣去之後公

議乃見上問可代者勝非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頤浩張浚上曰

二人孰優勝非曰頤浩練事而麓暴浚喜事而疎浚上曰俱輕

浚太少年勝非曰臣向自蘇州被召軍旅錢穀悉以付浚後來

勤王所事力皆出於此此舉浚寔主之勝非敗辭將退上曰即

今更押卿赴都堂今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皆參堂以正朝廷

之體勝非曰臣聞唐李晟平朱泚之亂奏云謹已肅清宮禁祇

奉寢園當時寇汙宮禁晟擊出之故云肅清今陛下還宮已數

日將士直突呼叫入至殿門誠為不知道理此據勝非所錄

云初五日留身上曰卿拜相方三日事變遽作賴卿之力二十

五日而事平以卿平難之謀用為恢復必有濟又曰朕與卿

相知今暫聽卿去然孰可繼卿者余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頤浩

張浚上曰以謂勤王有功邪城中安靜數日方至余曰嘗秦外

援不為無助不必先除近上執改官將退上曰卿到堂少待令

下若以浚為年少且除近上執改官將退上曰卿到堂少待令

呂頤浩張浚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皆參堂以正朝廷按浚初三

日將佐直撞入內殿打衛士叫呼無禮皆不知理道按浚初三

已除知樞密院事勝非留身在此日又勝非載上語多警諸人之執

政官恐誤疑勝非所云不在此日又勝非載上語多警諸人之執

功它書浚已在樞府無緣仍令參堂今削二人姓名庶不抵牾

勝勝非退見光世已下于都堂世忠曰金人固難敵若苗傅但有

有有少許漢兒何足畏者勝非曰請太尉速追討毋令過江于

是御史中丞張守亦論勝非等不能思患豫防致賊猖獗乞罷政疏由中不出

癸丑尚書右僕射兼書侍郎兼御營使朱勝非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從所請也制畧曰亟持詔節趣東國鈞夫何信宿之間乃爾震驚之遽深惟非德退避別宮甫再踰旬即復大位雖援兵之交至亦秘策之允臧工部尚書兼直學士院王綯所草也勝非在相位凡三十日勝非既罷乃以苗傅等申請朝廷不曾施行者十八紙繳奏翌日上賜手詔嘉勞改知平江府勝非以平江巡幸所過遂力辭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特遷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朱勝非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從所請也制畧曰亟持詔節趣東國鈞夫可信宿之間乃爾震驚之遽深惟非德退避別宮甫再踰旬即復大位雖援兵之交至亦秘策之允臧工部尚書兼直學士院王綯所草也勝非在相位凡三十

三日勝非既罷乃以苗傅等申請朝廷不曾施行者十八紙繳奏翌日上賜手詔嘉勞改知平江府勝非以平巡幸所過遂力辭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特遷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

頤浩遷五官用朱勝非例

門下侍郎顏岐尚書右丞張澂並罷為資政殿學士岐提舉南京鴻慶宮澂知江州兼江東湖北制置使澂政終四十六日

張澂兼江湖制置日歷不
書此據李陵外制集增入

資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路允允

迪仍舊職提舉醴泉觀兼侍讀 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

事李昉守尚書右丞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事鄭穀進簽書

樞密院事 殿中侍御史王庭珪言錢塘非駐蹕地請進幸

江寧 監察御史陳戩奉詔審鞠王世修于軍中世修言苗傳

等疾閹官恣橫及聞王淵為樞密愈不平乃與世修等謀先伏

兵斬淵繼殺內官然後領兵伏闕脅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寔情

戩以聞詔斬世修于市 苗傳犯桐廬縣

甲寅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御營使司提舉

一行事務都巡檢置使劉光世為太尉御營副使先是御營副

使先是御營副使皆以執政為之比光世還朝上議擢光世樞

筦既而改命先世及韓世忠張浚除命日歷於庚戌甲寅兩書
之今附此日光世行述云時上面授光世簽書樞

密院事光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廊延路馬步軍總

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為武勝軍節度使充御營左軍都

統制寧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

軍統制張浚為鎮西軍節度使充御營右軍都統制祕閣修撰

知平江府湯東野充徽猷閣待制朝奉大夫知常州周杞充右

文殿修撰自餘將佐咸進官二等張浚言迪功即呂據自城中

以蠭書陳二允反狀進士呂摧掌文字有勞得旨據改京秩擢

命以官始王淵識韓世忠於微時之絕等至是世忠為請地厚

葬經紀其家不遺餘力久之詔贈淵開府儀同三司而康履亦
贈官謚榮節淵死年五十三淵乾道初賜謚襄閔斬御營中軍統制官

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吳湛初上以湛佐二叛為逆諭韓世

忠使圖之世忠曰此易與耳時湛已不能自安嚴兵為備世忠

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執以出門下兵衛驚擾世忠按劍叱

之無敢動者詔戮湛于市以統制官辛永宗為帶御器械充御

營使司中軍統制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允按史作元責英州左

言責賀州並安置殿中侍御史王廷秀入對論徽猷閣待制

知杭州康允之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劉蒙吏部員外郎范仲

熊金部員外郎兼兩浙路提舉市舶公事吳說之罪上曰范仲

熊恐不如是對曰臣不知其它但在宣和末進用寔出梁師成

門下時廷秀論仲熊以為與二凶締暱五日之事仲熊寔與聞

故上不信既而張浚為之百拜力請乃召允之蒙奪所除職說

免官而仲熊除名柳州編管此事日歷全不載今以王廷秀閣

年九月二十四日刑部檢舉狀增入廷秀又言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

孟之罪上怒甚欲梟首執救解之乃除名吉陽軍編管而通判

杭州章誼遷二官始議反正拱衛大夫利州觀使使樞密都承

旨馬擴亦往來其間至是以擴為觀望停其官永州居住杭

州兵馬鈐轄張永載坐朋附兇邪除名瓊州編管永載事見武

功大夫永州團練使兩浙路兵馬都監鄭大年責授汝州團練

副使英州安置言者論二兗屯兵湖州之小林傅等無緣知此
徑路蓋大年召之故有是命此事日歷不書今以四年十月癸酉
紹興三年正月甲申大年復官

改正狀
附入

乙卯赦天下舉行仁宗法度錄用元祐黨籍既嘉祐法有與元
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寬係石剌黨人並給還元官
職及合得恩澤應諸路上供水炭油蠟之類有困民力非急用
之物者並罷天下民庶許置弓弩技精者保試推恩既而刑部
侍郎高守拙言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及在京海行與嘉祐所不
諛載如免役重錄茶鹽礬六曹通用等合依行見條法若事干
軍政邊防機密并修書未成間嘉祐制與見行條法相照而引
用窒礙者並取旨從之此事日歷不載今以會要增入四年六月
庚辰對修成書

丙辰苗傅至白沙渡所過焚橋梁以遏王師劉光世遣其前軍
統制王德助喬仲福討之

丁巳常德軍承宣使提舉醴泉觀孟忠厚為寧遠軍節度使醴
泉觀使先是右司負外郎黃概應詔荐朝奉大夫趙鼎鼎謂張
浚曰隆祐復辟其功甚大當檢會累朝捲簾故事推恩其家浚
用其言且荐於上遂以鼎行尚書司勳負外郎鼎已見元年二月命

發運使親督糧船赴京師上聞東京軍民乏之糧食故有是旨
詔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理宜痛革自今內侍不
許與主兵官交通假貸饋遺及干預朝政如違並行軍法 軍

器監葉宗諤直龍圖閣充江淮發運使 苗傅犯壽昌縣所至掠居人黥以為軍

戊午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劉珣復為尚書吏部侍郎秘閣修

撰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葉份試戶部侍郎仍提舉車駕巡幸事

務右司員外郎黃概試兵部侍郎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中書

舍人周望右文殿修撰胡安國並試給事中安國仍令所居州

以禮津遣 尚書吏部員外郎李正民守左司員外郎新除左

司諫劉寧止守右司員外郎正民定孫也 宣江都人元豐御史中丞按二人除命日

歷不書此據都司題名增入不得其日 戶部尚書孫覲為龍

故附黃概改除之後 圖閣直學士知温州尋改知平江府時浙西七州盜殘者五惟

蘇湖獨存羣盜相傳號平江為金撲滿觀至官名諸大姓諭以

禍福使挈其金帛遠徙而藏之一季不如今乃錄入官人若其

授 新除尚書吏部侍郎賈安宅罷 新除侍御史李光直龍

圖閣知宣州 光之除日歷不載 金國通問使李鄴宋彥通留

行在乃以鄴知越州彥通知筠州 著此為鄴以越州降金張本

無前銜按鄴建炎元年自通直郎責為散官不知後來出使除

何職越州題名可考季陵外制集有徽猷閣侍制宋彥通贈五

官制畧云履危而使絕域乃遂生還則是彥 州張燾應詔上疏大畧謂人主勘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

能有濟者陛下踐祚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

未足以慰人望豈非胷中之誠有未脩乎又言天下治亂在君

子小人用捨而已夫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國治乎又言竊觀近措置防守大江之策戶點一丁五丁點二使自備糗糧器械而蠲其稅賦烏合之衆素不諳戰陣一旦有風塵之警則鳥驚魚潰之不暇尚能安心而用命乎徒費民財又損官賦而不適於用願速罷之又言近日侍從臺諫所言多循習故態觀望意指毛舉細務以塞責至國家大事則生視而不言豈不負陛下待遇之意又言巡幸所至不免營繕重困民力勾踐之棲會稽似不如是不若權時之宜募茨土堦以俟昇平為之未晚時論以為當 是日統制官喬仲福追擊苗傳至梅嶺與戰敗之傳走烏石山

已未詔諸路添差官自宗室歸朝官外日下並

庚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頤浩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御營使尚書右丞李邴改參知政事時言者復引司馬光併三省狀請舉行之詔侍從臺諫議御史中丞張守言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便集衆徒為紛紛既而頤浩召從官九人至都堂言委可遵行悉無異論頤浩乃請以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侍郎並為參知政事尚書左右丞並減罷自元豐改官制肇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門下審而奏之尚書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自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宣仁后垂簾

大臣覺其不便始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歷紹聖至崇寧皆不能改議者謂門下相見既同進呈公事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東省之職可廢也及是上納頤浩等言始合三省為一

如祖宗之故論者韙之乾道八年乙巳改宰相呂頤浩知樞密院

事張浚言今天下多事乞命庶僚各舉內外官及布衣隱士材

堪大用之才擢為輔弼協濟大功詔行在職事官各舉所知以

聞 權罷秘書省紹興元年二月廢翰林天文局紹興二年正月并

宗正寺歸太常紹興三年六月復置少卿省太府司農寺歸戶

部紹興二年五月戊午復太府鴻臚光祿寺國子監歸禮部

紹興三年六月丁未復國子衛尉寺歸兵部

丙午復光祿二十五年十月庚辰復鴻臚

後不復置太僕寺歸駕部後置少府將作軍器監歸工部紹興三年十一月庚戌復將作軍器二監皆用軍興併省也 秘書少監方閤罷為

秘閣修撰知台州其餘丞郎著佐正字十餘人皆為郎出守或

奉祠而去於是館學寺監盡廢士人之外召而至者率以尚書

郎處之郎選始輕矣 減尚書六曹吏自主事至守當官凡四

等定為九百二十人吏部七司三百五十九戶部五司二百八

十八禮部四司五十六兵部四司一百三十五刑部四司六十

三工部四司一十九其分案總為一百七十有三 苗傅犯衢

州守臣胡唐老據城拒之大雨雹城上矢石俱發不克攻遂引

去熊克小歷載此事

在戊午今後日歷

辛酉武泰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仲綜請自江寧府移司虔州許之未幾仲綜薨追封平原郡王直龍圖閣知越州葉煥充秘閣修撰江淮等路發運副使

壬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滕康試左諫議大夫明受中召康為中書舍人未至而有此命康見上首論頃者日中有黑子又白氣貫日皆災異之大者當此無人為陛下道此不旋踵而有肘腋竊發之事上感其言謂有諫臣之風不踰月遂擢

為執政此據李昉時政記附入當求康全疏書之

癸亥給事中周望為江浙制置使上以二賊未平議遣大將呂頤浩因荐望會兵以行望有口辨喜談兵故頤浩引用之尚

書戶部郎中朱異為江浙隨軍轉運使是日喬仲福王德至

衢州趙雄撰韓世忠碑云王薰程追襲二賊之方圍三衢間王師來即解去按此時世忠猶未受制置之命碑蓋誤也

丙寅詔諸路靖勝軍並撥隸御營右軍都統制張俊日歷載俊承宣使銜恐是未建節時所上也今兩浙轉運使運封樁米四十萬斛赴江

寧府以上將巡幸也苗傅犯常山縣

丁卯上發杭州留簽書樞密院事鄭穀衛皇太后御營左軍

都統制韓世忠請身往討賊以世忠為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之世忠入辭白上曰臣當撲滅二賊未審聖意欲生得之耶或函首以獻也上曰能殺之足矣世忠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為宗社刷耻時衛士宋金剛張小眼者弭有膂力世忠乞以

行欲使護俘來上上壯之酌巨觥以餞世忠書日歷于丁卯日已
幸江寧府命韓世忠為江浙制置使而戊辰日又書車駕進發杭州
康府呂頤浩等乞由韓世忠前去衢信州以來擒捕苗傅按此
時未有建康府尚書禮部侍郎衛膚敏未就職卒于秀州
名蓋重疊差誤

戊辰苗傅犯玉山縣

戊午詔天下帥臣監司守今采訪寓居文武官有智謀及武藝
精熟者具名以聞量材錄用

辛未苗傅屯沙溪鎮統制官喬仲福王德乘間入信州會統制
官巨師古自江東討賊還與仲福會傳未至信州十里聞官軍
在遂還屯於衢信之間初韓世忠喜德之勇驚欲使歸其麾下
乃令心腹健將陳彥章圖之德與彥章適會于信州同謁郡將

彥章進揖德頗倨彥章怒拔刃刺德不中德奪刃殺之

壬申制皇子檢校少保集慶軍節度使魏國公粦立為皇太子
以工部尚書王鈞為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少傅 臣僚奏王鈞
甫馬柔吉前後用心寔非負國望特赦其罪許率其徒自歸仍
與旌賞從之時苗傅等眾猶盛勢未可擒言者謂鈞甫柔吉見
將赤心隊為先鋒以拒王歸請下詔寬二人之罪以誘致其降
故有是旨

丙子初定兩省吏額自錄事至守當官分五等凡二百三十八
人中書省六分門下省四分其分房十有四大凡六房外又有
制敕庫及班簿章奏知雜催驅開拆賞功等房而刑房分上下

訖諸吏守闕者百五十人其餘為正額

丁丑丑初定尚書省吏額自都事而下凡二百二十四其間守闕如兩省之數分房十自吏戶工刑之外有監印奏鈔知雜雜開拆等房及制刺庫後又增催驅三省催驅六曹御史刑封椿戶營田工等房通舊為十有五

是月以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梁揚祖為徽猷閣待制充淮東制置使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劉寧止論揚州怯懦避事且數其父子交結權貴之罪命遂寢 初上思內侍邵成章忠直召赴行在其徒忌之乃止之於洪州中興姓氏錄云其徒

陛下無歡樂矣乃止不召

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自壽春渡淮遣騎卒五

人之廬州從安撫使胡舜陟責贍軍錢帛舜陟執斬之遣一騎

還報諭之曰將軍受命北討今棄而南自為寇吾豈竭生靈膏血以為汝資宜急去不然將厲兵與將軍周旋於城下必盡殺

乃止瓊乃止受陟又檄諸郡勿給其糧瓊遂自光蘄渡江引兵

之洪州屯駐熊克小歷載瓊之江西在去冬按沈長卿撰胡舜陟生祠記則瓊過廬州在今年四月克蓋悞也

淮西安撫使統制劉文舜引眾犯濠州文舜已見二年二月按文

知何以守臣連南夫移江寧府未上遣土豪俞孝忠率民兵百

五十往拒之將戰孝忠馬還濤而死眾皆奔還文舜引眾至城

下南夫出庫帛飲城中金銀以遺之且解所服金帶以授文舜

乃得解 薛慶據高郵軍慶初自揚州遁事見二與其黨推埋

通泰野澤間後同李在襲取高郵守之在與其次爭事相殘殺
衆乃推慶 初金人既還泗州洪澤間有大小官舟千餘皆不
取時淮陰無縣令而縣吏孫晟攝行縣事洪澤車軍羅成等不
伏遂與其徒董青輩率舟船犯淮陰晟避去使人和之先是韓
世忠潰于沐陽其後軍將李義者往來於寶應之間有衆數百
人相約合軍兵圍楚州成又破連水軍取綵繒以為帆旣而義
為邵青所破官軍追殺之成後亦為邵青所并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五月戊寅朔上常州詔知樞密院事兼御營副使張浚為宣撫處置使以川陝京西湖南北路為所部初上問浚以方今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而別委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駕來武昌張俊劉光世從行庶與秦川首尾相應上許之始除浚招討使左司員外郎兼權中書舍人李正民言川陝吾境不當以招討民請用唐裴故事上是其言浚乃改命上許浚便宜黜陟親作詔賜之 左諫議大夫滕康為翰林學士時御史中丞張守聞呂頤浩張浚叶議將奉上幸武昌為趨陝之計

又欲徙中原之民於東南於是守與康皆持不可曰東南今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姦雄生窺伺之心况將士多陝西人以蜀地近關陝可圖西歸不遇將士為此計且非為陛下與國家計也守併陳其害有十至殿廬又謂康曰幸蜀之事吾曹當以死爭之上納其言遂擢康為學士時顯謨閣直學士致仕翟汝文亦奏疏請幸荆南不從右司諫袁植言前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國之姦賊其罪不在王黼蔡攸之下且怙寵擅權蔽賢嫉能登相府曾未踰年三分天下幾失其二陛下縱釋而不誅柰宗廟社稷何望檻送二人斬之都市以崇國體詔責授鎮東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黃潛善降充江州團練副使責授秘書少監永州居住汪伯彥降充寧遠軍節度副使並即其州安置始潛善之斥也其兄潛厚以分司居道州潛厚聞命徑歸邵武軍朝廷聞之為降守臣張髦一官潛厚乃去

潛厚事以紹興二年十月劉裴劾疏附入不得其年月故因潛善再責遂書之

是日韓世忠引

兵發杭州

庚辰江浙制置使周望引兵至衢州而苗傅與其徒犯江山縣傅之軍行也常以王鈞甫馬柔吉將赤心隊為先鋒去大軍十里而屯時上命諸將以罪止傅兄弟及劉正彥鈞甫柔吉張達餘皆罔治赤心軍士聞詔寬大乃叛傅鈞甫遂焚河梁以斷其路率赤心之衆降於望望使人受降書未成其前軍統領官右武大夫歸州防禦使張翼等七人謂鈞甫反覆斬鈞甫及柔吉父子首以降賊

黨大懼詔以翼為翊衛大夫溫州觀察使諸將趙東淵楊忠憫歸朝官趙棫趙休並進三官仍以棫休為直秘閣東淵易縣人宣和末殺契丹虜軍以城來降忠憫其先榆次人也上之未移蹕也朝散郎洪皓以秀州司錄事遭父喪免上疏論今內患甫平外敵方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遣近臣先往經營庶事告辦鳴鑿未晚也時朝議已定不從既而悔之上問宰輔近諫移蹕者為誰今安在張浚以皓對乃召至平江欲以為部使者使招二凶會捷書至乃止此據洪皓行述附見但行述以為將招二凶會捷國是時二凶未平不應捷書已至當是鈞甫柔吉被殺皓彥昇弟而上在常州已聞之也今略修潤仍移附此日庶不抵牾子也彥昇鄱陽人政和給事中傅等聞韓世忠且至遂引兵趨信上世忠聞之恐其滋蔓閩廣乃自浦城捷出以邀之

辛巳上上次鎮江府翰林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御筆令守臣併張慤致祭上諭執政以慤古之遺直東忠諫而死皆厚卹其家焉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盧益為淮東制使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路允迪為淮西制置使上以兩淮為強敵所殘議擢大臣鎮撫故有是命益居天慶觀置司備位而已尋皆罷也此據趙姓之遺吏日歷無之

癸未翰林學士滕康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康既秉政張浚西行之議遂格朱熹作張浚行狀云浚建議令呂頤浩奉上车議按康以異論而執政則此議蓋已變矣不在浚西行之後意者浚此時正往高郵措置而康遂得遷邪或熹所云蓋指東巡之議

今且附見又於閏八月丁丑申言之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魯琳

為翰林學士是日上次下蜀鎮建武軍節度使節制江南東路

軍馬楊惟忠將萬餘人迎鑾部伍甚整上按轡願望頗稱其能

甲申中書舍人張恣罷恣初入見言上即位以來無纖毫之失上

謂大臣曰自古人君不患無過患不能改過且恣諂如此豈可

真之從班乃落職宮觀

乙酉上至江寧府駐驛神霄宮初上至張橋山水暴溢橋壞於是

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李謨黃敦書皆罷去而中大夫提點刑獄公

事姚舜明坐不迎車駕亦降二官御筆建康之地古稱名都其

以江寧府為建康府起復朝散郎洪皓為徽猷閣待制假禮部

尚書充大金通問使

皓已見五月初議遣人使金張浚因薦皓呂頤

浩召與語大悅俄有旨賜對時皓方墨衰經頤浩脫巾衣服之既

對上以國步艱難兩宮遠狩為憂皓極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

據中土此正春秋邠邠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上悅進皓五

官擢待制而以武功郎龔璫為右武大夫假明州觀察使副之上

遺左副元帥宗維書願去尊號用正朔比於藩臣上令皓與宰執

議國書皓欲有所易頤浩不樂遂罷遷官之命

洪皓撰述云

即四人時先君有六子獨適與名三以官其弟侄按日歷紹興十

二年二月十九日左從政即洪適狀父皓出使依例合得五名思

澤當時蒙指揮令候回日陳乞伏望先次一併給還其後紹興

元年四年七年十一年皓皆用待制恩例奏子京官十三時淮南

年還朝則適遵已入館矣官其弟姪乃在比時今不取

盜賊踵起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李成自山東至泗上甫就招即

以成知泗州羈縻而已乃命皓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俾成遣所

部衛皓至南京璫歷陽人也此以洪皓行述增修上遺黏罕書日

詔書有云卑詞厚禮遣使相望以至願去尊稱甘自賤黜請用正

朔比於藩臣在建康則遣洪皓崔縱杜時亮在平江則遣張卬其

為書指無不曲盡哀祈此詔布之四方則史臣不必追諱此事當

略存之以見其實今年七月癸未八月丁卯所書可參考

丁亥龍圖閣待制汾江措置使陳彥文為徽猷閣直學士都大提

領水軍措置江浙防托事務仰體國憂不許辭免日下疾速前來

行在奏事又詔防江措置自池州至平江府並隸彥文仍委守令

按戶籍丁產簿送眾所推伏之人為隊長分認地分廣置刀弩具

舟楫將佐並委彥文經畫之彥文陞職名日歷無有詔內侍蓋

珪等並緣苗傅作亂無辜譴斥所至州軍火急遣赴行在潰卒

朱海有眾數千人入定遠縣界知縣事魏孝友率兵至永康鎮迓

孝友請戰海曰我假道而過秋毫不敢犯尚何與公戰乎孝友不

從以民兵擊之海怒與戰民兵皆潰海執孝友至縣殺之是日

苗傅寇浦城縣時御營副使司前軍統制王德既殺江浙制置司

裨將陳彥章欲與制置使韓世忠戰世忠曰苗劉未平若與之戰

乃是更生一敵不如避之夜世忠將至浦城北十里與傅正彥遇

于漁梁驛正彥屯溪北傅屯溪南跨溪據險設伏相約為應世忠

率請諸軍力戰驍將李忠信趙竭節特勇陷陣右軍統制官馬彥

溥馳救死之賊乘勝至中軍世忠瞋目大呼挺矛而入正彥望見

失聲曰吾以為王德乃韓將軍也。正彥少却世忠，揮兵以進。正彥
墜馬，世忠生擒之，盡得其金帛。子女傅棄軍遁去，墜馬不死。失傅
所在，苗瑀收餘卒得千六百人，進破劔川縣。又犯虔州，事聞再贈
彥溥武成軍節度使，謚忠壯。先是朝散郎劉晏晏已見二年隸正

彥軍中，傅使統赤心隊，晏謂其部曲曰：「吾豈從逆黨反者邪？」韓制

末，吾事濟矣。遂率眾歸世忠。浦城之戰，世忠以晏騎六百為疑

兵於浦山之陽，賊見大駭，晏以所部力戰，世忠上其功，後遷一官。

日歷載世忠，獲正彥在
已丑，今從熊克小曆。

戊子，秘閣修撰知廬州胡舜陟以禦寇有勞，陞集英殿修撰。

己丑，詔以浙西所糴米四十萬斛赴東京，應副留守司支用，以發

運副使葉煥有請也。

初，薛慶既據高郵，兵至數萬人，附者日眾。

知樞密院事張浚聞慶等無所係屬，欲歸麾下，親往招之。浚渡江

斬賽以兵降，及是至高郵，入慶壘，從者不滿百人。浚出黃榜示以

朝廷恩意，慶感服再拜。

辛卯，詔太史局天文官許將、芾、學生內中直宿，以備宣問天象。

壬辰，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詹又兼權直學士院。

甲午，左武大夫福州觀察使節制戰船軍馬辛道宗提點江南東

路刑獄，專一措置捉殺盜賊公事。

乙未，知樞密院事張浚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初，薛

慶欲求厚賞，乃留浚三日，而外間不知。謂浚為慶所執，浮言胥動。

真州守臣以聞呂頤浩與李昫滕康共議罷後樞筦以御營使司

前軍統制王瓌為淮南招撫使統所部往平之中興姓氏錄薛慶

云張浚高郵薛慶詐迎入城見浚之貌曰豈有如此樞密邪遂執

之浚隨行有陝西兵多遭殺者慶逼浚出所費官告三千道而館

武副尉張存狀於建炎三年五月內受到御營副使張樞密劄子

勤會高郵軍屯駐統制官薛慶下將佐使臣人兵能保護知宗一

行無虞居民歸業係河北忠義之士因金人犯洺州累年堅守勢

力不轉戰千餘里皆殺獲委有功昨隨李民來赴行在又

存係民兵甲頭至令未魯陳乞嘉尚依奉聖旨各與轉三資其補

劉子令尚書省毀抹據此慶求厚賞則有之而所謂迫浚令出官

告三千道則恐非其寔也又紹興四年三月壬子張俊申本軍使

臣韓福喬德建炎三年五月內張樞密到承州補正承信郎所有

承列張樞密付身未會換給足明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

傳聞之妄今併附此以備參考

宮沈思卒思真州人事上皇為中書舍人 京東東路安撫使劉

洪道在安邱未有所向乃與宮儀偕引兵休閣臯於濰州

丁酉直秘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會紆以首明大義除直顯謨閣用

御史中丞張守奏也日曆云紆除直秘閣遂以通判杭州章誼為

尚書倉部員外郎

已亥都省言自軍興以來天下多事四方文移增倍於前日牽執

精力疲耗於案牘而邊防軍政所當急者反致稽緩此無他中書

別無屬官故也望用熙寧故事復置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二員分

書六房事省左右司郎官二員從之 是日苗翊率眾出降未解

甲復用其將孟臯計欲遁之温台裨將江池聞之殺臯擒翊降于

制置使周望其眾皆解甲有舉子程安者崇安人時在傳軍為傳

謀與苗瑀張達收餘兵入崇安縣統制官喬仲福王德共追之盡
降其衆傅夜脫身去變姓名為商人與其愛將張政亡之建陽縣
土豪承節即詹標覺而邀之留連數日安知不免密告標曰此苗
傳也標執以告南劍州同巡檢呂熙標以赴福建提點刑獄公事
林杞杞懼政分其功與熙謀使護兵殺政崇安境上自以傳追世
忠授之遂檻赴行在而追之時杞為閩憲恐賊至得預檄諸群
其奔衝既而正彥先為大軍所擒傳與其徒變姓名竄伏人莫能
蹤跡杞立重賞募之俄而募士詹標擒傳與其徒變姓名竄伏人
世忠已班師杞冒暑親部送至富沙境授之會日暮大雨政乘此
竄去為護兵所殺杞獨以傳追及世忠萬監司初知建州某人者
當軸為姻特勢貪婪用官錢至累鉅萬反者宜得重賞而杞殺之
遂下杞於獄幾欲寘之死政為告苗傅反者宜得重賞而杞殺之
月二十四日刑部狀勘當呂熙元係南劍州同巡檢統制詹標

申搜尋四山見三人從廟山奔下內一人是稅戶陸安來報被賊
虜去內二人係張政苗傅押至提刑林杞處出頭內張政言冤屈
為政見張徒稱反告之苗傅有金牌子與程已一即託他去告官林杞
苗傅使臣稱道是告便得苗傅之人有送去韓世忠處壞了安待殺了如
何呂熙道可乘虛作緩急令取首級到建安縣界安泊關報張
瑀將兵來取苗傅林杞向呂熙道張政如何呂熙道因急難取
首級林杞言好呂熙向邱萬嚴景用刀將張政斫下首級此日歷
所書也遺事所云不無緣飾今
從史杞明年三月申寅編管

辛丑張浚自高郵至行在復以浚知樞密院事先是淮南招撫使
王瓌既渡江會薛慶既得厚賞用其黨王存計亟以兵衛浚而出
上聞之歎息即日趣歸浚辭曰高郵之行徒伏忠信雖不至如所
傳聞然身為大臣輕動損威其罪莫大詔不允遂以慶守高郵軍
上親書御製中和堂詩賜浚曰願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卒章曰

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蠱臣是行也御營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承直
郎任貺至高郵遇賊墜馬死上命以銀帛卹其家錄其子仲全為
忠州文學趙牲之遺史云薛慶之執後也屢欲殺之其黨王存勸
可得邪慶然之後遂得歸按此亦傳聞之辭以任貺之死及後奏
劄之語觀之慶其初亦必稍有不順但終於感化不至如遺史所
云耳今不取

壬寅詔諸將班師以劉正彥苗翊就擒故也

癸卯改鑄虎符

初唐州既為金人所殘乃移治桐栢縣土豪董平盡攢集強壯為
兵朝廷因以為統制平以兵勢脅制州郡守臣滕牧不能堪平怒
欲殺之會京西轉運判官直徽猷閣范正已行部至唐州牧告其

狀正已陽數牧罪下襄陽獄言于朝乙巳詔免牧官令疾速取勘

正已純禮子也純禮仲淹子建平嘗引衆犯德安府遣其徒李居

正黃進入城議事守臣規即推誠與語且諭以忠義居正曰誠所

願進不對規斬進以兵授居正使為前鋒大破之平乃去按董平

不見於史今以趙牲之遺史陳規行狀程昌寓家傳參修牲之載

滕牧事於今年六月末而昌寓家傳載與王民自襄陽還攻董

平以八月十九日過蔡州事亦相近日曆紹興二年正月二日刑

部狀檢准建炎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勅知唐州滕牧治事不審與

董平有隙使軍民無緣安帖等事奉聖旨滕牧先次放罷疾速取

勘具案奏聞本部催促襄陽府二年半有餘並無回報此即純禮
何時也未知純禮過唐的在
何時今但書降旨之日竣考

待詔用

丙午命諸路漕臣驅磨常平失陷錢物具數申尚書省仍椿收以

丁未尚書省請以江池饒信州為江州路建康府太平宣徽州廣

德軍為建康府路並以守臣充安撫制置使其江州守臣更不帶

江東湖北字入銜從之熊克小曆載此事在此月丁酉今從日曆明年六月戊辰又改

是月宣義郎直秘閣張元亨主管亳州明道宮用渡江詔也此據

四年六月元亨陳乞差遣狀修入京西北路制置使翟興擊叛將楊進殺之進

屯鳴皋山之北興與其子琮屢擾劫之進不能安棄輜重南走興

引衆邀擊會于魯山縣賊以精銳逆戰于婆娑店興之軍以藥箭

射進併中其馬進死于陣興遂復西京躬率將吏至永安軍朝謁

諸陵軍士皆掩泣有義兵統領李興者王屋人世為農魁桀有勇

力寡言語尚信義二帝北狩興以保扞鄉里聚衆萬餘元帥府統

制官元常以興為義兵統領上既南渡興以衆往來懷衛間斷金

人糧道翟興以書幣迎之使知長水縣至是破楊進有功興奏為

武義郎閤門宣贊舍人就統所部而借補武略郎王俊俊初見元

亦以功遷京西南路招捉副使留守司仍鑄印給付此據俊建炎

陳狀增入進餘衆復推其徒劉可為首以拒官軍時劇盜張用王善皆

在陳蔡之間楊進既死京畿稍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四

建炎三年六月戊申朔升盱眙縣為盱眙軍 宣武軍節度使東

京留守杜充兼宣撫處置副使節制淮南京東西路先是朝廷聞

充引兵赴行在乃除充節鉞仍節制京東西路應天大名府許便

宜行事充建節不見月日按明年五月庚戌上諭大臣語有云朕

時蜀中士大夫家有藏綸言集者載充此麻乃自資政殿大學士

除其詞有云頃聞整衆而行遠舉勤王之後以事考之當在充離

京師之時且附此至是又申命之 朝議大夫御營使司參議官

高衛復為徽猷閣待制時衛添差江淮等路發運使根括諸州移

用經制獻納等錢二百餘萬緒故有是命 徽猷閣待制洪皓奉

使至淮南邀宿泗州都大捉殺使李成以兵護送而成方與送郡



防禦使耿堅共圍楚州責通判權州事賈敦詩謂其降敵堅河北人初以義兵保護鄉井既而率所部南來至襲慶府與成會及是俱在淮東皓先以書抵成成曰汴泗虹有紅巾非五千騎不可往軍食絕不克惟命皓聞堅可撼陰遣說之曰君越數千里赴國家急山陽縱有罪當稟于朝今擅兵名勤王實作賊耳堅意動遂強成歛兵皓行至泗境謀報有迎騎介而來皓復還且上疏言李成以朝廷不卹之而稽饋餉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今靳賽據揚州薛慶據高郵萬一三叛連衡可以待之此舍垢之時宜遣辯士諭意優進其秩畀以京口綱運如晉待王敦可也上遂遣閭門宣贊舍人賀子儀撫諭成給米五萬斛呂頤浩亦為書遺成言左右欲

圖王圖霸須有天命若無天命雖以項羽之強終必滅亡頤浩怒皓不先白室乃奏其稽留生事貶秩二等皓遂轉由滁陽以行耿堅後亦為李成所并此據洪皓行述及紹興元年正月癸亥耿靜立謂其降金蓋誤成今年冬方入楚州此時尚在徐也蓋楚守朱琳以罪去而賈敦詩竇權州事克不深考耳

已酉上以久雨不止慮下有陰謀或人怨所致以諭輔臣於是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上曰宰執豈可容易去位來日可召郎官以上赴都堂言闕政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周書言三公廢理陰人而至於致災宜其不免於咎太上皇帝以陰霖兩不止宣諭宰執不及其它獨使名郎官以上言已之過失而將以求人心和氣銷天變此景公所以退星舍而子韋之所以賀延壽也聖德如此御史中丞張守言陸下罪已之詔數下矣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

至爾儻能應天以質不以文則安知譴告警懼非誘掖陛下以啓
中興之業乎先是守焉副端嘗進修德之說疏凡三上且曰願陛
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擅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
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
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
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
之尊禮要如舜之兢兢湯之危懼大禹之菲惡文武之憂勤聖心
不倦盛德日隆而天之不助順者萬無是理也及是又申言之且
曰天時人事至此極矣陛下觀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
措置施設與前日未始異也俟其如維揚之變而後言之則雖斥
逐大臣無救於禍漢世災異策免三公今位宰相者雖有勲績然
其才可以辦一職而識不足以幹萬幾願更擇文武全才海內所
共推者擢任之中書舍人季陵言臣者居之陰妻者夫之陰外國
者中國之陰金人累歲侵軼生靈塗炭城邑邱墟怨氣所積災異
之來固不足怪惟先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耶臣觀廟堂
之上無擅命之臣惟將帥之權太盛宮闈之內無女謁之私惟宦
寺之習未革今將帥位高身貴家溫祿厚擁兵自衛浸成跋扈之
風去年禦敵嘗遣王淵桀驁不行改命范瑗心懷怏怏苗劉二賊
乘間竊發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逮勤王之師一至錢塘拘占房舍
攘奪舟船凌轢官吏侵漁百姓恃功益驕莫敢誰何此將帥之權

太盛意其有以干陽也。宦寺抗權，為日固久，不幸維揚大臣，闇於
事機，渡江之初，得以自衛，竊弄威柄，有輕外朝之心。上下共憤，卒
碎賊手，亦可以戒矣。比聞藍珪之流，復有召命，黨與相賀，氣焰益
張。眾名僧徒，廣設齋會，以追薦錢塘之被害者。行路見之，疑其復
用，莫不切齒。此宦寺之習，未革，意其有以干陽也。臣又觀洪範於
休徵，則曰：肅時雨，若謀時寒；若於咎徵，則狂、恒、雨、若、急、恒、寒。若以
今日之事揆之，尚有可言者。自古天子之出，必載廟主而行，示有
尊也。前日南渡，事出倉卒，有司迎奉，不能如禮。既至錢塘，置太廟
於道宮，而薦享有闕，留神御於河許，而安奉後時。行路之人見者，
流涕。今茲駐蹕，又幾月矣，未聞下款謁之詔，以慰以慰在天之靈。
不肅之咎，臣意宗廟當之比年盜賊殺戮長吏，如剗狐豚，殘虐百
百姓，如刈草艾，朝廷苟且例許招安，未幾再叛。反墮賊計，元兇之
罪，罔獲忠臣之憤，不雪赤子之冤，未報不謀之咎。臣意盜賊當之
昨太母臨朝，姦臣馬擴上疏，謂上策入蜀，中策都武昌，下策都江
寧。臣常詰之，第言天子必憚遠涉，由下引之。以及中由中引之，以
及上，此姦謀也。擴乃西人，知關陝殘破，不可以遽往，欲先幸蜀，以
便私耳。側聞道路之言，謂鑿與不久居，此人情。皇皇未知死所，立
賞禁止，終莫之信。雖自臆度，決無是事。萬一有之不幾於狂乎？常
雨之證，恐或由此。自軍興以來，既結保甲，又改巡社，既招弓手，又
募民兵，追呼急於星火，剝侵於飢膚，民力竭矣，而猶求焉不幾。

於急于常寒之證恐或由此且陽為德陰為刑常雨常寒陰道太盛陛下正當修德以應天能制將帥乃德之剛能抑官寺乃德之正事宗廟以孝禁盜賊以義謀國以智安民以仁如此行之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吏部侍郎劉珪言北敵強大陰盛陽微故陰雨為災此羣臣所共知也若乃孝悌通神明至誠動天地此陛下所宜知羣臣未嘗言也今二聖遠在龍荒陛下居九重之尊享四海之奉亦嘗思其燕處之不安飲食之不時乎願陛下精禱於天詳見於事揭為臺觀以表望思時遣使人以伸祈請則孝悌之道至矣陛下有仁聖之資而二三執政專為蔽塞使不外見敵國已和而背之盜賊已降而殺之詔令徒文具而無其實實之不至何以

能格願取建炎以來所下詔令參稽而行則至誠之道著矣此感人心銷天變名和氣之大者也上嘉納之司勳員外郎趙鼎言自

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肆為紛更祖宗之法掃地而生民始病至崇寧初蔡京托名紹述盡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猶配饗廟庭而京之黨未族臣謂時政之闕無大於此何以收人心而名和

氣哉上納其言遂罷安石配享神宗廟庭靖康初廷臣有請罷安

石配饗者爭議紛然至是始決罷安石配享指揮日歷不載今以神宗實錄安石附傳增入

王善攻淮寧不克移攻宿州統領官王冠與戰敗之

癸丑詔諸路帥臣監司郡守許招來材武之士官為給食仍量材錄用以知邠州權涇原路提刑司公事李宗臣有請也

甲寅罷三省樞密院賞功司以其事歸本部熊克小歷已酉三省軍與立功將士許之自陳各以輕重推恩按賞功司乃建炎元年六月己卯李綱所置至此始罷之日歷不載會要三年六月七日詔賞功司自今月七日為頭限十日結局應干以前積歷文字並於限內結絕自十七日以後生事更不收接依舊令部官看詳經由官司各不得過三日克於元年六月始置司時不書今乃於廢司時書之以為事始蓋因呂頤浩行狀之誤而不考其詳今不取
權知秦州裴淵以其衆至行在詔隸韓世忠軍世忠數宋世榮之罪杖殺之

乙卯詔軍興以來忠義死節之家令中書省樞密院籍記姓名優加存恤訪其子孫量材錄用 尚書吏部侍郎劉珪試吏部尚書徽猷閣侍制御營使司參議官高衛試吏部侍郎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起復直龍圖閣李迺朝請郎李承造並充御營使司參議

官 尚書吏部侍郎康執權充顯謨閣直學士奉祠從所請也此本題名 詔宗室從軍充統領參謀者並赴闕 御營使司言防秋在近其松江至海岸合定地分請以知杭州康允之兼浙西制置使自鎮江府至江陰軍悉令允之措置從之

丙辰詔諸路監司郡守遇朔望率見任官望拜二聖 是日苗傅後軍部將韓雋犯光澤縣陷之傅之敗也雋以兵六百趨邵武軍守臣朝散大夫張玘先期遁去雋入城焚掠皆盡遂引兵趨建昌軍官吏軍民皆欲逃去守臣方昭以六十口為質揭榜通衢敢言去者以軍法從事率衆嬰城親督守備雋攻而圍之凡六晝夜昭鼓衆益厲賊死者十三四一夕遁走雋乃入城縱掠積仁宣和末

嘗為御史靖康初以秘閣修撰守平陽寇至而遁遂坐斥至是復用之雋既陷臨川又攻湖口縣遂渡江至蘄州守臣中大夫王姓與官吏皆逃去雋引兵欲依楊進于京西道為王善張用所邀且聞進死乃還居黃陂境上會劉光世駐軍江州遣人招雋雋往見光世光世命還屯蘄州因更名世清號小韓尋詔世清添差蘄州兵馬鈐轄此以趙姓之遺史乃紹興二年四月世清奏款江西提錄用方昭劄子參修江西所奏稱苗傅殘黨而無其名以事考之即世清也

戊午秘閣修撰俞向知揚州維揚為金所柔未有守臣故收拔用之向卒不赴向除命日歷不書今以紹興三年三月十五日吏部中書向蔭補狀修入命江浙淮南

開畝瀦水之地以限戎馬 太常少卿黎確直龍圖閣知婺州日

確無職名此以諫院題名修入

一庚申隆祐皇太后至建康上率羣臣迎於郊外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湯東野扈太母至行在遂以東野試尚書戶部侍郎張浚奏以東野兼宣撫司參贊軍事東野建言欲圖中興當先守關中據形勝以固根本此據附傳增入不得其日且附此日歷及本部

辛酉上手詔以四事自責一曰昧經邦之遠圖二曰昧戡難之大略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命出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 帶御器械李質權同主管殿前司公事遑順

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壬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汪藻復為中書舍人

乙丑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康府連南夫兼建康府宣徽太平州廣德軍制置使

丙寅罷江浙荆湖閩廣諸縣增置射士三分之一一事祖見元年始

朝廷以諸州禁兵不足乃集民兵置巡社又增射士以助之已而言者以謂巡社不利於東南既罷之猶存十分之一至是朝請大

夫王海言海陵一縣應留巡社六十三人而歲敷民間庸錢六千

三百緡利害可見民兵之法凡坊市產錢千緡鄉村田三頃並出

一夫歲租之入或不足以供辦而點丁之際盡取其力穡之人此

尤拂於人情新法弓手教習神臂弓專以捕寇故應募者鮮而諸

縣更令上戶雇募每名歲用之數殆踰百千三者非蠢朴之農夫

即浮浪之凶徒使百姓重困而無益於用况三役並行於一時其

何能給詔樞密院者詳故有是旨既而言者以為無益乃罷武尉

不數年而所增射士盡廢之罷武尉在紹興元年十月己卯盡罷

其事體不大故牽聯書之

丁卯右司諫袁植罷初植請再貶汪伯彥而誅黃潛善及失守者

權邦彥朱琳等九人上曰渡江之後朕方念咎責已豈可盡歸大

臣植乃朕親擢雖敢言至導朕以殺人此非善事呂頤浩曰聖朝

弼臣罪雖大止貶嶺外故盛德可以祈天永命植發此念已傷和

氣滕康曰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乃下詔畧曰朕親擢袁植

置之諫垣意其補過拾遺以救闕失而植供職以來忠厚之言未

聞殺戮之事宜戒可出知池州明日康見上曰大哉王言太祖以來未嘗戮大臣國祚久長過於兩漢者此也未幾潛善卒於梅州

尚書司勳員外郎趙鼎行右司諫宣議郎監登聞檢院呂祉特轉一官守右正言祉上疏論致治之要以聰明為本其大略以謂善持養之則聰日聰明日明利及天下而生靈皆蒙其福不善特養則聰日不聰明日不明害及天下而生靈皆受其禍所以為堯舜為文武為桀紂為幽厲者皆由是也持養之道要在有益於聰明者為之勿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有損於聰明者去之勿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疏上上台對祉復進三策其一曰自古撥亂同於創業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是也漢高祖任用蕭何張良韓信號為三傑然蕭何主筦籥給軍食而不預謀議張良侍帷幄運籌策而不預戰鬥至於韓信則盡護諸將握兵在外他事並不預也唐太宗時房元齡長於謀杜如晦長於斷魏徵善議論李靖李勣能用兵亦各効其力是以有功大抵天下事非一夫所能專任而况多事之際乎臣願陛下廣漢高祖之大度法唐太宗之英斷執政大臣稍均信任因其所長咨訪任使如漢之三傑唐之諸臣使之同心協力共濟艱難庶幾簡要而易為專精而有功樞機之任各稱其職不負陛下委任責成之意其二曰自古得天下必以人心之同其失天下必以人心之異故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周之廢興盡在是也自蔡京王黼更進

用事異同之論起士大夫僥倖苟且各顧其私恩而不復知有公
誼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朋黨之風盛廉耻之道喪不聞有一人履
公守正表倡在位同心同德以尊主庇民為心者欲望聖慈下詔
布宣德意以鼓動士氣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則人心自歸國
威自振中興之業庶幾可圖矣其三曰乞付諸大將節制之權疏
奏上悉嘉納既退遂有是命社建陽人也社行狀不云何人所薦當求它書參考

罷諸州新置州學教授負

此以紹興二年四月三日吏部申明狀增入

中大夫知

信陽軍劉絳除名郴州編管以京西都轉運司言絳正彥叔父恐
難任守臣故也此以紹興五年閏二月十七日絳進狀修入

戊辰上諭大臣曰祖宗時不忘武備如鑿金明池蓋亦習水戰朕

非久欲親閱諸將所部人馬仍召鄉等共觀庶以知諸將能否後

避敵不克行 詔以防秋在近自京南至鎮江府松江巡檢五十

有員令樞密院各擇材武可仗者一人為之貳其土軍有關者並

招填之 承議郎新知富順監馮檝特轉一官以檝嘗貽書苗傅

論復辟事故也初張浚自高郵歸薦檝於上得召對檝奏陛下前

日杭州復辟之事臣亦薄效區區自大臣而下皆知之但無肯為

臣言者上曰太后嘗言之翌日上以聞輔臣李炳鄭穀曰果有之

遂命進秩後三日以檝為尚書司勳員外郎日歷檝除郎在二十

錄載此省劄在二升公安縣為軍以其能捍禦也

庚午中書舍人汪藻兼直學士院

辛未上諭大臣曰近有上言者請朕與皇太后異宮豈有是理朕事皇太后如事母惟帳皆親視或得時果必先獻祖宗奉太后然後敢嘗外人安得有此論張浚曰此氣象甚好以陛下容納直言故有此狂直之士也 御營使司奏諸軍並以萬人為一軍每軍十將共置統制五員逐軍各置虎符於御前收管非降虎符毋得擅出營違者從軍法每統制官為軍籍二本一上之御前一納御營使司一留軍中逐季揭帖諸軍不得互相招收奏可時諸將方自擅迄不行

癸酉樞密院言自兵興至今軍政事務倍於平時欲依祖宗朝置檢詳官兩員請給視檢正官序位在左右司之下編修官四員止

存一員依舊看詳條法從之

六月歷無此今以紹興三年遂以編修

官李唐俊兼權檢詳諸房文子

六月此據本院官屬題名附入題名在

萬

龍圖閣待制提領水軍沿江措置使尚書右司員外郎劉寧

止直龍圖閣同提領水軍充措置副使彥文初除雜學士至是又

改命之 中奉大夫黃叔教承議郎傅崧卿並為中書門下省險

正官崧卿墨卿弟也 樞密院編修官秦梓提舉荆湖南路茶鹽

公事 降充直秘閣知荆南府唐慈復秘閣修撰

甲戌上自神霄宮入居建康府行宮 御史中丞張守試尚書禮

部侍郎守嘗論呂頤浩不可獨任而張浚不宜西去上不然之會

有旨以東京糧運不繼復命太中大夫果揚祖為發運使專切措

置糧運以餉中都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劉寧止言其不可詔
以次官書讀行下遂命起居郎蔡密禮兼權給事中守言揚祖不
可用請罷之中書舍人李陵亦封還錄黃論揚祖前為發運使不
能積粟以寔中都道路梗澁未及半年而中都之人至於相食此
揚祖之罪孰謂揚祖知首尾乎東京糧運不繼非有難曉有糧而
無舟有舟而無人有人而無水有水可運而盜賊奪之三尺之童
亦能知此孰謂發運司官不能知乎又緣給事闕官左史當攝密
禮既已供職寧止自當引退外人不喻皆謂朝廷因揚祖之故特
用密禮而罷寧止此事不可戶曉臣恐天下以言為諱也守再上
疏論列不報疏三上揚祖乃請奉祠守言揚祖以自請得祠是臣

在憲臺言無可采因乞補外遂有是命守力辭不拜上命呂頤浩
名守至政事堂以正士不宜輕去朝廷守乃受命 中書舍人范
宗尹為御史中丞宗尹首言金人為國大患戰之不能勝禦之不
能勝禦之不能却固已敝矣兩河陷沒陛下駐蹕維揚敵騎遽至
僅能匹馬渡江至錢塘未閱月而苗劉之變生於肘腋此皆禍之
大者其小者不可悉數大抵所為皆不成所向皆不利豈徒人謀
乖刺實由天意之未回也苟不能隱忍順受以紓目前之急深恐
天意之不測別致非常之禍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也設若敵騎深
入當以控扼之事責之將相陛下姑引而避之言至於此可謂無
策然譬人之大病垂絕投之善藥但得不死徐議補治陛下誠能

側身修行以享天心發政施仁以從民欲選將練卒繕甲儲糧數年之後以弱為強孰曰不可則今日之無策乃為異時之長策也中書舍人季陵亦言國家之根本在東南東南之根本在建康雄山為城長江為池舟車漕運數路輻湊正今日之關中河內也陛下所當守亦敵人所必攻九江上流有建瓴之勢淮南諸郡有唇亡之憂今去防秋無日矣事之急者除盜賊習水戰凡要害之地屯兵以守之謀議之善固無以易此然臣之區區竊有管見自古無守城天子以天子守城則內重而外拙臣願陛下為馬上之計先定兵衛及扈從之臣精其選使可倚仗寡其數使易供億預詔郡邑各備巡幸使人不駭相時而動初無定方使人不測萬一敵

勢縱橫便當整駕親接營壘召諸道之兵以為援師留將相大臣率以死守鯁其喉牙使不能搏食東南是乃深根固本之道勿効前日百官跣足奔竄以扈蹕為名棄城池以與敵使生靈墮於塗

炭財用填於溝壑而不恤也宗社安危在此一舉惟陛下早圖之

宗尹陵所上疏不得本月日因宗尹入臺附見陵此月未得祠其建言當亦在此時也

通直郎新提舉兩

浙路市舶沈與求守監察御史與求德清人嘗為太學博士張守所薦也

徽猷閣待制知郢州席益再任直龍圖閣知德安府陳規陞秘閣修撰朝議大夫知復州韓儼直秘閣皆以守境故有是

命

季陵外制集有席益知渭州告詞不知在何時當考

乙亥詔諭軍民以迫近防秋已令杜充提重兵淮又於七月下旬

恭請隆祐皇太后率六宮宗室近屬迎奉神主前去江表朕與謀
臣宿將戮力同心以備大敵進援中原應官吏士民家屬南去者
官司毋得禁先是東京留守杜充將赴行在檄直龍圖閣知蔡州
程昌寓為留守判官至是昌寓入京城視事時京城自四門外餘
皆闔人以為病昌寓至欲盡闔之又游手雜食市多竄竊犯者雖
一錢亦死昌寓欲寬為一千副留守郭仲荀皆不聽始昌寓之離
蔡也吏士皆持半月糧既而食盡乃挑野菜而食此據昌寓家傳
月杜充赴行在檄公為留守判官月中至京師視事乙亥二十日
也故因降詔附見趙姓之遺史於閏八月書昌寓除留守十月書
書昌寓入京師恐誤自渡江以來百官除拜非侍從並尚書省出勅至是言
者以為有係招撫及行軍出給之人非為無以示信且事體削弱

乃詔自今帶貼職及遙郡人出告朝奉武翼大夫已上出勅餘並
給付身 中書舍人季陵罷為徽猷閣侍制知太平州陵論遣張

浚宣撫陝蜀任太專非是議既忤乃自引求去未行改提舉亳州
明道宮旋奪職 秘書省著作佐郎富直柔尚書禮部員外郎承

事郎胡寅為駕部員外郎直柔之除禮部題名在二年五月秘書省題名在今年五月與日歷不同當考

是日金人陷磁州初金人圍城急軍校楊再興等作亂殺權守

趙子節推將官蕪珪領州事珪日有三事能從我則可眾曰試言
之珪曰我欲率軍民奪路歸京師見宗元帥如何時澤已死城中
城中未知也眾曰不可又問與汝等力戰如何又曰不可珪曰盍
開門乎眾不應於是珪率眾請詳金人以素隊至城下且折箭為

誓曰不殺人丙子敵縱米麵入城其價頓減數十倍時磁州武安
縣城守甚固金不能攻及聞磁降乃下

是夏賊貴仲正破岳州詔遣兵討捕既而起復奉議郎通判襄陽

府程千秋招降之千秋因留以為將日歷只於正月書貴仲正犯

三年五月庚午知岳州范寅敷奏乞免稅狀云本州昨自貴仲正

占據州城蒙朝廷遣大兵殺散他書亦無仲正事迹按趙姓之道

史有千秋統兵官貴仲正即其人也故附此或是千秋為江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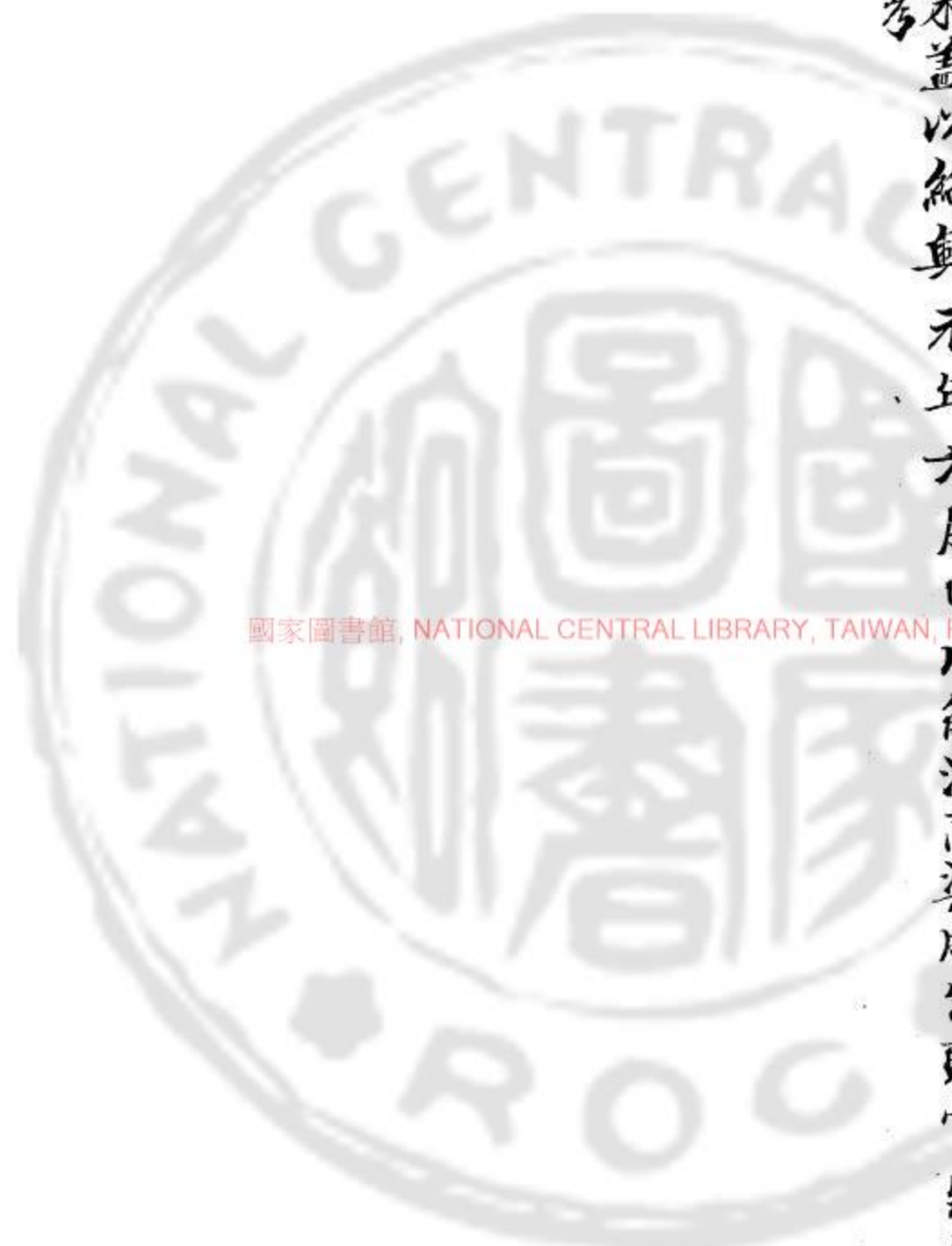
置時所招亦未可知馮熾時議錄有建炎四年代表植與李允文

書云巴陵先於去年春間延燒殆盡至夏又遭貴仲正殘破則岳

州之破決不在此時但無書考其月日耳仲正之死附今年十一

月丁未蓋以紹興元年六月甲戌解潛為渠成乞贈官狀修入亦

須詳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要錄卷十五

宋李心傳撰

建炎三年秋七月戊寅

按是月丁丑朔

詔諸路州軍試經撥放度牒及聖

節恩例等並權住

此事日曆二月十一日

不見今以紹興二年祠部申請增入

也
己卯詔東京宗室並移虔州太宗止司用知大宗正丞洪子陽請

唐辰尚書吏部員外郎鄭資之送吏部與監當以往湖北措置防
江不職故有是命

辛巳韓世忠軍還執苗傅劉止彥苗翊請都堂審驗畢磔于建
市梟其首正彥臨刑瞑目罵傅曰苗傅匹夫不用吾言遂至於此

時張遼苗瑀及傅二子先已死議者欲孥戮之大理少卿王衣奏

曰此曹在律當誅顧其中婦女有雇買及鹵掠以從者儻殺之

未免無辜上矍然即詔自傳止彥妻子外皆免衣歷城人也建炎

記二兇伏誅在六月己酉趙旌之遺史在六月癸丑臧梓勤王記

在六月壬戌三書不同按此乃呂頤浩在相位所行梓所記不應

有誤而勤王記復云二十有六日而主上反正又百有三日而傳

止彥伏誅以日計之則二兇之誅當在七月辛卯不知何以前後

又自不同今從日歷及會要王明清揮塵後錄云苗劉獻俘檻軍

幾百兩兇付之大理獄將盡尸諸市叔祖子裳請對云云上矍然

曰卿言極是朕思慮所不到子裳衣字也日歷建炎四年六月丙

子內殿進呈上曰昨日大理寺上殿朕不識王衣昨日方見之頗似

溥朴據此則誅二兇之時衣未嘗請對可知或者

嘗入奏言之而明清誤記耳今畧刪潤令不失實

直秘閣京東

轉運判官張自牧兼京東制直副使自牧至行在陳復山東定中

中原之策朝廷信其說遷官除職又捐金帛付之自牧至揚州

聞金人南侵遂不行詔江東西漕臣李尚行張琮並兼皇太

后進發隨軍應付命池州募忠義勇散萬人充守禦詔宣

和皇后父安禮封普安郡王親屬與承信郎三十名以后受冊

推恩也日歷無此今以紹興二年十月

二十一日吏部勘會狀修入

癸未武務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韓世忠為檢校少保武

勝昭慶軍節度使賞平苗劉之功也上遣使賜世忠金合且御

書忠勇二字表其旗幟又封其妻梁氏為護國夫人制曰智略

之優無媿前史給內中俸以寵之將臣兼兩鎮功臣妻給俸皆自

此始慶遠軍節度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御營使司都統

平寇前將軍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范瓊為御營使司提舉一行

事務時瓊自南昌入見故以命之

瓊除都統制未見本月日或可附今年三月韓世除提舉事務之後

除授宜州觀察使御營使司後軍統制卒企宗為御營使司都

統制企道宗兄也自陝西携所部由興洋赴行在丹遷都統制韓

世忠張俊皆不服乃命世忠俊改御營為御前知樞密院事張俊

奏乞降夏國書二封一如常式一用敵國禮又奏今雖遣使大金

緣奉瑪哈多在雲中乞別降尼瑪哈書大金國表兩本付臣行所

有禮物俟到司相度詔直學士院汪藻草書如浚奏

臣家藏雜書一編號國史

拾遺者雜記紹興和戰時文字其中有請和詔畧云頃羅邦禍缺止緣亟徇於民心有失先資於大國今則盡携臣屬遠窺蠻荆念守禦以圖存師徒莫振款跳奔而求免封域已窮故因元帥而缺所冀宅中而受命無煩涉遠以勞師未知此即藻所草耶或又它人作也今姑附此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兼樞直學士

院唐又引疾丐祠上嘉其恬退詔陞徽猷閣學士提舉杭州洞霄

宮殿中侍御史王廷秀知筠州右司諫趙鼎行殿中侍御史先

是廷秀論呂頤浩除擬不公故有是命右正言呂祉奏曰朝廷今

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

事有失誰敢言者願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自省置身無過

之地如或不悛默之何惜

甲申詔曰朱勝非顏岐張激路允迪當軸處中荷國重任而不能

身衛社稷式遏兇邪方逆臣亂常之日恣其凌肆以紊機衡夫危

而持顛而不扶孔子以為為用彼相昔馮道歷仕數代常為宰輔

自安寵以免於時坐視廢君易主如同行路而歐陽修以為為臣

如此愧斷臂之婦人今二兇既誅典刑斯正勝非之徒盍議其罰
於是勝非自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岐落
資政殿學士依舊提舉南京洪慶宮允迪自資政殿學士淮西制
置使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激自資政殿學士江州路制置使坐
朋附二兇責授秘書少監分司西京衡州居住 給事中江浙制
置使周望試兵部尚書兵部題名望自太常少卿除蓋誤 御前左軍都統制韓

世忠訟統制官武畧大夫閻門宣督舍人王德擅殺其將陳彥章
下臺獄殿中侍御史趙鼎按德當死上以其戰功故殺其將且德抱
兵在外而擅殺不顧此風一長其禍有不勝言乃詔德除名彬州編

管小歷云編置德于江州蓋承林泉野記之誤今據四年五月辛亥劉光世為德奏功伏泰注 集英殿修撰

知廬州胡舜陟請身守江北之地以護行在且言今淮南群盜大者
數萬小者數千欲以本州鄉兵將兵及所降劉文舜之共二萬人
仍更招群盜湏得數萬結之以威足以捍敵若其養兵之物與夫
屯泊訓練戰陳之方則俟回奏上壯其言擢舜陟徽猷閣待制充
淮西制置使熊克小歷云舜陟自秘換除待制按日歷舜陟今年五月戊子已除集英殿修撰克誤也 寶文閣
直學士權邦彥知江州兼本路制置使始東平失守論者欲重
謫之上以邦彥束身歸朝父母妻子皆致淪沒與它棄城官吏
不同故止削二官而復此命邦彥降官日歷不載據邦彥檢舉狀在此月辛巳今併書之 尚
書兵部侍郎李會充徽猷閣直學士知廬州 集英殿修撰江西
轉運副使王子獻知洪州子獻建陽人也 奉直大夫尚書司門

郎中徐俯主管亳州明道宮

俯已見建炎元年三月辛卯

召徽猷閣待制知

東平府吳給赴行在道梗不能至

乙酉言者論備江之策宜以鐵索為沈網橫鎖江岸以防倭江順流之舟以木為卧柵密藏於岸步之下使戰艦不可得而入此二者用力甚少而收功甚大詔付水軍制置使

金左監軍完顏昌

犯山東京東路安撫使劉洪道與官儀閻臯臯東濰州去昌移屯濰州臯至蕭縣為權知萊州張成所敗衆皆潰散臯獨與麾下數十人泛海歸於朝廷儀引其衆犯密州不能入乃屯於州南盤石河去州八十里洪道攻青州拔之執金所命知州向大猷張成既敗閻臯之衆會金漸入州境成遂以城降金人罷成以叛臣吳玠知

萊州時奉議郎知萊陽縣解致明以寇至遁歸成奏以盜用庫金詔

提刑劾治而成已叛矣

吳玠初見二年十月癸亥解致明爭日歷

建炎三年七月十一日權知萊州張成奏知萊陽縣解致明盜用上供銀入已避罪遁竄奉聖旨令提刑司取勘十一日丁亥也故附見此致明後以宣諭朱異奏守調官按此條史繫甲申日

丙戌慶遠軍節度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御營平寇前將軍權主管侍衛步軍使司提舉一行事務范瓊入見初瓊在江西右正言呂祉首奏其罪且進取瓊之策乃召瓊赴行在瓊駐軍南昌徘徊觀釁詔監察御史陳戩趣其入覲瓊未拜詔先陳兵見戩且刺人以懼之戩不為動徐曰將軍不見苗劉之事乎願熟計瓊乃朝服北向謝恩遂引兵趨闕既至未肯釋兵及入見面奏乞貸左

言等朋附苗劉之罪且言自祖宗以來三衙不任河東北及陝人
今殿帥闕官乞除殿前司職事又言招到淮南京東盜賊十九萬
人皆願聽臣節制上怒知樞密院事張浚奏瓊大逆不道罪惡滿
盈臣自平江勤王凡王遣人致書約令進兵瓊皆不答今呼吸群
兇布在列群以待窈發若不乘時戮他日必有王敦蘇之患上許
之右僕射呂頤浩曰臣與瓊舊有嫌隙不敢獨任其事願付張浚
浚連與集英殿修撰樞密院檢詳文字劉子羽謀子羽已見元年四月甲子
直鎖吏於浚府中使作文書皆備丁亥朝退偽遣御前右軍都統
制張俊以干戈渡江若捕它盜者因召浚瓊及御營副使劉元世赴
都堂計事使俊將其衆甲以來瓊提兵滿街意象自若食已頤浩等
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遽取寫敕黃紙詣前廡下曰有敕將軍可
詣大理置對浚數瓊罪瓊愕眙遂以俊兵擁縛付大理使光世出
撫其衆曰所誅止瓊耳若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
於是復以八字軍還付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新知洮州王彥字八
軍隸瓊事祖見而餘兵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熊克小歷載瓊下大理寺在壬
二年十月癸亥衣蓋誤壬衣乃獄上降旨之日今從日曆附丁亥中興聖政大事
記蓋自宣和未辱盜竄起建炎以來祝禱禱廣黨忠閣僅王存之
徒難皆招安而淮寧山東河北之盜皆擁兵數萬拱州之黎駟單
州之漶臺亦有潰卒數千趙萬襲常州張遇焚真州丁進壽春桑
仲據襄陽戚方犯鎮江楊勅犯虜州劉超據京南王開犯房州崔
增犯太平州張用據桂陽軍道延壽犯德安軍皆隨滅隨起甚而
范瓊召見亦不肯釋兵則天子之兵皆盜矣所幸事變興而人才
見保護聖躬勝非之力居多倡義義勤王張俊之力居多故一月
而除二兇而范之謀力浚又與劉子羽謀之府中之謀字石成
廡下之黃經且出瓊遂就擒三大奸既除而內盜始息息矣

是日元懿太子專薨太子病未瘳有鼎置于地宮人誤蹴之仆地有聲太子即驚搖不止上命斬宮人于廡下少頃太子薨年三歲詔輟五日朝殯金陵之佛寺 恭福帝姬薨追封隋國公主皇第三十四女也薨年四歲 詔江西兩浙揀正兵士兵各六分之一赴行在

戊子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鄭穀薨于位年五十穀執政甫百日止甚悼之謂大臣曰朕元子猶能自排遣穀訃至殆不能釋也常賻外特賜田十頃第一區以撫其孤

己丑資政殿學士朝奉大夫王絢叅知政事朝奉大夫試兵部尚書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望不加職絢不進官呂頤浩失之也後四日乃進絢中大夫望除端明殿學士絢密奏川重地張俊不可專任宜求同德之人協贊之 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身企宗復舉御

營使司一行事務 詔減民間所增後錢時已汰新置射士遂減之其後復撥已增錢赴行在

事祖見元年六月乙亥撥錢在紹興五年三月癸未合併言之

唐寅鄉貢進士李時雨上書曰臣竊聞皇太子服藥不痊仰惟陛下丁陵夷困危之會方茲嘗膳又致輟朝此天禍之於陛下亦已極矣然事之既往夫復何言而承嗣之道理不可後又况國家當憂勤危之際宗廟社稷之所繼統生靈之所係屬敵國之所觀望不於此時權時制宜為謀之畫臣恐天下之心未大安也為今之計欲乞暫擇宗室之賢者一人使視皇太子事以係屬四海增

重朝廷俟陛下皇太子長成界之東宮則一以封視皇子亦不為嫌也伏望陛下斷以不疑而力行之遠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無所斷統晚年聽言遂進英殿于濮安懿王之宮蓋不以一己為私而以天下為念可謂萬世之賢君矣陛下法此前規使社稷有所統屬天下幸甚若以為陛下春秋鼎盛未可以擬仁廟繼立之爭則是大誤國計也時兩仁壽人黨人新之子以其父上書入籍訴于朝吏部擬將侍郎即鈇未下書奏詔前降給還恩澤指揮更不施行日下押出國門久之時兩以策干張俊于閩州遂以為忠州文學建炎以來言儲嗣者蓋自時兩始時兩補官在紹興元年今併書之幸即詔諫別置局不隸後省許與兩省官相見議事元豐初用唐制置諫官八員分左右隸兩省至是始復之如祖宗之故 升杭州為臨安府

壬辰詔范瓊就大理寺賜死時大理少卿王衣奉詔鞠瓊瓊不伏言又論瓊逼遷上皇擅戮吳革迎立張邦昌等事章下大理衣具以責之瓊稱死罪衣顧吏曰囚詞服矣遂上其獄詔用臺諫三章責為單州團練副使衡州安置章再上乃賜瓊死其親屬將佐並釋之獄吏殺瓊瓊猶不肯吏以刀自缺盆插入叫呼移時死其弟及三子皆流嶺南 罷內香藥庫以其物歸左藏

甲午張用與馬友分軍屯碓山麥且盡衆皆乏食乃議復往山東友請所部沿淮巡緝用識其意許之友以本部兵數萬去自分為

七軍用典曹成李宏屯光州境內沿淮劄木寨為久駐之計初京城失守統制官閻瑾遁去留其婿劉紹先以兵數千屯光州守臣任詩厚遇之詩在光四年頗得其用故自靖康以來諸郡多破而光獨得全

乙未尚書主客員外郎謝亮假太常卿權宣撫處置使司參議以將遣使西夏也日歷乙未謝亮差充張浚下屬官今以紹興元年二月庚寅亮自叙狀參修

丙申詔兩浙路守臣兼制置安撫使者非緣軍旅毋得妄用便宜今御史臺議察用言者請也

丁酉鑄三省樞密院銀印朝奉郎監諸司審計司崔縱為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假工部尚書充奉使大金軍前使武節郎閻門

宣贊舍人郭元明為武顯大夫忠州刺史副之縱臨州人也時金左副元帥宗維自東平還雲中右副元帥宗輔自濱州還燕留左

監軍昌守山東地上盧其再至復遣使議和朝奉郎劉誨直顯

謨閣知楚州王明清揮塵第三錄云誨以直秘閣出使還除直顯阻既分憂於凋群仍進直于清班制詞汪藻作見本集中日歷乃以誨為直秘閣當考言者請以江心凡有沙磧要害之地多置寨柵每柵以卒五百人戰船十艘為率

從之

戊戌直龍圖閣沿江措置副使劉寧止添差江淮荆浙制置發運副使從衛往洪州

庚子中書舍人汪藻試給事中仍兼樞直學士院尚書左司員外

即李止民起居即綦密禮太常少卿李公彦並為中書舍人密禮

公彦乃召試公彦已見二年九月壬辰尚書駕部員外郎胡寅守起居即禮部

員外郎富直柔試起居舍人富直柔除即總兩旬復有此命直柔

尋還右諫議大夫直柔之遷日歷與後省題名皆不載諫院題名在今年七月中大夫韓肖

冒行尚書左司郎中朝請郎御營使司叅議官李成造守右司員

外郎承造仍與太常少卿柳約並兼樞御營使司叅議肖冒忠彦

忠彦琦子元約臨安人肖冒之除日歷不載都司題名孫符未左僕射承奉

即吳若試尚書考功員外郎奉議郎張閻守駕部員外郎朝奉

郎周離亨為尚書金部員外郎鄂州點校上供錢物尚書戶部侍

郎宣撫處置使司叅贊軍事湯東野試工部侍郎兼知建康府時建

康寓治保寧僧舍而浙江制置使韓世忠屯將山迎守臣顯謨閣

直學士連南夫而奪其治寺殿中侍御史趙鼎言南夫緩不及事

固可罪然世忠躬率使臣排闥而入逐天子之京戶此而可為者

矣願下詔切責世忠而罷南夫仍治其使臣之先入者此為兩得

上曰唐肅宗興靈武諸軍草創得一李勉然後朝廷尊今朕得卿

無愧昔人矣乃降南夫知桂州而以東野知建康府戍兵故皆群

盜喜攘奪市井東野峻法繩之不少縱民恃以安建康志東野到任在六月熊克

小歷亦係此事於六月末今從日歷係七月庚子日歷不書除工侍此以附傳及本部題名參修但本部題名在六月當考熊克又

以東野為兵部侍郎蓋誤中書舍人董道充徽猷閣待制道為宗正少卿官

省而罷旋入西掖至是總踰月也通益都人初見建炎元年三月今年五月戊子除江東提刑其

除舍人日歷知樞密院事御營副使宣撫處置使張浚以親兵千
題名皆失之此據紹興三年九月乙亥五百人騎三百發行在浚奏到隨行兵數修入賜度僧牒二萬
紫衣師號五千為軍費此據紹興四年九月趙鼎乞添賜度牒狀
緡朱勝非閤居錄云浚出使賜上賜川陝官吏軍民詔曰朕嗣承
錢百五十萬緡與此不同當考大統遭時多故夙夜以思未知攸濟止賴中外有位悉力自効共
拯傾危今遣知樞密院事張浚往諭密旨黜陟之典得以便宜
施行卿等其念祖宗積累之勤勉人臣忠義之節以身徇國無貽
名教之羞同德一身心共建隆興之業當有茂賞以答殊勲自王瓌
謝亮之歸朝廷聞廊延經畧使曲端欲斬王庶疑其有反心乃以
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召端端疑不行權陝西轉運判官張彬勸
端不聽議者喧言端反端無以自明至是浚入辭以百口明端不
及時明州觀察使劉錫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趙哲皆在浚軍浚辟
集英殿修撰知秦州劉子羽參議軍事尚書考功員外郎傅雱兵
部員外郎馮康國主管機宜文字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王彥為
前軍統制彥將八字軍以從太學博士何洋閤門祇候甄援等俱
從行康國將行往辭臺諫趙鼎謂之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陝
半天下之責自邊事外悉當奏稟蓋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是日
浚軍行屯雨花臺時東京米升四五千留守杜充既還朝副留守
郭仲荀以敵逼京畿糧儲告竭遂率餘兵赴行在充先行至江寧
鎮與浚過屏人語久之

而別

辛丑朝奉郎陳恬直秘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恬克叟元孫克

開中人祥符符中為樞密使相少力學屏居陽翟躬耕養母往來嵩少間上皇聞

其名詔為秘書正省正字奉祠去避地還蜀大臣荐其賢至是復

召恬以老疾求去未幾卒于桂州中奉大夫知滁州向子伋請

罷民兵復處社專保鄉井毋得調發守隘從之尋命聽守臣節制

子伋敏中元孫也詔進士陳大川程百之並補迪功郎大川百

初朝廷以勦賽為淮東馬步軍副總管屯揚州已而復叛招撫使

王瓌與過于興化縣瓌軍不整為賽為乘大敗制書金鼓印文皆

為賽所得曉僅以身免

壬寅詔迎奉皇太后率六宮往豫章且奉太廟神主景靈宮祖宗

神御以行百司非預軍旅之事者悉從以參知政事李邠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滕康並為資政殿學士邠權知三省樞密院

事康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凡常程有格法事又四方奏獻吏部

差注舉辟功賞之屬皆隸焉奏獻事四年二月丙申遷行在惟軍旅錢穀除拜則

總於行營如故仍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楊惟

忠將衛兵萬人從行熊克小歷上以金將入犯方遣兵守淮及控

六月乙未上巳降御筆及此事今但以臨行申諭諸路宣武軍節

度使東京留守杜充為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宣撫處置副使

呂頤浩張浚荐之也仍命充總兵防淮賜錢八十四萬緡為中軍

四月之費時奉使洪皓等未至雲中完顏弼請犯江浙左副元帥
宗維許之 大理寺言范瓊已賜死詔宣撫使司叅議軍事劉子
羽諸治獄官吏各各進秩一等獄卒及軍士與勞者賜銀帛各有
差

乙巳詔戶部供錢絹各二萬貫匹銀萬兩隨從皇太后以備支費
后性儉約有司日供千緡而止及是將行斥賣殿庫絹二千匹以
充費上聞之謂大臣曰朕事太后與所生無異近市得衣絹數十
匹即先分猷飲食亦然今往南昌未有還期除綿自禁中分納外
餘可令趣辦之 命江西閩廣荆湖團練槍杖手峒丁以備調發詔

淮南沿江民間水水小船並委守令籍其姓名俟有探報其巡檢各
部赴江岸與本處地分同備戰守優給錢米候事定日放散時沿
江雖置巡檢而朝諸即通判池州郭偉言濱江之民皆善操舟萬
一敵騎掩至所謂巡檢勢力單弱不能拒敵則沿江習水之人必
為敵用故有是旨 吳國長公主入朝以易元吉畫玉管筆小玉
山為獻上諭以朕平生無玩好長主厚費致之殊可惜復還之山
東盜郭仲威初與李成同在淄州金人入犯成先往泗上仲威乃
引兵至淮揚軍欲與其民貿易既而圍之仲威之衆才數百乃取
下邳八鄉之民雜于軍中凡四月至城陷仲威入城大掠取強壯
以充軍京西南路招提副使王俊掠汝州京西北路制置使翟興
聞之親往招之俊既入境命塞井戕窳以困興興至城下俊欲出

兵擊之興曰吾以好意來而俊敢爾命攻之將士應時登城俊引
其衆遁歸繼蓋山興按轡入城秋毫無犯百姓皆安堵後三日引
兵至繼蓋出俊出戰興又敗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八月戊申按是月丁未朔環慶經畧使王似言方今用兵之際關陝六路帥乞皆用武臣呂頤浩曰臣少識種諤眇小而為西夏信服今之武帥類皆門將非智將罕見如諤之比杜充曰方今艱難帥臣不得坐運帷幄當以冒矢石為事上曰王似未知武臣少能知義理若文臣中有智勇兼資練達邊事如范仲淹者豈必以親臨矢石何為多藉武帥

已酉移浙西安撫司於鎮江府臨安守臣改帶管內安撫使 翰
林學士曾楙試禮部尚書龍圖閣待制知台州謝克家試兵部尚

書 右文殿修撰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葉煥為徽猷閣待制知鎮

江府煥進職在士子今併書之

壬子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李邴以本職提舉杭州洞

霄宮邴與呂頤浩論不合力丐免乃有是命按宋史繫庚戌日 資政殿

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滕康進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吏部尚

書劉珣為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仍許珣綴執政班

奏事 詔尚書吏部侍郎高衛往洪州仍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

沿路因便處置控扼及其形勢以聞時雖下詔堅守建康而議者

以為朝廷陰為避敵之計呂頤浩因奏事為上言如曾楙尚疑之

况小民乎宜量留嬪御掌批奏牘以固人心且免令內臣權管恐

其不密或緣此開端上納之按洪州之行潘賢妃實往而張才人吳夫人留土左右恐用頤浩納說也

甲寅劉文舜寇舒州通判權州事鄭嚴遣人以禮待之文舜喜遂

入城秋毫不敢犯嚴請於朝以文舜為淮西都巡檢使賜金帶嚴

鍾離人也 龍圖閣待制陝西節制使王庶罷徽猷閣直學士知

慶陽府王似為陝西節制使初庶聞敵去復入延安而城不可守

乃移駐洛交收召散亡會詔守守長安庶益治軍且上章請不能

守延安之罪遂罷去延安之陷也金人移兵趨環慶路以選勁兵

邀擊于險兵不能進故用之

乙卯詔應侍從官非功在社稷及死於國事之人所得官給葬事

指揮勿行以言者有請也此據紹興三年正月十九日廣東轉運判官章傑申省劄子增入日歷在乙丑

丙辰詔祠部度牒改用綾紙做茶鹽鈔法用朱印合用號仍增綾紙工直錢十緡通舊為百二十緡以尚書戶部侍郎葉份兼權禮部侍郎提領措置自治平末年始鬻度牒李燾長編熙寧元年七月成注前此未嘗書賣度牒因錢公輔言表而出之鬻度牒蓋始此年按實錄治平四年十月庚戌賜陝西轉運使度牒千道糴穀賑濟此云始于熙寧元年事亦相近渡江後軍興費廣用度多仰之舊以黃紙印造故偽者易為至是戶部郎中朱異等以為言始有是命既而戶部無見綾乃改用絹

辛酉廣州州學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勳以為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飢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

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未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本朝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一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五百匹此方百里之縣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後始一徧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綿絹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筭官之

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勲為
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勲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畧謂桂州地東西
六百里南北五十里以古尺計之為方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
二十五萬頃有田夫二百四萬餘人出米千二十四萬斛祿鄉大
夫以下四千人賦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
十一萬一千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餘斛州縣官不滿百員
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游手未作之人眾是以地利多
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勲臨賀人也

壬戌隆祐皇太后登舟發建康百官辭于內東門上猶慮金人侵
犯密諭滕康劉珏令緩急取太后聖旨便宜以行

以此據正民乘傳記按宋史繫已未日

癸亥徽猷閣待制洪皓奏自壽春府由東京出界呂頤浩曰將來

崔縱未必不先到上曰今奉使欲如王雲者豈易得先是群盜張

俊俊即小張俊也李貴嘯聚潁上道益梗提舉官范渙張鉞嘗招

慰之旋復亂皓至順昌聞賊有至近郊以牛驢市物者約與相見

譙門下皓曉譬切至曰自古無白頭賊賊竦寤請歸報其渠帥迺

為書至其窟穴俊貴皆聽命率所領入宿衛貴即俗所謂李闖羅

者此據洪皓行述附見日歷紹興三年五月二日御史臺主簿陳祖禮劄子元係迪功郎聞喜縣尉京東西路提刑陳昌弼奏陳

充准備差使被差徐州等處幹事至利國監界遇郡賊張俊等全火盡伏招安蒙本司保奏建炎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准告授宣義

即據此文在皓出使之前不知與范渙張鉞有無相聞今附此當求他書參考直龍圖閣兩浙轉運副

使王琮罷乃奪職坐不刊行資治通鑑板本也始范冲刻是書垂

成而去琮至遽罷之言者刻琮指司馬光為姦人謂通鑑為邪說

必欲毀板恐其流傳故有是命乙酉刑部檢舉復職狀修入

乙丑直龍圖閣權東京留守判官程昌寓自京城還蔡州初杜充

既去昌寓以無糧不可留引所部還蔡昌寓家傳六百餘人投版於留守司

公還日蔡洧經寇獲自公臨治盜奔他境雖今有本道運判滕膺攝事民未安其政詞旨誠切杜充時為宣撫聞之檄公還按昌寓

之去乃以無糧不可留非為蔡也趙姓之遺史十月昌寓入京師四年正月還蔡昌寓在京師凡四月隨行軍吏無糧食乃不可留

姓之所書年月副留守郭仲荀亦引餘兵歸行在遂以直徽猷閣

京畿轉運副使上官悟權京城留守悟初見元年八月丙寅日歷

轉運判官自後不見除日臣家藏論言集有悟除直徽猷閣副使制詞畧云其墜廷閣之班以正使名之重故知今為此官職也

仲荀既行都人從之來者以萬數離京師數日始得穀食自此京

師人果者遂絕矣先是知唐州滕牧為董平所逐事見今年五月乙巳會群

盜八筭針王民等犯京西牧自襄陽遣使招之皆聽命遂以其衆

還桐柏攻平民取道蔡州昌寓不納民營城東兩日無所得而去

牧以民之軍與平戰平敗執通判事李祁以行未幾牧遷京西轉

運判官唐州遂無主將京師自悟留守後命令不復能行留守司

名存而已據程昌寓家傳王民以昌寓至蔡之日過其州故附於此未知與董平以何日戰也初統制官

喬仲福自閩中引兵還行在道饒州入其郭占民居掠子女呂頤

浩聞之自上詔官軍經田州縣者皆毋得入城仍具應付錢物數

及有無騷擾申尚書省

丙寅上謂輔臣曰國用匱乏政以所費處多呂頤浩日用兵費財

最號不貲故漢文帝不言兵而天下富上曰用兵與營造最費國

用深可戒也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漢武帝外事四裔內修宮室

顧奚益哉太上皇帝以用兵營造為蠹財之戒其有鑒於斯乎然

臣嘗竊議之二者為財用之蠹雖均宮室之奉所當深戒師旅之

興有出於不得已者文帝惜露臺百金之費而乃講武於上林聚

兵於廣武豈靳營造而輕於用兵哉蓋應敵之備不得不然也太

上皇帝在位三紀臺榭苑囿無營繕內帑所積甚富及金人南

侵餽餉賞犒之費盡出於此而民不知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

害民而後知聖慮無一日不在斯民也

丁卯朝散大夫京東路轉運判官杜時亮為祕閣修撰假資政殿

學士充奉使大金軍前使進士宋汝為授修武郎假武功大夫開

州刺史副之初朝議以為敵師且至而洪皓崔縱未得前求可使

緩師者時亮宣和未嘗為燕山路幹辦官金許王宗傑寇燕與呂

頤浩等五人俱被執既而釋之汝為豐縣人身長七尺餘博聞彊

記徐州之陷闔族百餘人皆死是聞金人入犯見部使者陳邊

事遣詣行在所上納其說命持書遺金主晟請和且致書左副元

帥宗維略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

守則無人奔則無地此所以認認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已故

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

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謹按十一月丁卯詔書云在建康

即此書也國史拾遺與元帥書八月日謹書于國相元帥閣下某

作遣洪皓輸懇切之誠懼道塗梗塞或不時布聞則又令崔縱進

書御者既遣使者于庭君臣相聚泣而言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

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大國之征小邦譬孟賁之搏熊耳

以中原全大之時猶不能抗况方軍兵撓敗盜賊侵交財賄日腹

土疆日蹙若偏師一來則束手聽命而已守與為哉自汴城而遷

南京自南京而遷揚州自揚州而遷江寧建炎二年之間無慮三
三徒今越在荆蠻之域矣所行並窮所投日狹天網恢恢將安之
耶是某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一身彷徨蹢躅天躋地而無所容
厝此所以朝夕認認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已也恭惟元帥閣
下以英宗之重行吊伐之師謀畧如神威權不世其用兵之妙與
黃帝爭驅遂北平契丹南取中國極天所覆混為一區此豈載籍
所有哉故缺十二字願削去舊號自此一字

夫者大金之陪隸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也而無有二上矣
亦何必勞師遠涉然後為快哉昔秦併天下可謂疆矣而不廢衛
角之祀漢高祖成帝業可謂大矣而不滅尉陀之國周武帝兼南
北朝可謂廣矣而許由蕭登以為附庸故曰竭山而敗者非善敗
者也竭澤而漁者非善漁者也伏望元帥閣下恢宏遠之圖念孤
危之國回師偃甲賜以餘年缺十六字

儻異時奉事之誠不足以當保持之意則移師問罪
至明也存人之血祀至信也全人之肝膽至仁也魚是四者在閭
下之德為何如在某之感為何如不寧惟是而已大軍一曰則數
百萬之生靈永保室家教萬里之山河永成井邑亦大國之利也
孰與夫皇皇稱兵而自殘其一統之內今缺六字社稷存
亡在閣下一言某之受賜有若登天之難而閣下之垂恩不啻轉
國之易伏惟曲神而特加矜察焉謹再遣使資政殿學士朝請大
夫文安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杜時亮副使武功大
夫開州刺史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宋汝為特指行府儻蒙
許使參見面授約束幸甚素秋將杪德履冀慎寢食永綏壽祉

時劉豫節制東平呂頤浩因以書遺之俾汝為面陳朝廷密意
光祿少卿范寅敷自金末歸詔寅敷都堂審察寅敷已見元
寅敷二年二月戊辰先是
知陝州李彥仙遣小將趙成往雲朔覘事比還念無以自明乃挾

寅敷以歸至是赴行在成正平人也此據張鈞續
中興忠義錄
已已詔郭三益鄭毅所賜田宅並減半初上念鄭毅之忠且以其
河朔人無家可歸故於常賻外賜第一區田十頃比三益繼薨其

家援以為請許之言者論三益本玉黼死黨毅無尺寸功乃減半

半言者又爭之遂寢其命其後上思毅之忠卒賜之

庚午奉安滁州瑞命殿太祖皇帝御容于建康府天寧萬壽觀

壬申上謂輔臣曰高麗入貢人使將至聞上皇遣內臣宮女二人

來朕聞之一則以喜一則以悲朕遠遠二聖已及三年忽得安信

豈得不喜上皇當承平之久以天下之養奉一人彼中居處服食

凡百麤陋而朕居深宮廣殿極不遑安且朕父母兄弟及妻皆在

異域惟有子近又薨逝孑然一身當此艱難所以悲也玉音未已

淚已盈臉呂頤浩曰願陛下少寬聖抱大恢中興之業二聖忽有

使來南歸之期可望此必金人之意若非彼意數人者雖至高麗

高麗亦不肯令來上曰然詔布衣陳篆吳石韓彥李元忠並假

從事即令入對石常州人彥汝州人元忠河北人篆等皆從杜充

軍往壽春故有是命

甲戌禮部尚書曾楙為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張守為翰林學

士先是殿中侍御史趙鼎入對論守無過下遷

按守原為御史中丞六月甲戌以言

事異旨遷禮部侍郎上曰以其資淺鼎曰中丞臺綱所繫豈計資邪且言事

官無他過願陛下毋沮其氣時上每除言官即置一簿考其所言

多寡鼎為臺諫三月而言四十事上皆行之

中興聖政龜鑑曰朝政有關許士庶以直

利害當講論從臣而給札或以朕之耳目付臺諫或以不畏強禦責御史趙鼎有言四十事固足以見鼎之盡職而四十已行三十六尤足以見高宗之善政增言事官置言事簿而聽言路廣矣

乙亥直顯謨閣知青州劉洪道充徽猷閣待制京東經略安撫制

置使時洪道奏使時洪宮等牽制且諸將不上以京東僻在一隅而洪道屢騰奏牘欲倚之經略山東故有是命又以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宮儀知濟南府召知濰州閻壘赴行在仍下詔戒諭之於時洪道等皆失守而舉已南奔朝廷蓋未知也趙姓之遺史附此日歷載戒諭敕書於七月乙亥敕書有云還洪道制置之印付官儀濟南之符并詔閻壘來朝行在改且繫此日更須參考鄉貢進士陳登為廸功郎登師道子也三試禮部不第客游南方貧窶不能自立翰林學士張守等三人言于朝故有是命師道彭城人祕

書省正字

是月詔中書門下省檢正官歲舉官如左右司條例此以紹興二

仇念申明劉子附人

兵部尚書謝克家言今日官冗外方尤甚請悉罷之

以紓民力又言官軍單寡而郡縣皆有土豪宜令自相推擇有智勇者各守其地郡縣有關官處乞許郡守自辟吏銓無礙則付以告身若其徇私則監司御史得以糾之今京東西及江淮悉為榛莽難用常法宜建藩鎮文武並授令得便宜從事財賦亦聽自用如捍禦有功則許世襲又言國典不存宜詔諸郡訪求傳錄俟駐蹕既定悉上送官凡此皆急務也

建炎要錄卷二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閏八月一丑朔御筆朕嗣位累年凡可以和戎息兵者
早辭降禮無所不知而敵人猖獗迫逐陵犯未有休息之期朕甚
憚之比命杜充提兵防淮然大江之北左右應接我所守者一由
荆襄至通泰敵之可來者五六兵家勝負難可預期朕欲定居建
康不復移蹕與夫右趨鄂岳左駐吳越山川形勢地利人情孰安
孰危孰利孰害三省可示行在職事管兵官條具以聞始張浚建
武昌之議呂頤浩是之有成說矣浚行未幾江浙士大夫搖動頤
浩遂變初議是日召隨駕百官及諸統制赴都堂至晚以二十五

封進入大率皆言鄂岳道遠饋餉難繼又慮上駕一動則江北群盜乘虛過江東南非我有矣翌日輔臣日對上猶未觀謂願浩曰但恐封事中趣向不一昔直宗澶淵之後陳克復蜀人則欲幸蜀王欽若南人則欲幸金陵惟寇準決策親征人臣若不以家謀專為國計則無不安利矣然率定東巡之策

戊寅尚書工部侍郎兼知建康府湯東野提舉應副六宮事務先

往平江

按六月壬寅詔書除祐皇太后率六宮先往豫章以趙鼎扈從錄考之潘賢妃寔從今此猶所謂六宮者豈非上左

右侍御之人邪四年六月己亥注云可考

徽猷閣待制知廬州胡舜陟知建康府充

沿江都制置使集英殿修撰王羲叔副之先是舜陟言欲專治軍旅前迎大敵以謀與戰仰護行在王絢曰舜陟語甚壯似可託以

方面上曰言未可信須在行事會兵部侍郎沿江措置使陳彥文

引疾罷為龍圖閣直學士在外宮觀乃率用之自軍興後淮西八

郡群盜攻蹂無全城舜陟守廬二年安堵如故繇是廬人德之

龍圖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孫覲罷仍奪其職以言者論覲嘗建明

王安石常平聚斂之法也時覲在平江拘催民間崇寧以來青苗

積欠民苦其擾上聞函不詔除之

下詔在九月己未介併附見

資政殿學士

提舉杭州洞霄宮李邴知平江府

初以防秋起江浙福建湖南等路禁兵屯於昇江蘇潤荆襄六郡

而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江東諸州地多要害用便宜之止已如以

聞然議者謂浚所得便宜之命當用於川省軍前今甫出國門而

遂用之非也

議者蓋朱勝非

乙酉詔諸路復置提舉常平官指揮勿行用殿中侍御史趙鼎疏也鼎之疏曰臣聞漢昭元年罷榷酤均輸之法唐順宗即位罷月進羨餘之資如拯溺救焚惟恐其不及所以固邦本於不拔延世祚於無窮恭惟陛下即位之元年即降指揮罷常平官吏蠲免常平錢谷詔下之日無速無近鼓舞歡呼仰戴惟新之政而去歲之冬初復有指揮置提舉官根刷諸司侵支催理民間舊欠諸司侵支固豈入己非軍期犒賞則月給錢糧逼使撥還亦非已出奪被與此有何利害民間舊欠所在皆然非逃亡人民則庸胥猾戶迫令輸納號令不行良善之氓例遭抑配開猾史衣食之源遺平民推剝之若人心駭愕物論紛紜使陛下重失人心特在此舉繼聞有旨委從官詳議渡江之後未即施行而遠方官司奉承不暇修飾廨舍召置吏人供帳什物之資增給祿廩之費不知其幾何也近據監察御史林之平申福州一州已使過錢三萬餘貫則其餘州縣計不減此提舉官差與不差提舉司置與不置元無明降指揮徒使四方奉行違戾竊惟歛散本非良法知取債之利而不知還債之害前言固已曲情於人情而今乃督責於既已放免之後其為嗟怨豈特還債之比邪臣願陛下明降睿旨一依建炎元年指揮罷提舉常平官吏放見錢谷仍令追理耗用樁充錢本復舊平糶之法不惟陛下卹民之詔不為恐言而使期民復見祖宗之

政矣疏奏從之。是日上謂輔臣曰士大夫間有言李綱可用者朕以其人心雖忠義但志大才疎用之必亡人之國故不復用呂頤浩曰臣等與綱素無嫌隙原其心非故欲誤國但志大才疎耳上曰如聽邢侗言遂給伊都金人至今以為釁端周望曰如宣撫河東先於河陽納置級軍金人聞而笑之亦足見其疎也

丙戌御營使司參議官柳約請令土豪募民防江不仰給縣官者二百五十人官其首仰給者倍之先是沿江制置司乞計人數正補官資更不借補上曰自崇觀以來爵秩叨濫日甚一日如小使臣闕只二萬餘今借補者何啻三五十萬將來事平未知何以處之呂頤浩曰若分布諸州縣止給俸錢即不難處也王綯曰富貴人王操柄若使臣下得假將何以馭臣上甚以為然

丁亥輔達攻連水軍南寨大掠之殺連水軍使朝請大夫郝璘丞修職郎吳深

此以紹興二年四月十五日璘家乞推恩狀增修

遂以其衆降于淮南招撫

使王瓚先是太學博士孟健自海州率民兵數千勤王至連水軍南寨因留焉達攻之數月及陷健與其家皆死後贈璘等官錄其家有差

健初見二年三月紹興五年四月己酉推恩深三年五月癸未推恩今並附此

是日上召諸

將問以移蹕之地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御營都統制辛企宗觀上自岳鄂幸長沙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後至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上乃命內侍押三人赴都堂議上聞俊等退避之說殊怫然至晚不食戊子呂頤浩等入退上謂曰俊企

宗不敢戰故欲避於湖南朕以為金人所恃者騎衆耳浙西水鄉騎雖衆不得騁也且人心一搖雖至川廣恐所至皆敵國爾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但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豈可無宰相周望曰臣觀翟興李彥仙輩以潰率群盜猶能與金兵對壘拒守陝洛臣等備位宰執若不能死戰以守異日何顏見彥仙輩臣寔恥之上曰張守入對言不如留杜充建康不可過江頤浩曰臣與王綯周望韓世忠議本自如此上又欲令世忠守鎮江府劉光世守太平及池州頤浩等以為然防淮之義遂格

已丑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進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杜充守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御營使充既升宥密自言中風在告上知其不滿且以充久司留鑰天下屬望將授以兵柄故越次用之制下四日充即起視事

熊克小歷命二相在丁亥今從曰歷

充止進一

官為太中大夫蓋當制學士失之

參知政事王綯兼御營副使

是日通奉大夫范致虛入對先是右正言呂祉言致虛之才在今日可當一面雖有過宜乘瑕用之乃自謫籍中召赴行在而右練議大夫富直柔力年致虛不當復用遂除資正殿學士知昂州祉亦隨罷諫職

祉除外任據諫院題名在此月日歷無之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知濟

南府宮儀屯盤石河數與金戰勝負畧相當金人患之乃宣言宮太尉馬軍五不能當我之一然步軍絕勝儀聞之以為然金人屯

密州北二十里時出兵而南儀禦之敵佯若不勝而退儀易之敵
伺知其懈至是引兵攻儀馬步俱進方戰馬軍少却既而分為兩
翼直犯中軍儀猶不知衆遂大潰儀與京東經畧安撫制置使劉
供道奔九仙山敵又逼之供道以餘兵二千奔海州李達吳順乃
以密州降金供道過楚州為郭中威所敗遂至真州詔儀即真州
屯駐淮東副總管靳賽以所部詣御營副使劉光世降光世因
以為將就統其軍人人皆喜

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臣伏觀詔書以敵侵凌備禦不給遂有
移蹕之意右顧岳鄂左趨吳越安危利害下訪群臣臣聞孔子曰
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今臣所陳不免追咎既往者蓋謂
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復收人心而圖存則既往
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故也一時陛下以新王介弟受淵聖帝
帝之命出帥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
戴函居尊位還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
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金兵深入陝右遂破京西而
漫不治軍畧無扞禦盜賊橫潰莫之誰何無辜元元百萬塗地怨
氣上格日昏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方且製造文物糜費不貲
猥於城中講行郊報朝廷動色相謂中興敵騎乘虛直擣行在匹
馬南渡狼狽不堪淮甸之間又復流血逮及反正寶位移蹕建康
不為久圖百度頹弛淮南宣撫卒不遣行自畫大江輕失形勢一

向畏縮惟務遠巡軍民怨咨如出一口存亡之決近在目前凡此
節次十餘條皆所謂舉措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衰亡固不足道
請以中興者言之夏少康周宣王燕昭王越勾踐漢光武莫不任
賢使能修政事治軍旅而其奮發刻厲期於必成者則又本於憤
耻恨怒之意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所以光復舊物各稱賢君未有
乘衰微缺絕之後竊：焉因陋以為榮施施焉苟且以為安而能
久長無禍者也為陛下計當何如而黃潛善汪伯彥顧以乳媪護
赤子之術侍陛下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
不自重愛也曾不知太祖勤勞取天下列聖兢業嗣守不敢墜失
今也宗廟為草莽埋之陵闕為畚鍤警之堂堂中華我馬生之赫
赫帝圖盜賊營之然則營善伯彥所遺誤陛下陷陵廟廢土宇喪
生靈者又豈燕昭越踐漢光武之比乎本初嗣復既不為迎二帝
之策因循遠狩又不為守中國之謀以至於今德義不孚而號令
不行刑罰不威而節賞不觀巡幸所至民以淮甸為戒駐蹕所在
人以敵至為憂東南之州郡幾何翠華之省方無已若不更策改
轍以救垂亡則陛下永負孝弟之怨常有父兄之責則人心已去
天命難恃雖欲霸栖山海跋履崎嶇臣恐非所以為自全之計也
為今之計願陛下一切反前失而已則必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
臣庶之諂而不悟其非巡守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經
涉變故僅免危亡蓋上天警戒於眇躬俾大宋不失於舊物金人

扶立僭偽俾臣作君朕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陵廟荒殘
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
武然後透將訓兵戒衣臨陣按行淮甸上及荆襄收其豪英誓以
戰伐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景從天下武勇之夫必響應而馳
起國用不足於此不患無財甲馬不强於此不患無備有道多助
孰不順之秦隴雖遙驍騎壯士即可坐致齊魯雖失饒財原貨必
自竭輸陛下凡所欲為孰不如志其為利害豈與退保吳越日就
減亡同年而語哉臣不自量每切憤歎既未被堅執銳先啓戎行
而服業簡編討論古昔固當忌其昧陋少贊經綸輒為陛下畫七
策為中興之術其一日罷和議而修戰畧蓋和之所以可講者兩
地用兵勢力相敵利害相當故也非强弱盛衰不相俾所能成也
而其議則出於耿南仲何也淵聖皇帝在東宮當宣和季年王黼
欲搖動者屢矣南仲為東宮官計無所出則歸依右丞李邦彥時
邦彥方被寵眷又陰為他日之計每因王黼讒譖頗曾解紛亦緣
上皇仁慈本無移易太子之意也既而淵聖嗣極遽遷前朝大臣
而邦彥為次相金人遽至城下邦彥諧諂小人烏知遠慮遂獻和
議而南仲以宮傳之重方奉椒房出奔聞六飛堅守至陳留而返
自愧其失因附邦彥而沮种師道擊敵之謀於是覆邦之患滋蔓
而起分朋值黨必欲自勝主戰伐者李綱种師道兩人而已幾會
一去國論紛然中制河東之師必使陷沒以伸和義之必信二帝

遠去宗族盡徙中原塗炭至今益甚者本緣南仲主持邦彥以報私恩不為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合狠伎膠結寧誤趙氏不負耿門之所為也使其可和則淵聖執德不回馴致禍敗而陛下卑詞原禮避地稱臣無所不用其極乞和之使接武於道宜其少緩師矣何乃累年而尚無效耶自古中國盛強如漢武帝唐太宗其得志四裔必并吞掃滅以示廣大悔亡取亂竭其兵力而後已中國禮義所自出也恃強陵弱猶且如此今乃以廉退慈仁君子長者之事望於尼瑪哈有是理哉若以為強弱之勢絕不相侔縱使向前萬不能抗則自古徒步奮臂無尺寸之地而爭帝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罷絕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圍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斷而行之堅確不變庶幾敵國知我有含怒必鬪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不然則今僻處東南萬事不統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質則孰重於二帝飾子女則孰多於中原之佳麗遣大臣則孰加於異意之宰輔深思遠慮又復計之所為乞和必無可成之理昔北狄至澶州王欽若臣堯佐請幸吳蜀惟寇準觀親征及成功之後欽若等羞恨無以藉口撼真宗曰當時寇準亦豈有好計但是熱血相沃譬如博錢以陛下為孤注耳使人君不明則欽若之言為愛君而寇準之功為幸勝今之議和者其情狀一一出於此苟能息絕其議陛下不藉之以塞民望大臣不藉之以寬己責

則必為然後之圖矣其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夫事有緩急河有先後既定議講武則有餘庶事有日力不暇給者當置行臺以區處之今典章文物一切掃地百司庶府殆為虛設其必不可闕者惟吏部戶部為急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慎澤監司而付之則吏事銓事亦復減省不遇置侍郎一員即官二員胥吏三十人則所謂磨勘封叙封薦常成之事可按而舉矣戶部所以治天下財賦也今四方供貢久不入於王府往往為州郡以軍興便宜截用經常一壞未易復理竊觀行在支費每月無慮八十萬惟以權貨鹽利為無窮之源耳故臣謂宜置行臺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太后六宮百司以耆括諳練大臣總臺謹守成法從事即吏而下不輕移易量留兵將為營衛命戶部計費調度以給之其虛名無寔徒費國用之所一切省罷陞下奉廟社之主提兵按行廣治軍旅周旋彼此不為定居惟是侍從臣察帥臣監司要害守牧則當加意以時進退其賢不肖功罪之著明者而餽餉之權自宜專責宰相而選委發運以佐行於下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加以歲月量入為出何患無財所謂宰相之任代天理物扶鎮持危其責甚重非特早朝晚見坐政事堂弊弊然於文具無益之末移那闕次以處親舊濟其私欲而已也古之人君臨政願治必委任宰相豈徒體貌崇重一聽其所為亦必深相提策務為明白計日累月以考功緒陞

下視今日國勢孰愈於前日乎此在宸心所自鑒照臣未敢深論也其三日務寔效而去虛文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躬卒而不變之者則在陛下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修誓戮必慙不為退計者乃孝弟之寔也遣使乞和廣捐金帛冀幸萬一者孝弟之虛也屈已致誠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略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寔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則不能由之或因苟賤求進之人遂乃例輕天下之士姑為禮貌外示美名者為求賢之虛文也聽受忠鯁不憚拂逆非止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寔也和顏稱善泛受其說合意則喜之不合則置之官爵所加人不以勸或內惡其切直而用他事遷徒其人者為納諫之虛文也將帥之林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能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寔也庸奴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於賊與子親原弒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朴寔用命之功也為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擢其健強驍勇分屯所在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送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戶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大抵如周顯德年中世宗命我太祖之意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戰獲則後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適其戮其族今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寔

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
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為
治軍之虛文也慎選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惠忠智之人使久作
於官懲革弊政痛刈姦賊以除民害雖軍旅騷動盜賊未平必使
寬卹之政寔被於民固結百姓將離之心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寔
也詔音出於上虐吏沮於下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
犒設贍軍則厚裒其錢谷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千步軍需之具
日日征求物物取辦因緣姦獎民已不堪乃復蠲其稅租載之赦
令寔不能克苟以欺之者為愛民虛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
人民以此六寔者行乎其間則為天子之寔也陵廟荒圯土宇日
蹙衣冠黔首為肉為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陛下戴黃屋建帷
殿質明輦出房雉尾金爐夾侍兩陛伏馬衛兵儼分儀式贊者引
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卑卑而前摺笏出奏司辰唱
辰正則駕入而伏出矣以此度日而國勢益卑彼尼瑪哈晝夜厲
兵跨河越岱電掃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躪衛霍之意吾方挾持
虛器茫茫未知所之則為天子之虛文也伏望陛下留意寔效勿
愛虛文於此七者奮發慷慨而力圖之其四曰天起天下之兵今
宿衛單弱國威銷挫臣嘗言乞早勾發京師衛士起行在又降寺
杖於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四川二廣抽揀禁軍貢發充御營
正兵增後其月廩精加訓閱陛下自將之天子之軍既強則中國

之變自弭昔漢高祖嘗大敗於成臯矣與數騎渡河入張耳韓信軍奪其印易置諸將軍遂復振此得御軍之大權雖智如韓信且莫能測宜其取秦滅項甚易陛下今欲於劉韓張平四人之兵有所移易廢置臣知其不能矣權既偏重柄既倒持被必謂陛下不能一日而舍之夷踞桀鷲日以滋起陛下以孤立之身寄於其上安能使此四人者常無怨怒相激而不為變乎苗劉之亂率爾而作者坐此故也漢獻帝時主柄下移不能自立李傕郭汜以偏裨小將互劫乘輿至以臭牛之骨與帝進饌萬乘人主為叛臣所質此既往之鑑也臣謂今日見在兵必不可用既有未以大更易之莫若先集天下勁兵以強御營之勢然後可以彈壓悍將驕兵悍將驕兵既不敢妄動盛就既律則四方漢之軍君群起不逞之盜必自帖息猶有披猖不軌者遣偏師以銳率往禽滅之遂罷招安之策况陛下以雪耻復讎為已任伏大義而行天下頑荒不義之徒固將斂衽倒戈而聽驅使之命矣漢光武為銅馬帝者用此道也東南之禁卒既起則又命福建團結槍仗手建汀南劔邵武四郡精選萬人各擇其土豪使部督之各屯本處以俟興發命兩浙募水手并選發諸州撩湖捍海卒兵盡付水軍教習戰艦命江東西湖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閑田給養之人得一頃匹稅之外其餘科須可切與免命廣西及辰沅鼎請於見數峒丁中寔科有技能壯勇者不取虛數分番踐更屯戍襄漢為山林谿谷之援以京西

淮南荒廢無主之地為屯田招集兩河山東及本路流徙之人略
依古發均節之擇強武者訓習且耕且戰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
之事肯承任者因以任之凡此六條雖非講武必為之急亦不可
不為之助陛下試使執政大臣委棄簿書數故勿設他說以相論
疑日夜圖維擇人而為之必見功績於是時而兵不强敵不畏盜
不息然後可以歸之天命無所視為矣不然自棄也陛下內有
自棄之心而欲於目前三四庸將數萬潰卒中求為久安三尺童
子亦知其不能矣或者必曰軍旅之與民最受弊今若如前所陳
恐未能有損於強敵而先已自殘其民矣則臣應之曰自金人寇
已來國家歲歲以和好自處未嘗敢以兵刃北向凡以愛民恐勞
之也然大河以南連亘數十州之地城覆民屠不可勝計豈用兵
之罪耶設有一城一邑能率勵兵民誓以死戰一郡不克一郡
之不猶愈於束手屈膝斃於白梃之下哉惟在任將相使處置合
宜則雖使民以死尚且不怨况欲用兵以保衛赤子乎漢光武既
滅新莽之後東征西戰尚十餘年而後天下大定當時豈無勞民
費財之事所計者大則有所不暇恤顧能以軍旅擾攘之中常有
愛惜生靈之意故天助而人歸之苟坐視四海流血而避用兵之
勞費則是舜不當征苗啟不當討扈高宗不當伐鬼方宣王不當
伐玁狁以噎廢食非通時務經國之遠猷心其五日定更本自古圖
王霸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者豈非建都之謂也今都

城已失則必思所以克復舊物者然考天下之勢莫強於關中今則力未能至按南渡之迹莫過於建康今則事理不可參擇二者欲強進取之資而無形勢之失惟荆襄為勝今方城鄧林雖非天險然漢水為池上下不過千里其要害易守非如淮西汗漫平原曠行四通五達易入而難避也誠能屯唐鄧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峒丁并施黔諸軍築堅壘列守漢上阻以州軍防以正軍繚以弓手兵民牽制江黃呼吸廬壽則攻取之計成然後陝西聲氣相應而騎卒能至川廣之富皆可拱揖其比於漂泊大江之南棲伏東海之濱險易利害相去遠矣建康固是六朝舊邦甘守偏隅遷延國祚亦何不可而臣獨以為不可者以陛下之責與晉元不同故也今陛下父兄在敵中無恙其聞陛下登寶位也必旦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為中國帝王吾之歸庶有日矣于今數年日迫月切而獻謀者方欲導陛下南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者而陛下南狩日遠月忘遂無復國之心別求建都之所此臣所深不喻也今河北河東之民知朝廷不復顧思已甘心左衽山東京西淮甸之民猶冀陛下未忍遽棄若更遲延歲月無以及之則怨恨陛下而為敵國者所至皆然亦何必尼瑪哈邪於此而欲建都非持不可亦不能矣臣願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充分部諸將迺江廣斥埃治盜賊自以精兵議三萬為輿衛於穩密州郡速置營屋以安存其所為老小者陛下提此兵渡江而北緩轡而上遣使巡問父老

撫綏挺刃之餘民至於荆襄規莫措置為根本之地猶漢高之於關中光武之於河內雖巡歷往來征伐四出而所固守必爭而勿失者以荆襄為重陛下方富於春秋非如昔人白首舉事覬萬一之成者誠能堅忍聳厲坐薪嘗胆悠久為之而不能濟則書傳所載周宣王漢光武之事皆為妄言以欺後世無足信矣陛下聰明洞照必不謂然也其六曰宣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上世帝帛為治之道悖陸宗族強本弱枝所以鞏固基局紹延祐民故三代有天下皆傳數十世而周又特為長久蓋以大建宗室以自藩屏故也原其用心蓋以天下為公而不以為私初非如後世以智力把持之褊心多忌雖有骨肉懿親賄賂不借以尺寸之權而恐其祠便軋已亡秦是已漢以為鑒遂大封同姓非劉氏不王及其久也光武劉備皆以宗室唱義而起於滅絕之後夫漢高固欲為久遠無窮之慮非為其一身也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大庇子孫萬世血食然則封建宗室者乃固守天下之要術也今陛下之族北轅者衆矣所幸免何亦幾何而黃潛善鄭谷小人之見本無遠識為陛下以支子入繼又不緣傳付之命國少未夷恐肺腑之間無非望之冀考其行事必曾進言恟疑虛喝以恐動宸心故自南都以至維揚誅竄之刑疑忌之意相尋繼見雖其罪戾或自貽戚然亦恐未必盡出於治親齊家之美意審如是欲以保國而延歷難矣今宜于同姓中不問親疏選擇賢材布之內外廣加任使其

望寔傑然出衆者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其有克室戡難之功者宜漸為茅土之制星羅而棊列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續國家如絨之緒使讎敵知趙氏之居中國者尚如此其衆既失而復得者非特陛下一人而已則其撲炎火之橫心立異心之逆謀庶其少息乎其七日存紀綱以立國體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綱紀以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綱紀以法祖宗綱繼存則存綱紀毋則亡所擊如此夫一君子進衆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必退勢不兩立而於君子為難蓋其道固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是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福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在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常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今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矣安石所教之小人方新且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時然則陛下欲求君子而用之而不愛爵祿以待其人豈非人不易得者乎君子未得而已試無甚敗事顯著之小人稍稍類聚其未至則召之惟恐其不來其既至則用之惟恐其不遠混然雜進其黨必集所謂悔過用賢之意與陛下反正之初絕不牢矣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捨盡偷之外國也將以汲引豪傑延至英雄而標的如此是猶却行而求前比轅而適越爾夫以賢治不肖此治平以

前陛下家_始以不肖治賢此起寧以後陛下之家戒矧今日否塞
之氣充物於中原陰長之滋勃興於外域非得希世異材上下內
外迭任交用泰何由復而否何有頃乎此綱紀國家之一事也右
文左武者有國不易之道漢高祖用韓信彭越不以加於蕭曹光
武用賈復_歎不以加於鄧萬唐太宗用李靖李勣不以加於房杜
蜀先主用關羽_飛不以加於諸葛孔明非獨其禮文等降不同
其誠_心之所以待遇之亦異今儒學衰息未有巨賢顧德岵乎朝廷
以收運籌指蹤之功陛下所深恃以為心膂爪牙者惟三四庸將
耳夫此數人者以近時論之魯不足以當種師道之廝徒况望古
昔明將乎而偃蹇龐然賞負重寄使平寇盜尚或未能豈敢冀其
向強適發一矢也自愧無以塞責則大言詭論以上膺聽慢辭倨
禮以下視朝士謂今日禍亂皆文臣所致耳敵人方強不可與曾
鋒必以退避自保乘時而動又不勒其衆動則潰潰則盜盜則招
招則官反復循環無有窮已其為國家之害又豈淺哉竊聞陛下
推心撫之失於太厚出入內禁不以時節小人不知義理習於所
熟以謂君臣上下猶朋輩然恃憑威靈無有紀極寵而不驕驕而
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臣願陛下委大臣以腹心待近
臣以禮貌常使南衙朝士氣勢重於此徒天下抱才自愛之人必
願立於左右緩急之際必有能為陛下竭忠盡節不愧古人者矣
與樊噲為伍韓信猶羞之况儒士乎臣叅奉內朝班綴之後欲求

近臣如汲黯之流氣折淮南尚未多得羸軀樊輿惴惴然於長戟
犬馬之中卒伍賤人皆得以惡聲誰何之不敢正色忤視少拂其
勢其臣如此况其下者乎唐制監察御史秩七品衣祿至卑也然
銜命出使則節度使具橐鞬郊迎本朝沿此意即官出使則序位
在轉運使之上凡此蓋欲尊重天朝習民於上下之分也故事宰相
相坐待漏院三衙管軍於簾外倒仗聲喏而退呂夷見為相日有
營軍忽過於殿廊年老皇遽不及降階而揖非有悖戾之罪也夷
簡上表求去以為輕及朝廷其人以此廢斥蓋守分之嚴如此今
見其分庭抗禮矣推此類非一日長而不已陛下不為之別異表
著是自削堂陛無復等威此綱紀國家之二事也治天下者必取
篤寔躬行之士而舍浮華輕薄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風俗本朝自
熙寧以前皆守此道至王安石以拂老之似亂周公之寔絕滅史
學倡說虛無以同天下之習其習既同於今五十年士以空言相
高而不適于寔用以行事為粗迹曰不足道也其或蹈規矩守兼
隅稍異於衆則羣嘲而族笑之以為異類紛紛肆行以至敗國二
帝屈辱翠葦擅朝以謂是適然耳仗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
華輕薄之為害也夫欲變風移俗惟係上所好惡韓琦富弼在朝
文武兩班升朝官以上即不許自陳磨勘皆聽檢舉所以養勸廉
恥恢張四維故當時人如自重風俗忠原至今乃有身為從臣而
自陳磨勘乞覃恩轉官不以為恥者矣推而上之見利必忘義貪

得必患失遺其親後其君背叛篡奪便可馴致以明君之所甚畏而深戒者也今萬化之原本於陛下苟力行孝弟則天下忠順者來矣好賢遠佞則天下名節者出矣賞清白則貪汙者屏矣崇行義則奔競者息矣旌能定則謬誕者懲矣貴忠厚則殘刻者遠矣苟反此道則頽波日漫必至於糜爛而後已至於文辭之麗言語之工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誠不宜任以為浮薄之勸也靖康二年著作郎顏博文佞諛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及為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盱之名本為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博文近世文謂能文之士也其操術反覆如此故康耻道消四維大壞則社稷隨之陛下有何利焉此綱紀國家之三事也法度者所以治天下之具號令者所以行法度之幾而信義者所以出號令之寔也孔子曰是故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聖人重信至於易死疑若太過鄙夫陋儒以智詐譎詭為術者必忽此言然直宗澶州與契丹結盟契丹守之百有二十年不敢輕動宣和宰相王黼一旦敗盟舉兵結遠夷伐與國取景德誓書還之天章閣天地鬼神所臨重誓自我輩之遂使適人得以籍口夫金人何憾於我哉皆契丹慕之假乎借兵報滅國之怨耳失信之禍乃至於此孔子之言良不為過而近日以來朝廷失信於民尤甚臣不能徧舉其目但如所謂前降指揮更不施行如所謂已差下人別與差遣此等奏語必日聞於冕旒之側矣陛下何惜不勅大

臣俾熟熟思慮而直為此反汗之失以欺彌四方之聽也今外州
郡專制不稟朝命者漸多有之所恃以指麾使惟在號令出之
不審則輕守之不固則疑輕而且疑則制命之權不在陛下矣承
受既數奉行定難不曰略與應彼指揮則謂不晚必又更改近在
朝廷尚有此風遠而四方從可知矣陛下從有直賢定能付之民
社仁政惠澤播之黔黎以是之故何繇責其功效百姓雖愚然習
於知見必謂朝廷之令率皆誑我是心一萌姦雄得以誘之矣此
綱紀國家之四事也郡守縣令者親民之官監司者統臨州縣之
長天下之治起於一縣縣治則州治州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主
必慎擇居此之人既得其人必久任之以考功罪之寔而施賞罰
焉近日以來朝廷移易郡守監司無月無之殆不可勝紀東南路
分不過十數何乃紛紛如此陛下宜察其故矣謂其才而罷之
耶則曷若考慎於未命之前也顧恐未必然特出於用事者之私
意耳民力已困財用已竭潰兵劇賊徜徉乎其間戎務軍需交制
乎其上市朝廷憂勞嘆息而未能救尚忍不為擇忠信之良慈惠之
師以撫綏之乎臣願深詔大臣自今以往於郡守司縣令斷以三
年為任非有大過勿輕移改縣令不許輒從奏辟去官其有貪汙
為民害者舉祖宗法痛懲治之仍許內侍從官舉所知堪為令者
歲一人後不如舉貶秩示誠留意此事庶幾期民于鼎沸之中有
蘇息之望又今吏部無闕以待入之官之人是無所得祿一切苟

且求權攝以度日見居官者不能勝任逆避患害則求差檄幹辦之名苟營俸粟無復風夜之至欲事治而民安難矣今欲乞專委諸路帥臣轉運提刑不以遠近共限一年申發部內見任及闕官已投未到職位姓名叅三司之寔付吏部為案抵以行差注諸有以便宜從事辟置官屬者必用曾任今錄以上無過犯人其奏補出官及曾以不職無治狀罷者不聽奏舉奏補人必伊舊法試銓無銓則於逐路運司歲一試之仍增時議策問各一首精其選少其數中格則出官以絕請求賄賂冗食之弊肅仕路征在得人此綱紀國家之五事也臣稟賦凡下無大過人然夙夜思之又考之往古揆之公論得此七策列為玉條於當世之務雖未能盡亦可見其大概矣惟陛下動心加慮反覆而求之隆隆竟開納而聽之萬一可行則至誠惻怛奮乾之健而速圖之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以為今日難於前日安知後日不又難於今日乎往者雖不可復追不當謂無可為者而遂已也天定勝人大福不再深可憂懼今年之春震雷大雪白虹貫日中有黑之錢塘之變寔先垂象蓋以上天之仁眷顧陛下懇懇至厚所以申命用休者不啻再矣陛下出於屯難則身恐艾親近書史引對多士減徹玩好躬親庶政亦非復維揚之比臣民共知不可誣也然任至重者力必強責至大者憂必深天下萬姓以二帝之故所望於陛下者非止如是而已迺閏月金犯大火芒怒赫然九月朔旦日有食之車駕復有思患

預防之行明堂遂虛陽德大弱錢塘受辱之地豈可再在云飛縣
名栢人漢祖不宿若趨會稽幸三衢則地形窮僻扈衛益勞貢賦
不通財用益窘道路難阻朝覲益稀垂置迂深命令一隔人知陛
下無興復之志威權日削無可瞻望投戈四逸孰能止之惟有臣
區區之言理明事順思迎父兄誓報仇讎奮志強厲有進無退庶
足以感發軍情率先將左於危絕之中求生存之道此非怯懦畏
避之所能濟也不然而姑恃天命之不庸釋是猶不耕于田朽復
以待嘉谷之派生不績於麻露肌以待野蠶之成爾事理之必無
者矣又惟斯民戴宋無二者徒以祖宗德澤深厚人惟忍忘難甚
塗炭猶未瓦解雖甚怨怒猶未反叛然以比來巡行所過觀之傍
道里縣之民一切空盡以避兵率甚者田疇荒萊室廬破毀生聚
不保滿目蕭條殊非來蘇望幸之美傳示四方何以彰德頃在建
康已獲金人之覘者以此知金人雖負十全之勢而限以長江不
敢輕渡然屯駐山東聞有數路並入之謀陛下不深委將相早為
防遏但欲深尋幽遠則固願州郡復為虛邑必曰君王尚且畏避
何以責我守城民心覩此安能久忍而無變亂若不望風拜跪以
事仇讐必將推賢擇能以自保治陳勝吳廣因民不忍而劉項棄
之秦遂滅亡者蓋本於此古人稱中興之治者曰撥亂世反之正
秦不正而甚亂漢高祖反之正而興焉王莽不正而甚亂光武反
之正而興也隨不正而甚亂唐太宗反之正而興也唐末五代不

正而甚亂我太祖皇帝反之正而興焉反之正者反易其道究其
敗亡之由盡更而易之有反覆手之易也今之亂亦云甚矣其反
正而興之在陛下其遂凌遲不振亦在陛下金人雖暴強其亡可
待持恐中國豪傑因之而起反吾之亂興彼之治則陛之大事去
矣天下記之野史書之善惡榮辱垂之方來後人觀之亦猶今之
視昔夫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楚以七千里而為讎人後今粘罕
之強未如秦其得罪於中國無人不怨則有甚於始皇之於六國
也東南勢控帶江山兼有吳楚之地坤維嶺海提封自如非如湯
以七十里而起也而乞憐偷生之勢乃甚於楚之為秦後此臣所
以日夜憤懣為陛下痛惜而傷大臣過計也昔宗澤留守京師一
老從官之猶能致誠鼓動羣賊北運懷衛之民誓與同迎二帝皆
相聽許尅期密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不幸為黃潛善所惡百方沮
抑憤悒而死其志不就羣臣亦無敢以擇所謀達於宸聽者以此
知人心未厭二帝之帝何況陛下身為子弟責孰加焉誠欲北向
而有為臣將見鋤耰俟於長鍛奮臂成於甲冑舉四方惟陛下之
厘決不為失策惟在陛下斷與不斷為與不為耳五路事宜張浚
已行措置今能使淮南荆襄肘臂相應山東合從則金人所守者數
千里之地兵分勢離批亢擣虛攻其不備多方以誤之不厭不倦以
十年為期陛下必能掃除妖氛一清天步修上京之廟貌拜鞏維
之神臯遠迓父兄歸安鳳闕再新儀物永固皇圖陛下於時憂責

方已巍然南面稱宋中興永永萬年欣懷無數其與惕息遁藏蹈
尾負耻有如今日豈不萬萬相懸絕哉疏入呂頤浩惡其切直罷

按原本此疏傳寫錯殊不可讀今據歷代名臣奏議校正

辛卯命尚書右僕射相克兼江淮宣撫使領行營之衆十餘萬守
建康留中書印付克統制官王民顏孝恭孟洸劉錕魯珪殿前副
都指揮使郭仲荀皆隸之又以御前前軍統制王瓊為之援御前
左軍統制韓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府太尉御營副使劉光
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及池州光世仍受克節制御營使司都
統制辛企宗守吳江縣御營後軍統制陳思恭守福山口統制官
王瓊守常州時仲荀雖已離京師猶未至也

壬辰承議郎監都進奏院周元暉自京太廟奉迎藝祖以下神位
九室住臨安宰相率百官朝謁于清涼寺兼辭元暉開封人周貴
妃從孫也上初欲召對而元暉言升賜官掛牌降旨露上謂輔臣
曰元暉前熊未草諂諛如此可勿令上殿輔臣言元暉迎奉有勞
當進秩上許之熊克小歷戊子百官迎太廟神主于清涼寺以行
清涼寺前一日得旨令百寮朝謁兼辭據此則戊子日也
和安大夫開州團練使致仕王

繼先嘗以金三百兩從故祕閣修撰趙明誠家市古器兵部尚書
謝克家言恐疏遠聞之有累誠德欲盛寢罷上批令三省取聞繼
先因依繼先開封人時年三十餘為人姦黠喜諂佞善褻押建炎
初以醫得宰其後進貴寵世號王醫師自繼先為人姦黠至以醫

得幸據趙姓文遺史附

按繼先生戊寅此時年才三十二不知何故致仕若是園城中致仕則後來目何不復除落當考

乙未隆祐皇太后舟過落星寺六宮及後宮舟飄覆者十數惟太后舟無虞

戊戌言者奏祖宗以來遣將出師統制官掌兵轉運使措置錢糧應副軍兵各不相統攝使掌錢糧官得以修舉職事檢察妄費受惜財用如錢糧闕之據統制官申朝廷治其罪自嘉祐熙寧以來莫不如此近日將帥殊不思祖宗以來曹潘下江南王全斌下蜀彼皆一時英傑名將亦皆守此法乃因統兵脅持州縣或至驅掠官員輕侮典憲漸不可長又如劉光世雖係御營副使若勾差人馬即合用劄子付逐處州縣若監司行移只合用文牒往還今乃輒行劄子下淮南監司及發運副使顯見不當伏望睿慈申敕諸將遵依祖宗法度施行從之

諸將用劄子行移事紹興二年閏四月癸卯四年六月己卯所書可參考

己亥詔減福建廣西路水買上供銀三分之一以寬民力詔諸路制置使惟用兵聽從便宜餘悉禁止先是張洙為江州路置制使以便宜竭取屬郡之財論者以為祖宗時所謂安撫者止管機密兵馬邊防等事財計自有漕臣轉輸安撫不預蓋有深意今以便宜奪所隸州軍財計為害人大望行禁止故有是命

庚子從官已下先行是夜大雨上慮禁衛勞苦自於禁中焚香禱天誥朝雨霽

壬寅上幸浙西初太白犯前星次逼明堂纔一舍上心甚懼至是

稍北復歸黃道上語宰執曰天之愛君猶父之于子見其通告戎
之及懼以改則益愛之王綯曰今夜必益遠既而果然是日上發
建康遣戶部侍郎葉侏先按視頓遞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御營
使司都統制辛企宗從上行時劉光世韓世宗各持重兵畏杜充
嚴峻論說紛紜光世又上書言受杜充節制有不可者六上怒趣
今過江且詔毋令光世入殿門光世皇恐受命上喜賜以銀合湯
藥光世得楊惟忠所失空頭黃敕即以便宜復郴州編管人王德
武畧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充前軍統制德行至潭州而先是邵
青以舟師擾楚泗間復受江東帥司招安充因以青為宋江措置
司水軍統制時江浙人皆倚充為重而充日事誅殺殊無制禦之
方識者為人寒心焉

癸卯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落煥落職監亳州明道營仍貶秩二
等時煥遣入募槍杖手於閩中而練官言其騷擾生事故黜

甲辰上次鎮江府參知政事王詢言此陳東鄉里上命以金賜其

家熊克小歷癸卯上次鎮江
今從日歷

乙巳詔諸路催錢糧綱赴建康府戶部送納其金帛並赴行在
是月直秘閣裴祖德為兩浙轉運判官用杜充薦也

日歷無此今
以紹興四年
七月八日魏
盈彛章增入宣撫處置使張浚自建康至襄陽留二十日召帥

守監司今預儲蓄以待上西幸浚方搜攬豪傑為用以涇州防禦
使新除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曲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伏其

威聲承制拜端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充本司都統制端登壇
將士懽聲雷動端退謂人曰使劉平子在端安敢居此平子僕陽
劉銓也靖康末以知懷德軍死事先是河是經制司屬官查義即
王擇仁為永興郭瑛所逐事見二年六月十三乃將其軍萬餘人自商州奔
漢中瑛檄金州閉關拒之擇仁不敢進屯于襄陽浚薦其才除御
營使司叅議官而以朝奉郎松江措置副使程千秋為秘閣修撰
京西制置使宣教郎李允文為直秘閣京西南路提點刑獄供事
遂命千秋代將擇仁之軍允文廬陽人靖康末坐累撥斥僑居鄂
州浚見而悅之因與俱時假中散大夫直龍圖閣趙宗印將陝西
部曲在郢州欲從浚還陝西乃盡以其軍付允文裨將吳錫等皆
屬焉河東人稍知書故為盜自云子厚之族子厚者宣和末為河
東北宣撫司選鋒軍統制錫嘗寇德德安之孝感守臣陳規諄之
曰河東人勁氣直汝之先又登顯仕何不圖報國而為盜以干誅
錫感悟願得自新其後宗印招降之至是亦在軍中浚將行復假
千秋便宜許之久任自屬郡守貳以下咸得誅賞千秋以公安民
兵數百自隨皆無器甲謂之親隨兵 劉豫遣人說東京副留守
上官悟令降於金悟斬其使豫乃賂悟之左右喬思恭宋頤與之
同說悟復斬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所蝕僅四分未幾復退故事日食不視朝呂頤浩言今車駕巡幸事務至繁乃以晚朝進呈公事上謂頤浩曰太史所奏日蝕早而分深朕適以油盆觀之食淺而而退速頤浩曰陛下嚴恭寅畏感格如此 宣義郎監登聞鼓院范燾上封事上批令奉使金國呂頤浩召直學士院汪藻至都堂令作國書且召燾赴堂咨問頤浩奏使臣以忠信為主而燾所獻封事狂誕不經乃罷之 詔尚書兵部侍郎湯東野權管平江府職事以李邴未至故也 是日上幸登雲門外閱水軍時謀報金

人陷登萊密州且於梁山泊造舟恐由海道以窺江浙初命杜充居建康盡護諸將至是輔臣言建康至杭州千里至明越又數百里緩急稟命恐失事機請以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充兩浙江淮守禦使自鎮江至蘇常界圖山福山諸要害處悉以隸之上曰未可此曹少能深識義理若權勢稍盛將來必與杜充爭衡止令無圖山足矣

巳酉上次常州

庚戌上次無錫縣晚朝進呈周望言昨晚望氣楚清覺嘗占天象牛宿光明正在東南敵騎不渡江第恐擾關陝襄鄧為五路災爾上曰大率皆本晋天文志本朝自祖宗禁星緯之學故自太史外世罕知者金人不禁其人往往習知之

辛亥上次平江府

壬子金人降單州取興仁府遂陷南京守臣直徽猷閣凌唐佐為所執敵因而用之龔頤正忠義錄云唐佐知應天府建炎三年金人圍城守即不屈偽齊欲用之不受命為所害此誤也趙姓之遺史云金人犯應天唐佐投拜金人以應天為歸府令唐佐知府事日歷附傳亦云金人陷南京執唐佐降之復以為南京守今從附傳唐佐紹興二年十月死節

癸丑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周望充兩浙荆湖等路宣撫使時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請自留平江督諸將拒戰而命望駐兵鄂渚以控上流既而上以頤浩不可去行在乃以望為兩浙宣撫使總兵守平江府翰林學士奉議郎張守為端明殿學士朝奉郎

同簽書樞密院事 正議大夫李杲守戶部尚書往建康調軍食

熊克小歷戶部侍郎李杲遷尚書按杲靖康中已為執政無緣復除侍郎杲誤也杲初見元年正月辛卯 尚書戶部

侍郎陳邦移刑部兵部侍郎湯東野移工部 詔江東宣撫使劉

光世移屯江州時隆祐皇太后在南昌議者以為自蘄黃渡江陸

行二百餘里可至上憂之遂命光世自姑熟移軍以為南昌屏蔽

既至軍中月費錢十三萬緡江南路制置使起復寶文閣直學士

權邦彥以用度不足告于朝已而言得東平府故吏報其父亡遂

解官持服

丙辰迪功郎張邵為奉議郎直龍圖閣假禮部尚書充大金軍前

通問使起復武翼郎楊憲為武義大夫副之時將復遣使入金而

邵以上書得見因請行邵自楚州渡淮則逢金軍遂見左監軍完

顏昌于昌邑前御史中丞秦檜在焉知萊州吳玠者宣和間為太

學生與邵善昌使與邵飲酒玠頗有得色初邵之至軍也昌責邵

拜禮邵不從昌怒使人拘於昌邑久之憲與其從者謀欲共殺監

已者脫身來歸事泄金人執憲鞭之與其徒囚柞山寨土牢邵以

不同謀得免邵初見今年三月初張浚調兵潭州而帥臣直龍圖閣辛

炳懦怯不能遣幾至生變浚罷之起復直龍圖閣向子諲知潭州

至是以聞日歷於此日書二人除罷按此月壬申潭州軍變子諲

先除後奏也高麗請入貢詔不許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草詔略

曰壞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閉王關而謝質匪用前規上大善之

以藻為得體

紹興二年閏四月癸巳再入貢

金人陷沂州守臣以城降

辛酉徽猷閣直學士陳彥文落職以張浚奏其在江州妄用諸司錢四十餘萬緡且多欺隱也仍遣御史一員往察其事未幾彥文

卒

朝議大夫知岳州

按史作岳州

邢侗坐結餘覲事再責汝州團練

副使英州安置

侗結伊都事已見元年正月辛卯

壬戌宣教郎直秘閣京東轉運判官張自牧追還所轉官資職名童服令開具元賚錢物收支數申尚書省金之未渡江也詔以自牧兼京東制置副使厚賜金帛遣行自牧至揚州留不進居數月乃言有已見機密急切利害大事欲其實封差人賫申朝廷竊慮路中失滯今不免渡江前來欲乘時速詣都堂面稟朝廷察其欺

罔乃重紕之會軍務擾攘事遂寢

此乃紹興五年五月十三日張絢劾疏修入他書並無之

癸亥尚書左司員外郎兼御營使司叅議官李承造直秘閣知筠

州以言者論列故有是命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泗州李成

言所統軍衆天寒無衣今艱難之際府庫不充欲望量賜支絹以

激戰士詔成所言思能體國令戶部輟絹二萬匹賜之初上命賀

子儀撫諭成成即令其將張琮赴行在又命舉人許道為表謝上

曰恨無李廣之無雙願效顏回之不貳呂頤浩喜以琮為秉義郎

召道赴行在琮自言本諸生乃以為承務即使趣成入見道行至

白塔市成追還之復以其衆叛琮遂歸詔以琮監温州酒稅琮安

肅軍人道泗州人也

丁卯直龍圖閣福建轉運使程邁守太常少卿 江南西路提點
刑獄公事張公濟為尚書右司郎中 尚書金部員外郎王岡為
御營使司叅議官岡無錫人呂頤浩之守揚也岡通判州事多所
贊助頤浩德之至是外召為郎尋薦對而有是命

已巳御筆朕累下寬恤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令聞東
南和預買絹其弊尤甚可下江浙減四分之一以寬民力仍俵見
錢遠寘之法令尚書省榜諭 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胡舜陟為
兩浙宣撫使司叅謀官徽猷閣直學士知鎮江府陳邦光為顯謨
閣直學士知建康府松江都制置使徽猷閣待制兩浙宣撫使叅
謀官胡唐老知鎮江府 舜陟邦光之除能克小歷繫之十一月已酉按唐老寘代邦光而日歷四年四月壬

辰有唐老母康氏乞恩澤狀云自宣謀移鎮江府十一月三日到任決不是初五日除日歷閏八月四日陳邦光知建康府九月七日陳邦光除刑部侍郎即此亦差誤按建康知府題名陳邦光今年十月到任以時考之當是九月二十四日除日歷誤差一月今移附此但不知唐老何時舜陟以金人勢逼乃求為周望屬官呂頤浩從之浙東制置使韓世忠在鎮江或執舜陟以獻世忠數其棄城之罪縛于海舟之桅樯既而問之曰改除矣乃聽行

庚午詔休兵兼旬可消日進發以尚書工部侍郎湯東野為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兩浙西路安撫制置使留御營統制官巨師古陳思恭李貴以所部守平江並受宣撫使周望節制始平江人猶幸駐蹕倚以為安及是皆失望於是有遠散之聞越者 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劄下京湖川陝轉運司時下差官權攝職任

若犯人已贓其元差官並同罪從之 是日李成入滁州初知滁
州向子伋聞有敵師乃堰滁河使環遶城下水暴至堰城輒壞子
伋令民輸財募工壘石穿孔灌以金汁會秋雨連日堰卒壞子伋
率軍民徙居琅琊山寨五軍之士僅二千人猶慮不能守聞成在
泗即移書招之成喜盡掠泗州強壯以行或謂子伋曰成包藏深
險豈可與共居子伋悟遂却之成怒率兵入城屯于州治

辛未故直龍圖閣鄒浩追復龍圖待制浩黨籍待制已上第三十
年二月己酉再贈故延康殿學沈積中追復資政殿學士通奉

大夫盡還合得恩數積中晉陵人宣和中知真定府上疏論不可
取燕山童貫惡之奪其職至是三省以為言故有是命

壬申上謂大臣曰有為朕言移蹕浙東人情未浮宜降詔具述初
非朕意悉出宰執庶幾軍民不怨朕既為天子當任天下之責舉

措未當豈可歸過大臣王絢曰古之賢君不肯移災朕肱無以過
此熊克小歷載上語
在癸酉今從日歷遣御史趙鼎往杭秀諸州按察上聞浙東

西諸州科率黃幙且調民治道慮其擾人故命鼎先往仍許民間
自陳其科率者皆還之 莫澤天文耿靜言太微垣正午推步今

歲熒惑躔次方在己未應至太微垣上曰此人不深知朕夜以星
圖仰張殿中四更親起見其已至昨夜已退度半呂頤浩曰宋景

出人君之言三而熒惑退舍或者疑焉陛下寅畏天應之速如此
信傳記之非虛也耿靜耿堅之侄紹興元年正月癸亥以從
義郎樞密院冠澤官乞召耿進赴行在是

夜潭州禁卒自城南縱火殺一兵官於市劫其將使為主其將譎之以入甲仗庫至子城反關拒之郡卒焚東西城樓火市民居放水自馬軍營始馬軍營忿之出戰賊掠金銀遂東門出瀏陽路城中大亂殺戮攘奪至旦未息帥臣向子諲命通判事孟彥卿趙民彥以將領馬軍等追之至醴陵攸縣間與卿兵戰為寨柵所阻不能去遂招安歸至城門皆搜索而入畏其黨與不敢盡誅彥卿忠厚從父民彥燕人嘗為張覺參謀者是也

甲戌戶部侍郎葉份請江浙湖廣福建成都潼川府利州路贍學錢糧並起發赴行在內川廣福建仍易輕齎京畿京東西淮南路贍學錢糧並借與漕司為軍期之用夔州路半給漕司半易輕齎

從之 金陝西諸路選鋒都統婁宿大合兵渡渭犯長安是日經

略使郭琰遁去

張浚行狀載琰棄長安在今年九月二十九日甲戌今附此趙姓之遺史繫之去年八月十二日甲午與此不同據史琰靖康元年四月自朝議大夫秘書閣修撰除陝西制置解益使不知今為何官職也

乙亥御營統制官巨師古所部建卒陳觀等謀為變焚營夜遁詔都統制辛企宗遣兵追捕至無錫縣盡獲之 是月兵部尚書謝

克家罷為徽猷閣學士知泉州 殿中侍御史趙鼎為侍御中先

是御史中丞范宗尹因奏事論鼎自司諫選殿中非故事上亦嘉

鼎敢言故有是除 直龍圖知婺州黎確行左司諫諫院題名 盜鄴

瓊圍光州固始縣瓊相州人崛起於兵火中尚氣敢為眾所推伏

至是轉寇淮右知縣事向宗輝悉力禦之按宋史繫甲戌日 保寧軍承

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勅以所部奉西京會聖宮祖宗神御南歸由蔡河而下至濠州守臣孫逸謂之曰太尉雖王臣而逸未嘗識面今為軍民計不敢開門勅曰勅奉祖宗神御而來守臣郊迎禮也逸乃朝服率屬吏遙拜于四望樓勅不能奪而去初勅至澠河遇劇賊張用說使歸朝以其義女嫁之因以為中軍統領用遣其參議官劉舜臣與勅諧行

是秋金國元帥府復試遼國及兩河舉人于蔚州遼試詞賦河北人試經義始用契丹三歲之制初鄉薦次府解次省試乃日及第時有士人不願赴者州縣必根刷遣之雲中路察判張孝純主文得趙洞孫九鼎諸人九鼎忻州人也宣和間嘗游太學陷金五年

始登第熊克小歷稱九鼎陷金十年始登第蓋承洪邁夷堅志所書也非實金人以靖康元年陷河東至此始五年蓋誤記耳金左副元帥宗維禁隱蔽被掠亡又犯者罪死 初金人之

入犯也右副元帥宗傑建樞密院於燕京以劉彥宗主之左副元帥宗維建樞密院於西京即雲中府以時立愛主之彥宗初見元年正月辛卯立愛初見

元年八月末金人呼為東朝廷西朝廷及是彥宗以病卒宗維乃併樞密院於西京以西京留守韓企先與立愛同主之宗維素念彥宗遂以其子筈簽書樞密院事又以通事高慶裔為大同尹山西兵

馬都部署按原註作英宗廟諱同音今補入以烏陵思謀權太原少尹思謀者

即撒拇也姓最賤宗維初起時撒拇方負薪宗維喜其才妻以庶第宗憲之乳母命為都點檢久之其門人洛陽吳士鼎為制今名

宗維以思謀秦使有勞令樞密院白身差權少尹 金國樞密院
分河間真定為河北東西路平陽太原府為河東南北路去中山
慶源隆德信德河中府名復舊州名去慶成軍名復舊縣名改安
安肅軍為徐州廣信軍為遂州威勝軍為沁州順安軍為安州永
寧軍為寧州升樂壽縣為樂壽州降北平軍為永平縣 金元帥
府禁民漢服又下令髡髮不如式者殺之青州觀察使李邈故為
真定帥城陷入燕由金三年金欲以邈知滄州笑而不答及髡髮
令下邈憤詆之金人以搗擊其口流血復吮血喫之翌日自祝髮
為浮屠金人大怒命擊殺之邈將死顏色不變謂行刑者曰願容
我辭南朝皇帝拜訖南向端坐就戮燕山之人皆為流涕邈清江
人家世業儒其母魯輩女兄弟也登進士第累官部刺史以忤蔡
京意畏禍換右列死年六十九後秦檜還言其忠贈昭化軍節度
使謚忠壯邈死不得其時附傳云建炎三年 初宣武卒閻進從
朱弁出使至是逃歸為邏者所獲西京留守高慶裔義而釋之進
逃遁至三乃見殺進南鄉受刃而斃保義郎李舟者被拘髡其首
舟憤懣一夕死此據朱弁奏不得其月日故附 是時知代州劉
陶執一軍人於市驗之頂髮稍長大小且不如式即斬之其後知
趙州韓常知解州耿守忠見小民有衣犢鼻者亦責以漢服斬之
生靈無辜被害莫可勝紀時復布帛大貴細民無力易之坐困於
家皆不敢出常慶和子守忠本燕人宣和末為石嶺關守將宗維

入犯以閔降因為金用

冬十月丙子朔詔諸路按察官自通判至監司歲具廢摘過賊吏姓名置籍申尚書省以為殿最即有失按而因事聞者重譴之

給事中燕權直學士院汪藻轉對請給故遼大石林牙以圖興復丁丑金人犯蔡州守臣程昌寓遣將時貴拒之敵由攻七日而去

既而賊田舉犯新息縣昌寓命杜湛出擒之昌寓因田舉以為將

此據昌寓奏狀及家傳參修昌寓所奏守禦事甚詳十一月己巳朔有旨劉下江淮諸州為法文多不載日歷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量移人滕膺狀昨任京西運副建炎三年十一月金人侵犯犯蔡州知州程昌寓託病在假膺遂措置捍退與此不同當考

戊寅上發平江府自巡幸以來駕後諸軍多乘勢為亂至是詔駕

後諸軍先發獨以禁衛諸班扈蹕由是平江得安

此據錢復平江記

利州路轉運司奏平企宗擅引兵過興洋庚辰詔諸軍擅入川者

依軍法

癸未上至臨安府

丙戌執政登御舟奏事呂頤浩曰陛下邇來聖容清癯恐以艱難

聖慮焦勞所致然願以宗廟社稷付託之重少寬聖抱以圖中興

上曰朕嘗夜觀天象見熒惑星次稍差食素以二十餘日須俟復

行軌道當復常膳

庚寅上御舟幸浙東時內侍馮益以潛邸舊恩恃此頗恣與御前

右軍都統制張俊爭渡以語侵俊且訴于上事下御史臺侍御史

趙鼎言明受之變起于內侍覆車之轍不可不戒

蓋紹興六年七月庚辰災